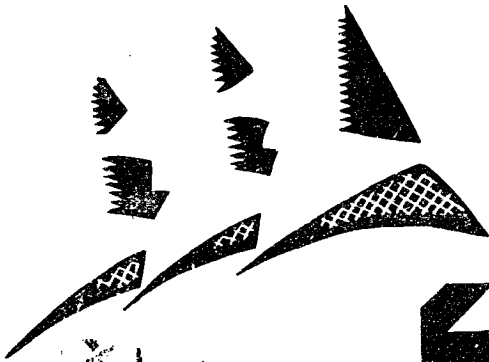


清代三傑

國朝左彭



國藩
徐生
文正

宗棠
季高
文襄

玉麟
雪琴
剛直

上海大衆書局印行

自序

余自六齡就傅，卽喜爲詩，十二歲遊泮後，始識詩者持也。興觀羣怨，範圍弗過，品彙事物，曲成弗遺，其大指達於書，通於易，可以從政，可以處變，可以發乎天地之情，可以舒乎山川之氣，然能感覺上智，不能感覺下愚。若夫挽救澆風，醫治薄俗，其維村嫗牧豎，走卒販夫，人人能讀之，通俗小說乎？余既有鑒於斯，乃廢舉業，而以稗官自任，以故兩應鄉試，皆未獲售。光緒戊申，納粟末職，聽鼓蘇垣，名雖已入仕途，仍以我行我素爲務。舉凡勝朝掌故之學，清室治亂之源，遠稽史籍，近諮輿論，徵集較爲翔實，有益世道人心之事，一一筆諸手冊，同僚擲書擊訕笑，咸置罔聞。積月而年，冊乃漸厚，私心竊喜，可展夙願。先是稟到之人士，因余薄負虛名，樂與爲友，旋即邀入白雪詩社，養花軒詩鈔所成，信和之功焉。某月日，偶題寒山寺壁云：詩心此日何人會，獨聽寒山夜

自序



半鐘見者目以爲狂、獨泉唐之陳子蝶仙、力排衆議、頗覺許可、乃結文友、後余凡有詩文小說之作、輒向蝶仙請益、蝶仙亦語人曰、徐某言情之筆、吾堪與敵、若寫宦途人物、吾或遜彼一籌、有人傳述斯語、余益自勉、不圖言猶在耳、而歲月云邁、余與蝶仙、兩髻皆皤、各具龍鍾之象矣、惟蝶仙因有家庭工業社之設、久已脫離文字生涯、余雖依然故我、一事無成、猶幸久爲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之古語所激勵、祇須一枝秃管尙存、斯志永久不懈、去歲春天、以某老友之紹介、得識大衆書局之樊劍剛君、遂有訂撰曾左彭三傑傳之約、本書宗旨、乃以曾左彭三氏之奇聞秘史爲經、復以道咸同光四朝之循環治亂爲緯、他書已載者、不厭加詳、他書未載者、敘述尤盡、且先君子杏林方伯、亦於紅羊一役、追隨川督劉秉璋太夫子、先後凡三十年、非第目覩曾左彭三氏之一生顛末、卽其他之中興名臣、撥亂饒將、莫不共事多年、暇時庭訓之餘、常談天寶故事、余旣耳聞已熟、又與平時手冊所記、一一脗合、余文雖陋、尙無面壁虛構之嫌、益

以老友二人代爲詳評細註，補余不足之處，尤匪淺鮮，縱多醜女簪花之誚，或少齊東野語之譏歟，書將出版，爰贅數言，卽以爲序，時在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三月三日

刻谿徐哲身氏序於上海養花軒小說編輯社

自

序

四

清代
三傑
曾左彭 第一集回次

- 第一回 善士救奇災全家入水……………名臣得預兆隻手擎天
- 第二回 嵌字聯生離死別……………落葉賦陰錯陽差
- 第三回 分屍飲血神勇堪驚……………鬥角鈎心聖衷可測
- 第四回 風塵俠妓巨眼識才人……………草澤英雄傾心結奇士
- 第五回 奸商薙鴉片幕府求情……………戰艇中魚雷軍門殉難
- 第六回 胡以晃三拳死惡霸……………洪宣嬌一怒嫁情郎
- 第七回 弄玄虛兩蛇入穴……………辦團練雙鳳來朝
- 第八回 動熱腸存心援要犯……………出惡氣親手刷淫娃
- 第九回 洪秀全金田起義……………譚紹洸鉄嶺鏖兵
- 第十回 越俎代謀本軍看冷眼……………開誠相見清將死忠
- 第十一回 雲山盡節全州道……………石氏求賢新旺村
- 第十二回 大智若愚秀成遭藐視……………從天而降錢氏運奇謀

第十三回 有挾而求情同蟄伏……………養癰成患誤解狐言

第十四回 張國樑投誠初授職……………江忠濟貪巧致亡身

第十五回 創營制分封舉義人……………練鄉團始述更名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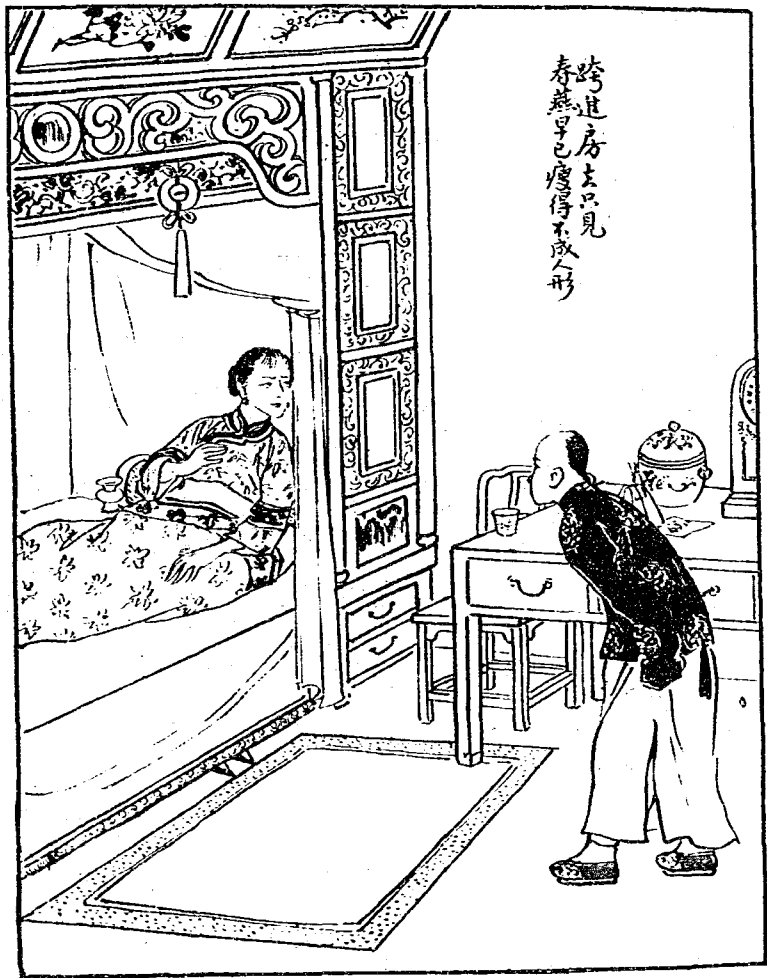
第十六回 會國藩單求郭意誠……………洪宣嬌擬殉蕭朝貴



江氏被時嚇得心
胆俱碎去下深盆
拖了婆便跑



跨進房去只見
春燕早已瘦得不成人形



我巨慈移店
乏人相助你来
得正好



技老百姓說這
場禍事鬧得小



俺料定的天必定同及
此事賢契將來扶搖直
上就在這包東西上了



你本是一位不揚進士
可知道我們先生寫
此一聯的意思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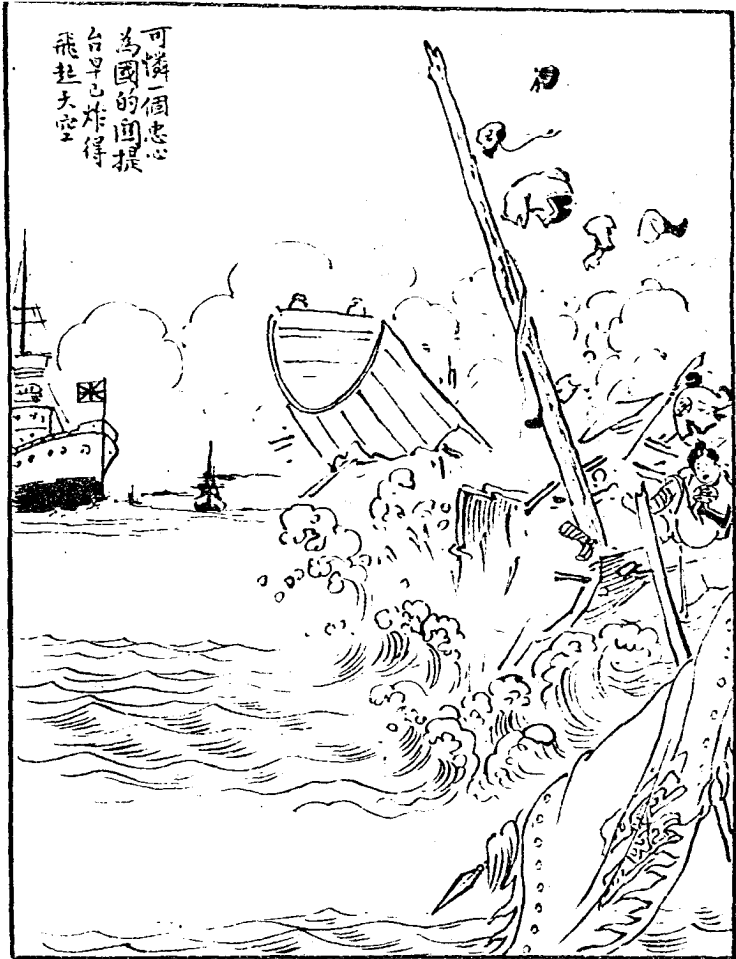
兄弟海親
天象只見
將軍聚社
以方所特
未訪求
賢豪





刺軍方才所說晚生
覺得其誤有三

可憐一個忠
為國的回提
台早已炸得
飛上天空



方才的一個失手
原是无心妹子難
道竟因此事怪着
惹兄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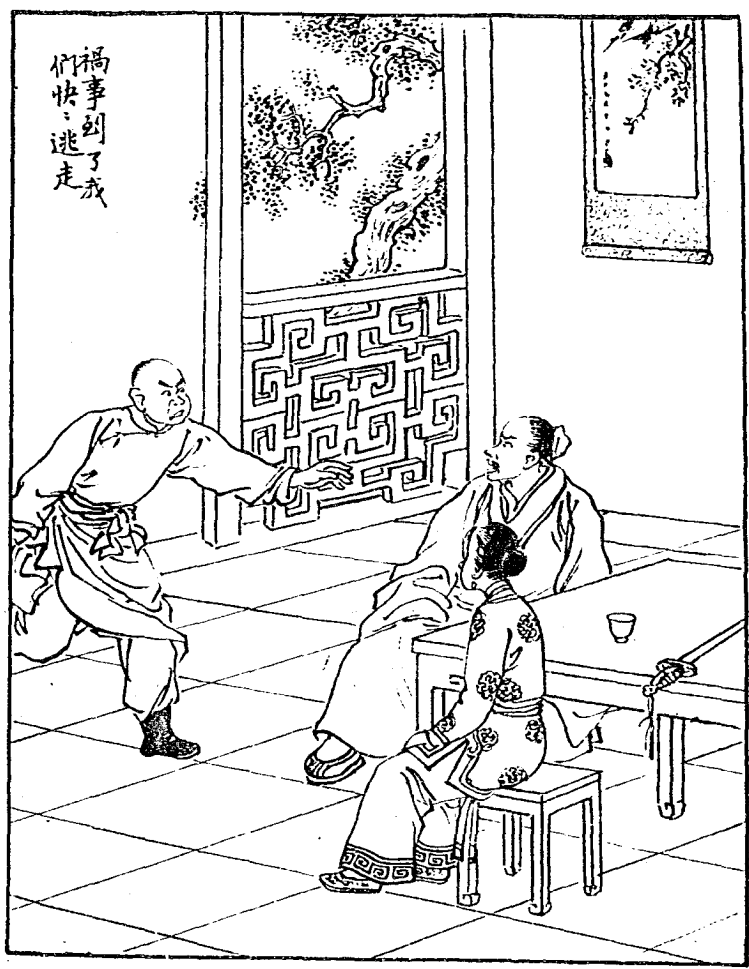
老子给你一些
顏色瞧者
得下次再来





即在此處掘下一丈五尺
必有兩條黃色大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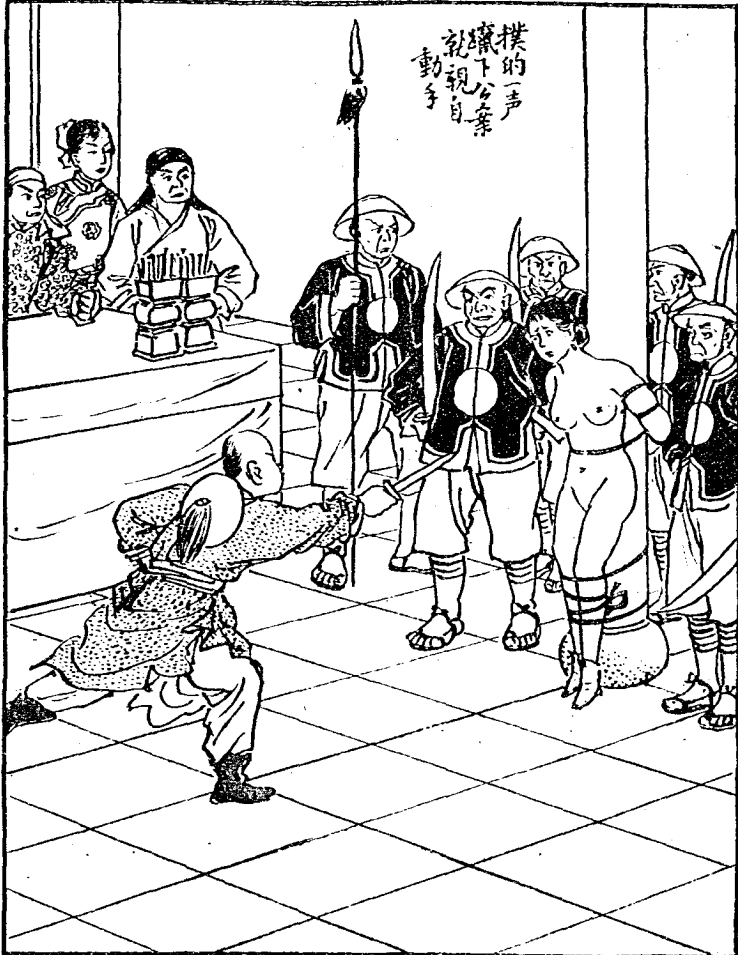
禍事到了我
們快逃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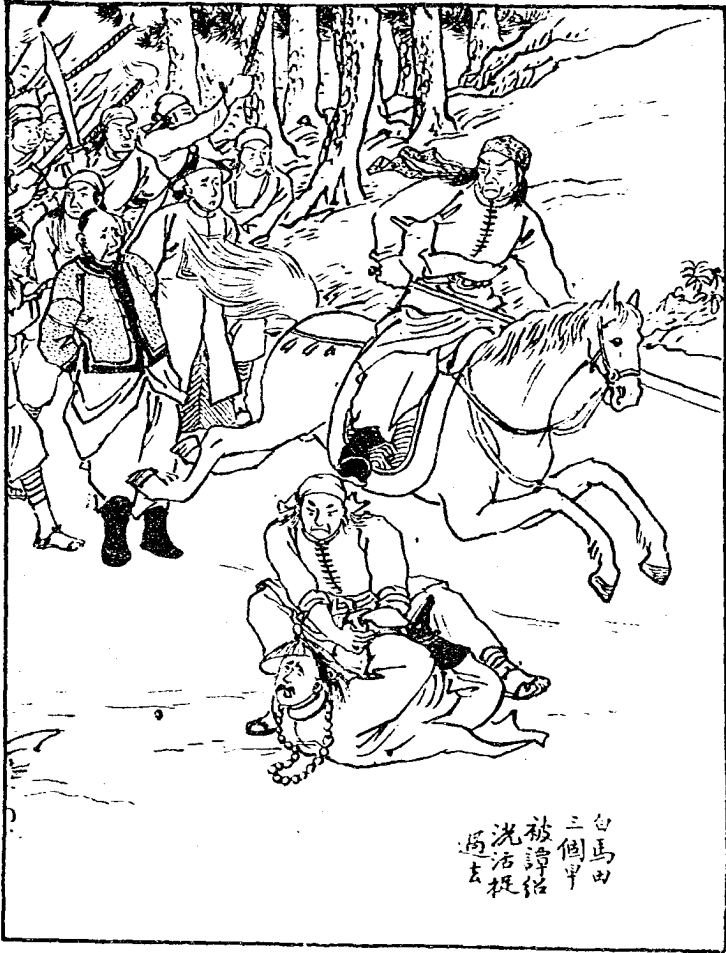
趕忙走近二秀
正是洪宣嬌和
蕭三娘兩個

撲的一聲
竄下公案
就親自
動手



涿州知府同了平南
知縣帶領人馬殺奔來





白馬由
三個半
被譚紹
沈活捉
過去

石大哥来得正
好快，前头帮
助我们活捉这厮





狗也巴造的你這小
子竟敢戲弄老娘

你可是由平
隘山來此
莫非那裡
有了甚
麼事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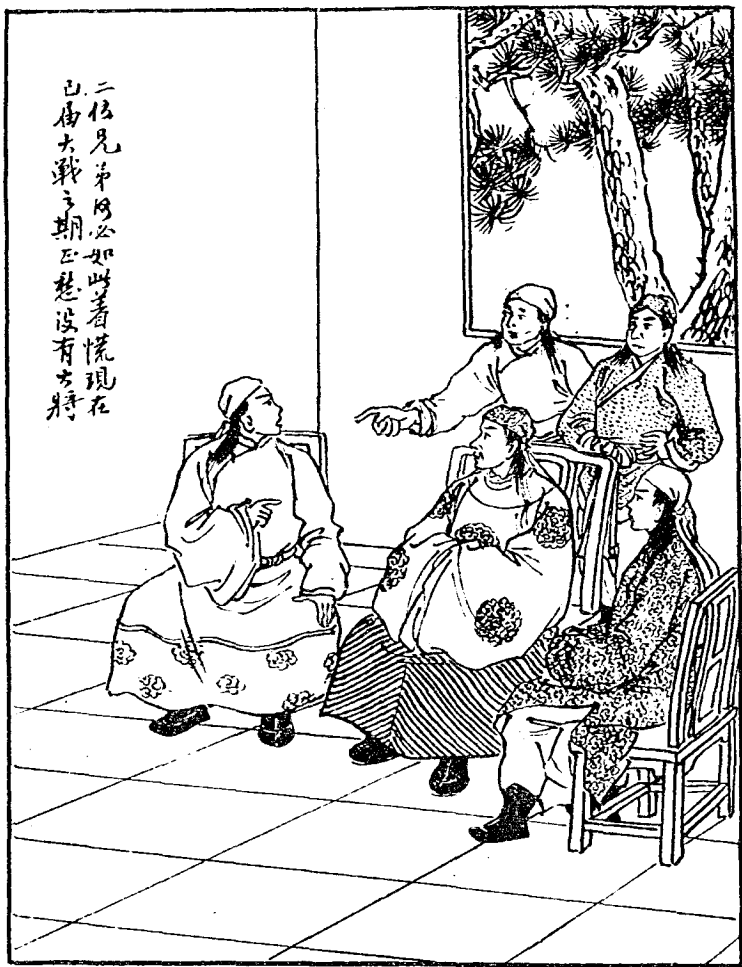
大哥甚愛兄弟有個故人名叫李
秀成本事確在雲山大哥之上





天已招暝難道
我們就在此地
露宿不成

二位兄弟何必如此着慌現在
白馬大戰之期正愁沒有大將



大哥受了秀全大哥
之託怎麼學這一套小
技使歪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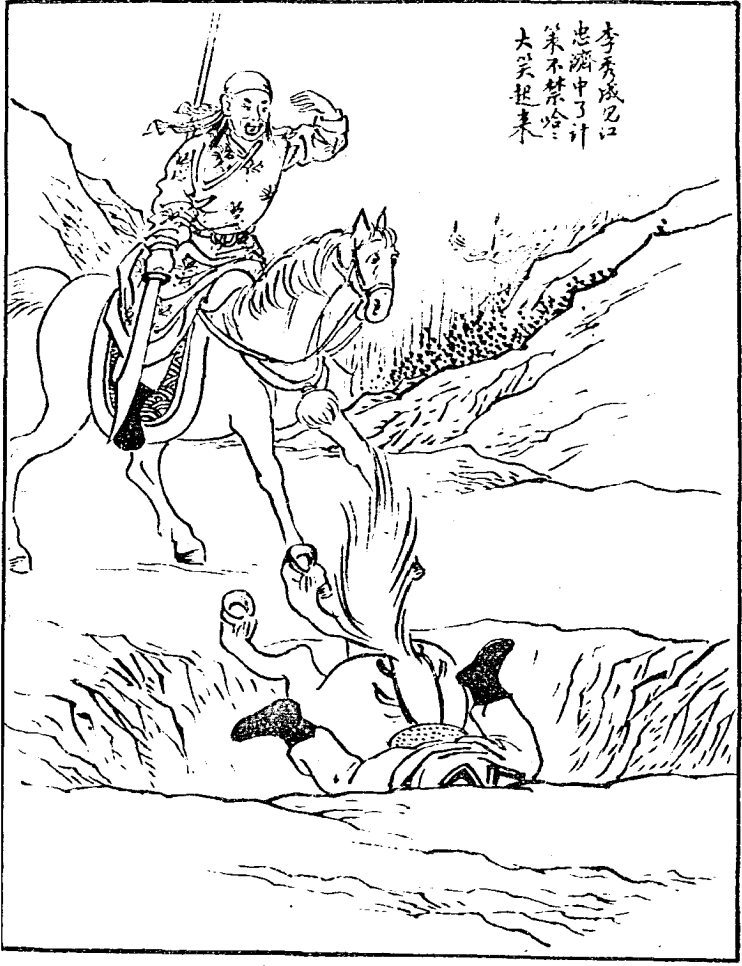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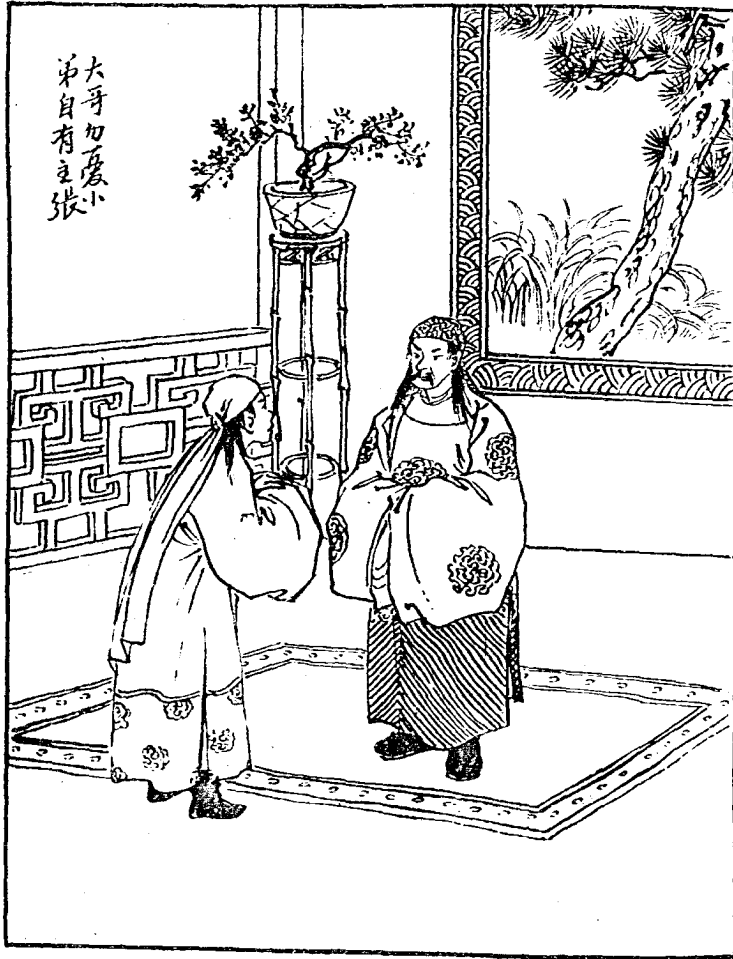
這般講來的姓楊的不是在此怪人家了麼

只要老師放心
一定誓以死報



李秀成见江
忠济中了计
策不禁哈哈
大笑起来





先事恐禍亂
事終畢成功
因此不敢担任



諸位且請坐下我求取
一個折衷辦法如何



洪宣嬌首先
瞧見他丈夫
的沒頭屍
身頓時大叫
一聲撞落
馬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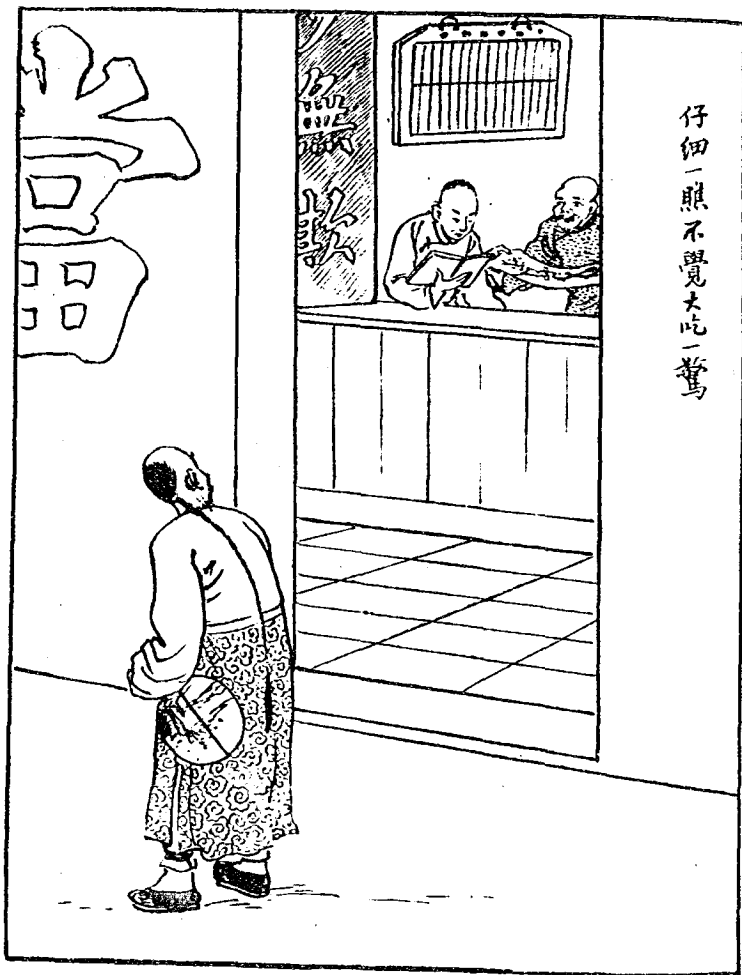




大眾見錢
江占宣條
咬耳溝話
都起三個
疑團

擊出一個腦壳對准
宣嬌上臉去打





仔細一瞧不覺大吃一驚



何物妖魔敢以
穢物来擲我

彭元具此才字
埋没此地豈不可
惜若肯出山我亦
代作曹邱





彭玉麟星一任何
等聰明之人一見其
訪大有若君之意

這些衣裳太覺
華麗我且寒
偶出身穿不慣的



我的兵書沉沒多年
竟及一人前去過問足下
將來大有可為似乎不可忽畧



這是上天所賜
的水師奇才真
是朝廷之福





不如依照我与秀成商定之
计陛下此地直攻岳步

秀清既以此石
該獻與千歲



各人抬頭一望
果見洪山前頂
上豎起一面巨
大無比的旗
幟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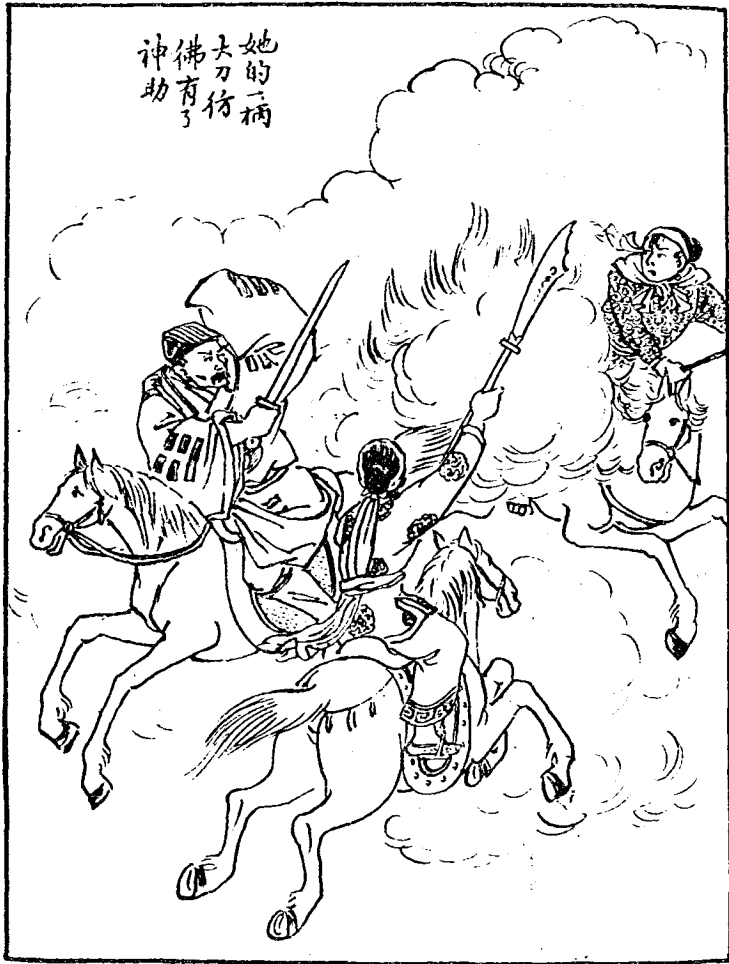
這道血戰雖苦
不能稱做絕處逢生
也可以稱做空前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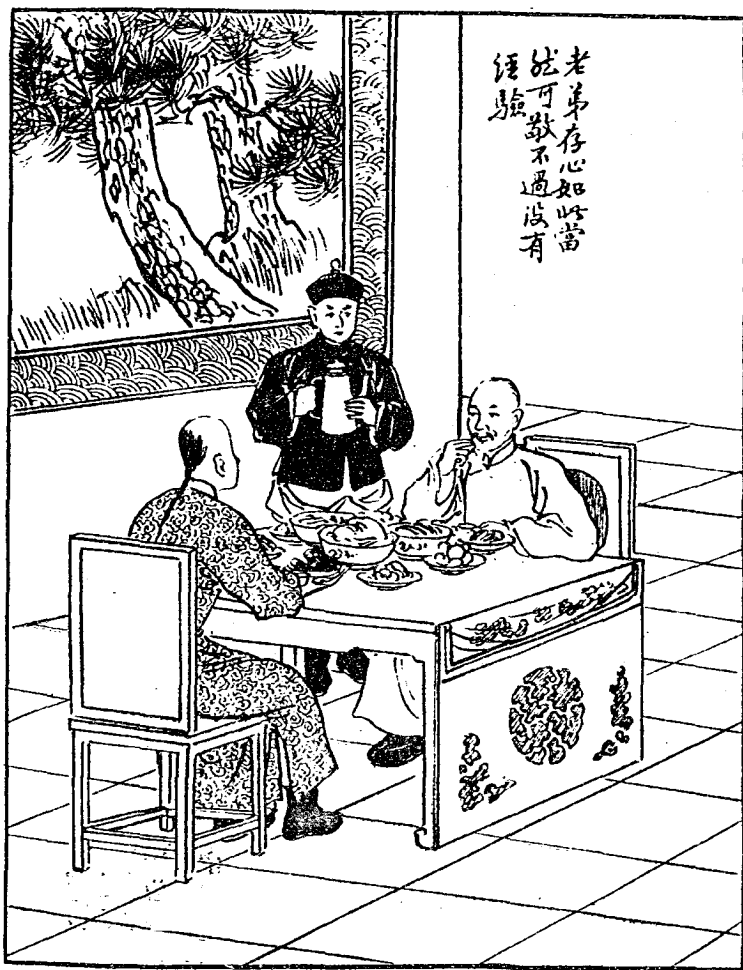


千歲又被楊氏
逼出這座不妙
的事情來了



她的二柄
大刀仿
佛有了
神助





清代
三傑

曾左彭

劉谿徐哲身氏撰述

第一回 善士救奇災全家入水 名臣得預兆隻手擎天

民元至今、僅不過二十個年頭、爲時何嘗久遠、不知現代的人們、怎麼竟會對於有清一代的政治沿革、社會狀態、儼同隔上幾十世、過了幾百年一般、開口便就是我們這班小說家之中、也有幾位紀載清末一切的掌故、彷彿視爲代遠年湮、沒甚典籍可攷、往往略而不詳、云香亦然例如紅羊一役、清室方面、也曾出過幾個中興功臣、太平天國方面、也曾有過幾個革命種子、持平之論如此一件空前絕後的大案、理該有幾部極名貴極翔實的作品、流行世上、好給後之讀者、明瞭當時的實在情形、豈知坊間此類書籍、雖如汗牛充棟、按其實際、大半都是各執成見、莫衷一是、甚有偏於太平天國方面的、動以滿奴功狗等等字樣、加諸中興功臣頭上、偏於清廷方面的、復以長毛髮逆等等名詞、加諸革命種子

頭上

能發此議方有妙文

其實好的未必全屬甲方，歹的未必全屬乙方，但在執筆之人，根

據真相，依事直書，即是一部有價值的野史，不才有鑒於此，敢以先世聞見所及，本身攷據所得，即從紅羊之事爲始，清室遜位爲終，既不抹煞雙方之長，也不掩飾雙方之短，他書已有記及的，不厭加詳，他書尙未搜集的，不嫌其秘，事無巨細，一定和盤的托將出來，不敢就謂此勝於彼，只求生我後者，有部較爲詳盡的參攷書籍可讀，或不致再去墮入五里霧中，便是我輩做小說的天職。

抱此宗旨著書諱不歡迎

論到清朝的中興功臣，當然要推曾國藩、曾文正公爲首，因他除開平

洪偉蹟之外，還是一代的理學儒宗。

平洪偉蹟可以阿諛理學儒宗莫能假借

當清兵入關的時候，有個名

叫曾孟學其人，是由外籍遷入湖南湘鄉縣大界里中居住的，沒有幾久，旋又移居後來曾國藩誕生的那個白陽坪地方，這位曾孟學就是曾國藩的七世祖，嗣後孟學生子，叫做元吉，元吉的仲子，叫做輔臣，輔臣之子，叫做竟希，竟希娶於彭氏，彭氏有子，叫做玉屏，玉屏別字星岡，娶於王氏，王氏生子三人，長名

麟書，別字竹亭，娶同縣江沛霖之女江氏爲室，次名上臺，早年夭折，三名驥雲

娶於郭氏，

綜叙曾氏世系全用史筆故能簡括老當

嘉慶十五年庚午，曾國藩的高祖考輔臣高祖妣某氏

曾祖妣彭氏，都已先後下世，獨有曾祖竟希，年雖六十有九，尙極健旺，這年元

旦，星岡率領全家，去替老父叩歲，磕頭之後，又誠懇懇的稟說道：我們雖是

一份半耕半讀的人家，只是父親的春秋已高，務求就從今天的一歲之首爲

始，不必再去躬親隴畝，這座門庭，應由我們這班兒孫支撐才對，竟希聽罷，暗

忖兒子本懂醫道，長孫已經進了秀才，人又能幹，親戚朋友裏頭，相打相罵，只

要他去一講，馬上了結，次孫雖是老實一些，現在的家务，原是他照管，星岡之

竟希之語設俗便是學問分別

他們既來勸我，總是一點孝心，似乎應該答應他們，竟希默想一過，

便把他那腦壳，一連顛動幾下，

筆致玲瓏

既不像點頭，又不像打磕頭，不過星岡等

人是瞧慣的，早知道老人已允所請，大家很覺快活，星岡父子之才幹情性均從竟希口中帶出是去骨留肉之筆這樣的

一混數月，星岡的醫生收入，倒極平常，竹亭出去替人講事，管管問賬，反而優

於乃父，原來前清有個陋習，大凡鄉下土老，不論貧富，最怕見官，每村之中，總有幾個結交胥吏，聯絡保正，專管開賬，從中漁利的人物，這等人物，俗名地蛙，一要人頭熟悉，二要口齒伶俐，三要面貌和善，四要手段殺辣，五要腿腳勤健，六要強弱分清，七要衣裳整潔，八要寫算來得，九要不惜小頭，十要不肯白講，看去似在挖苦普通之地蛙蟲，不相涉竹亭者，看下文不禁失笑。竹亭既承此乏，自然未能免俗，因此他的謝禮越多，身體也就越忙，竟希星岡驥雲三個，本是忠厚有餘，才幹不足的人物，只曉得竹亭在外，替人排難解紛，大有披髮撻冠之風，藉此得些事畜之資，也不爲過。作者

盛舉曾氏一門，獨於竹亭略有微詞，亦是春秋責備賢者之意。

星岡索性除了醫務之外，每天只是陪同老父，在那籐廊之

中，漸到籐字

承歡色笑，這天正是庚午年的端節，星岡侍奉老父午餐之後，因覺天

氣微煥，還是那座廊下，有株直由檐際掛到台階石上，數百年的虬籐，又露虬字可

以蔽住陽光，便扶老父仍到那兒，一把瓦壺，兩柄蒲扇，恍同羲皇上人一般，父

子兩個，閒話桑麻，

桑麻是實，籐籐是實。

竟希這天因爲多喝了幾杯酒，高談闊論了一會，順

手擎起那把瓦壺送至嘴邊分開鬚子一口氣嚙嚙的呷上幾口剛剛放下茶壺偶爾抬頭一看只見屋角斜陽

詩中有畫
神來之筆

照着那株虬籐深碧色的葉上

之景

似有萬點金光一般不覺心下一喜想起一樁事情先用左手慢慢地

着他那胸前的一部銀髻又用右手的那柄蒲扇向那虬籐一指道這株老籐也有一二百年了從前有個遊方和尚曾經對我說過此籐如果成形我家必

出貴人你瞧此刻這籐被風吹得猶同一條真龍一般張牙舞爪立刻就要飛

上天去的樣兒難道和尚的說話真會應在我們鱗書身上不成

越疑心
越相信

星岡

聽說也覺喜形於色的答道但願如此只怕他沒這般福命不好

可惜這
差一代

竟希還

待再講陡然聽得外邊一陣人聲鼎沸似有千軍萬馬殺入村中的情景急命

星岡快去看來星岡剛剛立起就見長孫媳婦江氏滿面赤色的奔到他們面

前發急的說道全村突發蛟水太公公快快避到媳婦們的樓上再說江氏

只說了這句陡見一股洪水早已澎湃的幾聲猶同黃河決口般的湧進門來

霎時之間、平地水漲數尺、寫得人駭那株虬藤、首先浮在水面、有情有理那些瓦壺什

物、跟着滾了開去、細星岡素來不知水性、連連抓股摸腮、急得一無辦法、何不聽

主張先到樓上、因爲人慌張確有此種形狀幸見他的老父、已經爬了起來、站立橙上、可是橙脚又被水勢

盪得搖搖不定、險極我欲相救生怕老父跌入水去、此時只好不顧男女授受不親之禮、

星岡道學於此可見急命江氏、馱着太公上樓、江氏素嫻禮教、聽見此話、神氣之間、不覺略

略一呆、星岡恨得用力蹀脚道、此刻緊要關頭、顧不得許多、顧不得許多、誰知

他與江氏兩個、早已半身浸在水內、剛才發極蹀脚的當口、早又激動水勢、冲

了過去、險些兒把那高高在上、站立橙上的一位老人、震得跌下水去、故用有餘之筆、惶駭與滑

現同此時江氏也知事已危迫、不能再緩、只好兩脚三步、在那水中走到她的

太公跟前、馱着上樓、星岡王氏郭氏三個、也已拖泥帶水的跟了上來、竟希就

在江氏房裏坐定、一面正想去換濕褲、一面又去問着郭氏道、你們大伯、本不

在家、你的男人、怎麼不見、郭氏趕忙答道、他去替太公買辦菜蔬、怕是被水所

阻不能回來，竟希連把額皮皺上幾皺，之愛孫不答這話，且把換褲的事情似已忘記，笑可忙去推窗朝外一望，猛見一座白陽坪全村，竟會成了白洋洋的一片汪洋，不但人畜什物，漂滿水面，而且一個個的浪頭打來，和那人墮水中，嘍嘍嘍呼救的一派慘聲，鬧成一片，不禁激動他的慈善心腸，疾忙回頭將手向着大家亂揮道：「快快同我出去救人，快快同我出去救人，」有聲星岡本知乃父素存人飢我飢，人溺我溺的心理，不敢阻止，只好婉勸道：「父親怎能禁此風浪，我們大家出去也是一樣，」竟希聽說，大不服老，文妙連連雙手握了拳頭，向空擊着，活繪老人態度跟着用勁噴開他那長髯，厲聲的說道：「此刻就有老虎在前，我能幾拳把牠打死，何況救人？」江氏接嘴道：「太公長在田裏車水，懂得水性，公公不必阻攔。」王氏郭氏也來岔嘴說道：「我家現成有隻載糞船隻，快快坐了出去，」令人噴飯竟希聽說方才大喜，馬上同了大家下樓，就在後門上船，江氏立在船頭撐篙，直向大水之中，射箭似的衝去，忽見竹亭驥雲兄弟兩個，不知如何碰在一起，也

坐一隻小船，急急忙忙的搖了回來，竹亭一見全家都在船上，不覺大嚇一跳，忙問江氏道：江氏立在船頭，竹亭故問江氏。你們一起逃出，難道我家已被大水衝坍不成？貧人只說財產。江氏慌忙簡單的告知一切，竟希卽命兩孫一同前去救人，話猶未完，突見一具屍身彘過船邊，竟希正想自己俯身船外去救，虧得江氏自幼卽知水性，又有幾筋蠻力，她比竟希搶在先頭，早將那屍拖上船頭，星岡忙摸屍身胸際，尙有一點溫氣，急用手術將他救活，不料一連來了幾個巨浪，竟將曾氏兩船捲入浪中，立卽船身朝天，人身落水。寫得幸虧除了星岡一人，素在行醫，未知水性外，其餘的老少男女，常在小河担水，田裏車水，統統懂點水性，對於全村地勢，何處高岸，何處水坑，又極熟悉，尙沒甚麼危險，竟希站在水中，首先倡議，索性就在水中救人，大家自然贊同，連那星岡，也在水中爬起跌倒的發號施令，指揮兒媳各處救人，那天恰是端節，日子還長，應照前文可以從容辦事，又虧縣官李公金鑑得信較早，率領大隊人馬，多數船隻，趕來救災，竹亭因與李公曾經見

過幾面，連忙趕去。趁此大上條陳，李公知道曾氏是份良善人家，又見一班女眷都能如此仗義，忙請竟希同着女眷到他官船之中休歇。竟希因見官府到臨，有了主持人物，料定他的小輩也已乏力，只好答應。那知王氏婆媳三個，因為單衣薄裳，浸在水中半天，弄得纖細畢露，難以見人，情願坐了自家糞船，先行回家。星岡也說應該先行回去，只有竹亭一個，却在嘴上噤咕，怪着他們婆媳幾個，倒底婦流，不識縣官的抬舉。描寫之詞，尖刻有趣。王氏婆媳三個，明明聽見不及辯白，徑自坐船回家。及至夜半，水始退淨，大家方去收拾什物，整理器具，打掃水漬。一直鬧到天亮，竟希祖孫父子四人，方才回轉。竟希不問家中有無損失。公先又命竹亭出去募捐施賑，星岡出去挨家看病。後來救活數番人命，因此得私後了善人曾家之號。小說通俗借此勸善也是要緊。又過月餘，已是三伏，有天晚上，王氏因見翁夫兒子都已出去乘涼，古禮妻子沐浴也。避丈夫曾家猶有是風。方在房內洗上一個好澡，洗罷之後，便叫江氏進房，幫同抬出澡盆，去到天井傾水。江氏抬着前面，王氏抬着後面，江氏只好

倒退着抬出王氏臥房，剛剛走到天井，一眼瞥見那株虬籐，陡然變成一條腰粗十圍，身長數丈，全體鱗甲的大蟒。籐圍活了文亦活了直從屋檐之上，掛將下來，似在階上俯首吃水，只把江氏嚇得頓時心胆俱碎，砰的一聲，丟去手上澡盆，拖了她的婆婆，就向大門外面飛逃。王氏未曾瞧見那蟒，自然不知就理，一邊被她媳婦拖着奔跑，一邊還在上氣不接下氣的問着媳婦，如此慌張，究爲何事。此是

聞透入江氏此時那有胆子答話，忙向門外跑去，不防對面恰巧走來一人，正和江氏撞了一個滿懷。江氏一見那人，正是她的丈夫竹亭，連忙低聲說道。辨無耳

見聽那株虬籐，真個變成一條大蟒，你快不要進去。仇深竹亭性子素剛，不及答話，早已一脚奔入裡面，仔細一看，何曾有條大蟒，只有那株虬籐，映着月光，正在那兒隨風飄蕩，且有一股清香之氣，送到鼻邊。作者最擅寫景動筆即現妙極正待喚進母親妻子，江氏因不放心，早已躡足躡手，悄悄的追蹤跟入，躲在竹亭背後，偷眼一看，那蟒忽又不見，忙去扶進婆婆，尙未立定，竹亭已在向江氏發話道：你在見鬼。

吧、何處有條蟒蛇、下次切切不可再像這樣的造言生事、江氏不願辯白、自去提起澡盆、送回王氏臥房、細等得竟希等人回來、王氏告知江氏、瞧見大蟒之事、竟希聽了、點首出神、星岡驥雲聽了、疑信參半、竹亭仍不相信、分析四人心理細極江氏以後雖不再提此話、可是她一個人再也不敢近那虬籐、別人不見大蟒只有江氏看見此即奇處王氏已知其意、卽命江氏單在樓上縫紉全家的穿著、中饋之事、改由郭氏担任、上慈下孝替氏原來曾家的宅子、本只三樓三下、還是歷代祖上相傳下來的老屋、竟希生怕改造正屋、傷了那株寶貝的老籐、因此只添餘屋、所以自己也住在靠近虬籐的樓下單屋、對面西屋、給與星岡夫婦居住、樓上東屋、給與竹亭夫婦居住、西邊給與驥雲夫婦居住、江氏安居樓上之後、身體較爲清閒、卽於次年、就是嘉慶十六年、十月十一那天的亥時、不聲不響的、安然產下一個頭角崢嶸、聲音洪亮的男孩、此孩卽是曾文正公、這年竟希恰巧七十、因是四世見面、自然萬分高興、便又記起產母曾見大蟒、料定此子必有來歷、便將官名取作國藩

二字也是望他大發好替國家作事之意。後見國藩彌月之後，滿身生有鱗癬，無論如何醫治，不能有效。又以滌生爲字，伯涵爲號。詳寫得又過幾年，江氏續生三子二女。那時竟希業已逝世，卽由星岡將他次孫取名國潢，字叫澄侯。四孫取名國荃，字叫沅甫。五孫取名國葆，字叫事恆。兩個孫女，長名潤姑，幼名湄姑。又因次子驥雲也生一子，取名國華，字叫溫甫。排行第三。國藩長至八歲，滿身鱗癬之疾，愈加厲害。還是小事，最奇怪的是兩手掌上，並無一條紋路。奇人非但曾氏全家，個個莫明其妙，就是一班相家，都不能舉出甚麼例子。只有混而沌之說，是大貴之相罷了。這年國藩已在村中私塾念書，有天散學回家，把他一張小嘴堵得老高。江氏愛子情切，未免一嚇，忙問這般樣兒，爲着甚事。國藩方始忿然的答道：「今天先生的一个朋友，硬說孩兒手上沒有紋路，不是讀書種子。孩兒和他辯駁幾句，他又挖苦孩兒，說是要末只有前去隻手擎天，若要三考出身，萬萬莫想。」江氏聽畢，一把將國藩抱入懷內，笑着撫摩他的腦袋。

道這是我兒的一個預兆，將來果有這天，我兒還得好好的謝他。如此大慶應有貴子國藩

聽了母親教訓，以後真的萬分用功，那知一讀十年。簡筆流利學業雖然有進，可惜

每試不售，直至二十三歲。道光十三年，的那一年，有位岳鎮南學使按臨到

來，方才進了一名秀才，同案歐陽柄鈞，欽佩國藩的才學品行，自願將他胞姊

歐陽氏配給國藩，星岡父子，因見門當戶對，也就應允，即日迎娶。那時國藩正

當青年，歐陽氏又是一位少婦，閨房之樂，異乎尋常。此等國藩尋春之引線郎舅二人，也極情

投意合。有一天，柄鈞恩惠的自城來鄉，要約國藩進城，替他辦樁秘事。國藩當

然答應，及至入城，柄鈞即同國藩走入一個名叫鄢三姊的土娼家中。國藩會

在縣考的時候，已由幾個窗友陪他到過幾處，都因不是上等名花，難入才人

之目，因此淡了遊興。及到此地，雖未看見主人，但見一切的陳設幽雅，已合那

副屋小於舟，春深似海的對聯，不禁一喜，便笑問柄鈞道：「你把我沒頭沒腦的

拖來此地作甚？此地又是甚麼所在？」柄鈞輕輕地說道：「此家有一對姊妹花，姊

姊叫春燕、妹妹叫秋鴻、秋鴻和我已有鬪臂之盟、因他的生母、視鄢三姊爲一株搖錢之樹、我又不是王孫公子、量珠無術、特地請你來做一位說客、千萬不可推却、國藩尚未答話、只聽得遠遠的一陣環珮聲、跟著一派香風吹至、使人肺腑一清、

足見名士風流、因爲會國藩少年之時、尚未道學

就在此時、簾幙啓處、果然走出兩位美人、柄

鈞卽指一個較爲豐碩的美人、對着國藩笑道、這位便是我的愛人秋鴻、又指一個弱不禁風的美人說道、他是我的姊姊春燕、春燕不待柄鈞說畢、偷眼睨了國藩一眼、忽將一張妙靨微微地一紅、

旖旎之筆、春燕何幸得此品題

半露羞澀之容、半現垂青

之意、國藩本來沒有迷花浪蝶的經驗、一見春燕對他如此情景、不禁也把他

的蛋臉一紅、似乎比較春燕還要加倍害臊、

此段描寫不知作者是否有心袒護曾文正公

春燕此時已知國

藩尚是一個初出茅廬的子弟、不便撩撥過甚、便向柄鈞一笑道、這位可是你的令姊丈曾滌生相公麼、柄鈞含笑點頭答應道、他正是我的姊丈、我此刻急於要和你們妹子商量幾句緊要私語、就請春燕姊姊、陪我姊丈在此閒談一

會柄鈞說着、也不再管春燕許可與否、便和秋鴻二人手挽手的踱入裏面而去、春燕一見左右無人、方和國藩寒暄起來、起初是春燕問十句、國藩只答一句、後來問幾句、答一句、最後來是問一句、答一句了、如此敘法
新鮮有味二人談得漸漸入港、彼此大有相見恨晚之意、春燕忽又懶洋洋的瞄上國藩一眼道、我的妹子、有君來做說客、大概可以如他之願、終身有靠的了、說着、又以綉巾掩口、嫣然一笑的低聲問着國藩道、君的尊夫人、究竟娶了多少日子了、可否請君見告、我還有幾句私語、要想和君細說、正是、

方羨有情成眷屬 不期無福侍神仙

不知國藩怎樣答法、且闕下文、

評曰、此乃明明半部清史、若無班馬之才、曷敢發此宏願、作者首述著書宗旨、一種爐火烟清之氣、已可欽佩、復以江太夫人見蟒一事、列諸首段、益徵淵博、嘗閱曾襲侯紀澤祭文正公文、上有爰有虬籐、相者言吉、卜言貴壽、鳴

呼、貴則然矣、壽止如斯、有徵無徵、天道寧知等語、據此而論、作者因曾讀萬卷書、及曾行萬里路者、具此才華、自有妙文、著書最重立意取材二事、至描寫刻劃、是爲文人應有之筆、猶在其次、

第二回 嵌字聯生離死別 落葉賦陰錯陽差

國藩既見春燕人已十分嫵媚，言辭又很知輕識重，此刻忽又問及他那新夫

人的結褵日期，料定這本試卷又被這位女考官取中。

不說文
人積習

心下一個舒服，便

老實的告知家中景況，春燕聽畢，正待也將她的肺腑之話說出，忽聽她的未

來妹夫歐陽柄鈞已在裏面喚着國藩進去，卽對國藩抿嘴一笑道：

寫春燕之一切舉
止宛然一個私媼

你且進去，此處不稱君而稱
你字已由淺入深商量好了他們之事，我們倆再細談吧。國藩一個人走

入裏面一會，方同柄鈞、秋鴻兩個一齊出來，可巧鄢三姊已從街上購物回來，

柄鈞先將國藩介紹見過鄢三姊，互相寒暄一陣，國藩始請鄢三姊去至內室，

就把他剛才和柄鈞、秋鴻預先商議之話，委委曲曲的陳述給鄢三姊聽了。鄢

三姊的初意，原想在她次女身上得筆大大的身價，此時因見國藩前來說項，

說是柄鈞目下手頭雖窘，將來必能發跡，既做他的外室，泰水眼光須要放遠，

後來自然享福不盡，鄢三姊聽得這般講法，心裡已有一半答應，再加方才瞧

見她的大女，雖然坐得離開國藩好遠，却把她的一雙眼睛，只向國藩臉上一瞄一瞄的，又知大女已經瞧上國藩，國藩也是新科秀才，曾家又有善人之號，這兩樁還是小事，現在大家都在傳說國藩是條大蟒投胎的，身上且有鱗癬，爲憑，手上又沒紋路，種種都是大貴之相，這個現成人情，怎好不賣，於是滿口答應，并說我既做了你們這位老舅的丈母，大家就是親眷，以後不必客氣，可要長來走走，明是眷長女，揆合之語國藩聽了，連稱應來拜望，鄒三姊便同國藩回到外邊，又對國藩說是揀日不如撞日，索性就在今天晚上，辦席喜酒，趁你在城，眼看做了此事好些，國藩問過柄鈞，致細柄鈞也極願意，鄒三姊一心望她大女勾上國藩，一切催粧之事，都由她去辦理，不要春燕相助，春燕明白母意，卽把國藩邀入他的臥房，情致纏綿的訴說心事，極願照她妹子一樣，立刻做了國藩的外室，此同明寫春燕之事，先以秋鴻作線，便不突兀國藩怕人議論，不肯一口允諾，後來禁不起柄鈞、秋鴻等人竭力相助，國藩方允先做膩友，將來再定名義，大家瞧見國藩如此堅決，不肯

率爾從事，只得依他。這天晚上，酒席散後，兩對玉人都成人月雙圓之喜。第二天，國藩恐怕家裏慌記，連忙趕回家去。又過幾天，恰巧縣官李公要請國藩替他整理文集，國藩就借此事，方得暫住城裏。鄢家母女瞧見國藩又做本縣衙門裏的上賓，當然愈加巴結。春燕本來能作幾首小詩，等得國藩晚上去的當口，即將他的詩稿取出，要請國藩替她修改。國藩翻開一看，只見頭一首就是：

一夕秋風水又波，天涯回首各關河。分明同此團圓月，總覺今宵瘦損多。

國藩覺着此詩的造意雖佳，詞句未免蕭索，不願往下再看。不審之輩已見於此單對春燕笑着道：我是長住鄉間的人，還有兩代上人，須我日常定省，現在容易借着縣裏之事，方能與你做這一兩句的暢叙。你偏要叫我修改此稿，春燕不待國藩說完，把臉微紅一紅，卽向國藩手內將那一本詩稿搶回，順手丟在粧台之上。又笑嘻嘻的拉了國藩一同坐在牀上道：你的說話很對，這倒要怪我太性急了。只要我沒別樣風波，與你長能一起，還怕我不成一個女詩人麼？微辭國藩聽

得這話更是觸耳，便在暗中忖道：此人何故作詩講話，都含有一種不吉利之意。國藩想到此地，又見春燕這人，並沒甚麼毛病。映照上文病不禁風字樣已同一位捧心西子一般。倘一有病，那還了得，不禁由愛生憐，即將春燕擁入懷中，用他左頰前去摩擦春燕的右頰道：你要學詩，我的肚內還有一些古懂，慢慢兒的來不遲。不過你的身體太覺嬌慣，以後還是少操心思爲宜。似有先知春燕一面聽着，一面也用她的那張粉頰，回擦國藩之臉。無倫賦忽然又用兩隻手指，輕輕地去向國藩項上，撕下一些癬皮，放在他的掌心之上，質問國藩道：人家都說此癬就是蛇皮，你有這個來歷，所以我和你同衾共枕的時候，真沒一絲絲兒討厭你的心思。但望你能高發，我也可以享受福。國藩不待春燕說完，冷不防撲的一聲，驟向春燕掌上一吹，那一些些的癬皮，早已吹得無影無蹤。春燕便將身子，在國藩身上，左揉右扭的不依道：我倒不怕骯髒，你反怕骯髒起來，說着，逼着國藩脫去衣裳，讓她光脊梁的一瞧全身。國藩忙將春燕的身子抱定道：你快莫動，我

可抱不住你了。閉目一頓春燕當時之勢宛在眼前你要瞧我全身，也是好心，但是燈光之下，映照上文袒
裼裸程的成何體統。春燕聽說，方始坐定不動，還向國藩微瞪了一眼，低聲自
語道：你的身上，還怕人家沒有瞧見過不成。國藩笑了一笑，也不再辯。這天晚
上，一宿無話。是無語正沒有幾久，國藩已把李公的文集整理完事，自回鄉去，不防
春燕就從國藩走後，漸漸的得了吐血之症，柄鈞悄悄奔去告知國藩。國藩正
因他的祖父老病大發，須得親奉湯藥，無暇去瞧春燕。此處分直到次年春天將
盡，將盡星岡方始好了起來。國藩慌忙借了一件事情，去瞧春燕之病，豈知一
脚踏進房去，陡見春燕一個人斜坐被窩洞中，背靠牀欄，雙目凹進，兩腮現出
極深的酒窩，早已瘦得不成人形。病人如國藩不覺一個酸心道：怎麼竟會瘦得
這般。我因祖父有病，不能分身前來瞧你，請你原諒。春燕連連微點其首，又用
她那一隻瘦得如同鷄爪般的纖手，指指牀沿，就叫國藩在她身邊坐下道：你
是一位孝子，我怎敢怪你，只是我的病體已入膏肓，怎樣好法，可憐春燕的一

個法字甫經離口，她的眼眶之中，早同斷線珍珠一般的淚珠，簌落落的落下來，國藩連忙替他揩乾，又用吉人天相的一些老話，勸上一番，春燕聽了，微微地嘆上一口氣道：「我已不中用了，你在勸我，無非寬寬病人心罷了，我只望你等我死後，由你親手將我葬下，再好好的照應我的母親，我就沒有未了的心願了。」國藩忙極誠懇的答道：「這兩樁事情，我一定不負你的囑托，你若能夠慢慢的好了起來，豈不更好？」春燕尚未答話，只見鄢三姊和柄鈞、秋鴻三個，各人手執仙方、吃食等等東西，同進房來。一見國藩坐在春燕的身旁，一齊異口同聲的怪着國藩道：「你真有些狠心，春燕病得這般，無論怎樣，也得偷空進城一趟，國藩恐怕病人聽了，因此生氣，於病更加不利，正想辯白幾句，急切之間，反而期期艾艾的講不出來。」厚實人往
往有此態春燕病得如此模樣，還在牀上幫着她的，情人道：「我正爲他有這般孝心，將來必會大發，我就死了，於我也有光呢。」國藩在旁聽說，心想這般一個明白事理的女子，竟會不永於年，這也是我曾某沒

福國藩想完，因見鄢三姊和秋鴻二人已在服伺春燕，服那仙方，他便拜托柄鈞替他下鄉一行，推說城裏有個朋友有事留住，三五天之中，不能回家。非是欺騙上人柄鈞當然照辦，那知不到三天，春燕竟把國藩這人拋下，駕返瑤池去了。死的日子，正是三月三十那天，所以國藩有副輓聯是：

未免有情，此日竟隨春去了。

似曾相識，何時再待燕歸來。

有春燕之人引出如意之人，有春燕之聯引出如意之聯。

國藩果不失信，真的親自葬過春燕，又厚贖了鄢三姊二百銀子。時文正猶在徽時二百之數，很得張羅也。始回家中，王氏、江氏、歐陽氏、婆媳三代，因見國藩此番入城回家，時常悶悶不樂，便命國藩早日上省鄉試，也好開懷遣悶。國藩聽說，果於端節之前，辭了祖父母、父親、母親，以及叔嬸等等，同了歐陽柄鈞進省。柄鈞本是常到省中玩耍的，一到省城，生怕國藩憂能成疾，便又同他前去問柳尋花，有天走到一個名叫如意的馬班子寓中。馬班子即中州河南遊碼頭之流，通稱呼湖南安徽二省鄰近湘省馬班子故長到此。國藩一見如意這人，長得

極似春燕見新思舊，不知不覺的便和如意落了相好。如意初見國藩滿身癩疾，不甚清爽，並不真心相待。後聽柄鈞以及湘鄉縣中赴考的一班相公，都在說起曾家虬藤化蟒的故事，方才相信國藩的癩疾，非比尋常。以後始與國藩真心要好，甚至國藩付她的纏頭之資，也不收受。國藩本是一個性情中人，於是又把如意這人引爲知己起來。等得三場考畢，歸期已有日子，竟和如意二人弄得難舍難分，不得已贈上如意一副對聯是：

都道我不如歸去

試問卿於意云何

此聯後人有傳爲左文讓者其實悞傳

國藩贈過此聯，便和如意握別道：我倘能夠徵律中式，一月之後，又可與卿相會。倘若不中，我也無顏來省，只好俟諸異日的了。如意一直送到城外，方始伶伶仃仃的一個人回寓，好容易盼到九月底邊，放榜那天，急去買上一張題名錄一看，一見三十六名的新科舉人，正是曾國藩三個大字，還怕眼花。此事確有忙又細細一查籍貫，方知她的情人曾滌生，果然中了，連忙托人假造姓名，專人

去到國藩家中給信，那時國藩也已接到省中提塘的報單，立刻兼程進省，好
赴鹿鳴之宴，一到省城，時已夜深，不便去謁房師，趁空來找如意相見之下，這
一喜自然非同小可，可憐春燕
竟不及見如意當場要求國藩娶她作妾，國藩婉言謝絕，如
意因見他的原介紹人歐陽柄鈞，此次沒有中式，未曾一同進省，柄鈞未中
於此帶出無人
幫腔，正擬得閒慢慢再說，那知國藩的老太爺行亭，奉了父命，追踪上省，來替
國藩辦理一切酬應之事，國藩原是一位孝子，偶爾逢場作戲，已覺問心有愧，
一見父親到來，自然不敢再住如意寓中，及至事情完畢，竹亭即攜着國藩回
家，害得國藩從此以後，沒有機會再與如意重見，幸虧留下嵌着如意二字的
那副對聯，至今傳爲佳話，當時如意雖不如意，不才個人想一株路柳牆花，能
與錢塘蘇小一般，留名後世，似乎比較漢高祖時代，戚夫人之子，名叫如意的
那位皇子好得多了，作者本爲現代文豪
所以隨筆帶出古典現在單講國藩中了舉人，他家自從國初到
今，鄉榜之上，並未有過一個名字，國藩年僅二十四歲，已經入了賢書，文正中式時
爲道光十四

年之甲午科

星岡等人，豈有還不掉牙齒之理，於是今天忙豎旗杆，明天忙上匾額，

還要祭祖先、讌親戚、謝先生、拜同年等等之事，曾家固是樂得不可開交，可是

那位鄔三姊得了國藩中舉之信，也在那兒怨死女兒沒福，傷心得不可開交，

映照上文一絲不薄

後來還是國藩又贈一百銀子，方將鄔三姊的愁苦減去大半。筆有餘稜星

岡竹亭幾個，一等大事辦畢，因為湘省距京太遠，主張年內起程，方才不致侷

促，國藩也以爲然，就在十月底邊，坐了轎子先到湘潭，再由湘潭僱了民船，前

往漢口，再由漢口起早入都，沿途並未耽擱，到京已在年下。不知路程不知鄉風萬萬不能作小詞家及至

會試期屆，國藩便隨各省舉子進場，不料三場文字，雖然篇篇錦繡，字字珠璣，

可惜不合考官眼光，一位飽學之士，竟至名落孫山，好在國藩爲人，很有涵養

功夫，此次不售，再待下科，回家之後，星岡驥雲都來勸慰，只有竹亭一個，稍現

不樂之色，國藩一概不問，仍用他的死功，轉瞬三年，二次重復上京，虧他有志

竟成，便於道光十八年的戊戌科中式第三十八名貢士，賜同進士出身。敘得餘擢

二十年授了檢討，那時國藩的年紀還只二十八歲，敘得當年即受座師穆彰阿尙書的知遇，派充順天鄉試磨勘，第二年又得國史館的協修官，國藩在京既算得意，早於中試之後，疊將詳細近狀，分別函稟家中上人，在他初意還想乞假回籍終養，後來既得祖父親叔父等等的家信，都來阻止，復由座師穆彰阿喚去，當面勸他移孝作忠，方始不負朝廷的恩典，國藩聽說只得遵命，忙又寫信稟知家中，說是既然留京供職，因在客邊，須得先接家眷，一俟部署停當，即行迎養，家中得信，立即派了妥人伴送歐陽氏入都，那時歐陽柄鈞也因屢試不第，正想上京入監，因見乃姊入京之便，於是同伴而來，國藩一見柄鈞同至，不禁大喜的說道：「你來得正好，我正在愁得即日移居半截胡同，文正確住半截胡同不知處，致得乏人相助，柄鈞聽說也笑上一笑道：「姊丈入了詞林，既有俸銀，又有同鄉印結，可分大概添我一人吃飯，似不碍事，國藩等得歐陽氏不在身邊，忙問柄鈞的外室岳母，是否康健，秋鴻何不索性同來，柄鈞見問，苦臉答稱道：「你還問

她呢，她也隨同乃姊去世了，還是她娘倒覺康健，國藩聽了嘆息不已，又過幾時，便把柄鈞入監之事辦妥，每天風雨無間，入館辦公，回寓之後，不是寫家書，即是作日記，以及練字看書，不到兩年，文名漸起，因此前來和他結交朋友的，很是不少，國藩本來勤於寫家信的，家中的回信，也是連續不斷，因而又知幾個兄弟都已娶親，且肯讀書，兩個妹子也已出嫁，國藩既把家事放心，更是罷勉從公起來，誰知在那道光二十三年，翰詹科道大考的時候，又得着三樁意想不到的巧遇，原來大考例分三等，考在一等的，不是陞官，便是放差，考在二等前幾名的，也有好處，考在二等中間，以及二等之尾的，無陞無黜，平平過去，考在三等的，就有降調等等的處分，所以前清有句老話，叫做翰林怕大考，當時有個名叫陳暄的浙江人，他已做了翰林院侍講多年，只因年老，既懼降調，又怕陞官，便在未考之前，私去拜托他那親戚許乃普，許乃普即文裕字叫溟生的，說是他情願考在二等稍後，無榮無辱足矣，許尚書答道，這容易，你只要在

你試卷上面畧畧洒上三兩點墨蹟，我一有了記認，自能如你心願。陳暄聽了，等得考試那天，自然按照所囑辦理，不防國藩那天，他的卷子上面，因套筆管，恩促，也去碰上幾點墨蹟，許尙書不知就裏，還當國藩卷子，就是陳暄的卷子，居然把他擺在二等的倒數第一名，等得將那所有試卷呈入道光皇帝御覽的時候，道光皇帝，先把一等的幾本卷子，隨便一看，放在一邊，再去抽出二等末了的幾本一看，因爲那時道光皇帝正死了一位愛妃，閱卷大臣，要拍皇帝的馬屁，題目出的是落葉賦，又以樹猶如此人，何以堪八字爲韻，無非取那哀蟬落葉之意，可巧道光皇帝看到二等末了幾本卷子的當口，忽然想起亡妃之事，一時悲中從來，便沒心思再往下瞧，卽把手上幾本卷子隨便一擺，揮手卽令太監拏去，閱卷大臣接去一看，曾國藩考在二等倒數第一的，竟變爲二等順數第一起來，起初都覺不解，及至翻開卷子一看，方才看出內中有那除非天上能開不夜之花，安得人間長種恆春之樹，知道此卷說着皇帝心病，所

以有此特達之知，連忙把曾國藩陞補了翰林院侍講，且放四川省的正考官，國藩這三樁的巧遇，第一是悞洒墨漬，第二是皇帝隨手擺錯，他一點不知，就是賦中的那一聯句子，他也並不曉得宮中死了妃子之事，他是因見有那八字爲韻，偶然想起春燕起來，可以切題，才做上這一聯的，不想陰錯陽差，竟便宜他得了一件陞官得差的大喜事，話雖如此，一半也是那時他已有了道學之名，做人不錯，無意之中，食了此報，正合人情天理，此事人鮮知者誠國祕史作者探入此書乃成妙文國藩既已放了四川的正考官，自然擇日起程，到了成都之後，總督將軍以次都到城外，那座黃花館裏，跪請聖安，然後導入闈中，四川的接官廳名叫黃花館作者遊川久故知之正是。

漫道文章沒公道 須知武藝本天生

不知國藩入闈之後，有無甚麼事件發生，且闕下文。

評曰：坊間敘述中興功臣之書甚多，惟無由微時作起者，此書歷叙文正公之家事，以及出身，如數家珍，既詳且實，預料一經出版，必爲萬衆歡迎，蓋此

種小說既能引人入勝，復於讀者增入學問不少，洵爲有益於世道人心之作。書僅二回，已能寫出無人所知，無書可攷之秘事若干，則一部洋洋大觀，復不知顛倒幾許讀者也。佩服。

黎錦
暉主
編最
新
歌
集

三星歌集

黎明暉編 一冊實價三角

四美之歌

薛玲仙編 一冊實價三角

明月夜曲

張簧編 一冊實價三角

都會之歌

羅靖華編 一冊實價三角

隔牆歌譜

張弦編 一冊實價三角

玫瑰室曲譜

王人美編 一冊實價三角

出塞新聲

胡笳編 一冊實價三角

甜歌一打

黎莉莉編 一冊實價三角

倚琴樓歌譜

徐來編 一冊實價三角

芸窗歌選

張靜編 一冊實價三角

天聲曲集

白麗珠編 一冊實價三角

黎明之歌

于斯泳編 一冊實價三角

上海大衆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
各大書局
均有代售

第三回 分屍飲血神勇堪驚 鬪角鈎心聖衷可測

國藩入闈之後，他因自知初次衡文，不但關防嚴密，恐怕有人私通關節，就是對於各房官所荐卷子，十分慎重，且將所有落卷，都要親自查過，免有滄海遺珠之事。如此存心即是一班寒士之萬家生佛所以道光二十三年癸卯那科，各省中式的人材，要算四

川省最盛。不愧名臣等得考畢，國藩因有王命在身，照例不得逗留，起程那日，仍由

總督將軍，各率所屬，親自送出東門，寄請聖安。清朝儀注臣下對於皇上萬分恭順比較明朝制度尤為隆重讀者勿忘君主之毒國藩

送走衆官，正待鳴鑼升炮開船，直向宜昌放去的當口。開船時鳴鑼升炮係二品大員隨制國藩為正考官欽差排場忽聞

岸上人聲鼎沸，喊叫連天，似乎發生重大案件樣子，便命隨身差弁，上岸探明

報來，差弁奉命去後，直過好久，方始回船稟報，說是沐恩。沐恩為武官對於上司自稱詞上岸打聽，

據幾個老百姓告知沐恩，說是這場禍事鬧得不小，因為昨天有個名叫鮑超

春英於此一現伏筆的游勇，從前曾在糧子上當兵。糧子即老百姓稱呼練營之謂後來革了名字，姓鮑的雖然

有點武藝，因他怪喜酗酒滋事，脾氣不好。雖屬貳詞英雄本色川省當營官的都不肯補他

名字，他便沒有吃喝，只好去打爛賬。國藩聽到這兒，便問打爛賬可是公口，差弁卽把腰幹一挺，雙手一垂，也是武弁對上司之禮節接口稟道：不是的，大人所講的公口，俗名哥老會，打爛賬就是要飯的。國藩聽說，哦了一聲，微笑道：就是教化子，國藩能知公口三字已算留心民事之人說着，又命差弁快說下去。差弁又接說道：姓鮑的打了爛賬，昨天已把他婆娘宋氏，價賣給一個下江的南貨客人，川人稱南方爲下江人說定今天人銀兩交，不料此地有個姓向的老少，川人少爺之稱呼老子做過一任大官，一生最是貪花好色，一見姓鮑的婆娘，長得不錯，一文不給，硬要霸佔，姓鮑的和他爭執，他就喝令打手，要想細起姓鮑的來，這個姓鮑的原是一位殺星轉世，只一回手，就把那班打手一連打倒幾個，向老少見了，自然更加大怒，自己奔去幾脚，就將姓鮑的婆娘踢下一個小產娃娃，姓鮑的豈肯讓他，當場一把將他一個身子一撕兩片，連湫在滿地的血水都爬在地上一齊吃下肚去，向家的打手一見鬧出人命，飛奔報官，此地東門一帶的老百姓，目見姓鮑的是個好漢子，大家叫他趕快

逃走、姓鮑的反說一身做事一身當、情願償那狗毡巴造的性命、現在鬧成一片、却是大家動了公憤、差弁一直講至此地、忽然聽得岸上有了開鑼喝道之聲、又接說道、這個鑼聲大概是成都縣前來驗屍來了、國藩聽到這兒、便將眉頭一皺道、這個姓鮑的性子也太躁了、此件案件、只有前去告狀、方是正辦、現在出了人命、反把一場上風官司弄得成了下風、未免可嘆、差弁又稟說道、回大人的話、可要去將縣裏傳下來問問、國藩搖頭道、不必、這些事件、本是地方官的責任、我們不好過問、說着、將手一揮道、我們還是開我們的船吧、差弁應了一聲、喳、立即退下、傳諭開船、現在不講國藩回京覆命、先叙鮑超這邊、原來鮑超字春亭、後來有了戰功的時候、方才改作春霆、他是四川奉節人氏、世代務農、直到他的手上、偏偏不愛做那莊家、只喜使拳舞棍、但因未遇名師傅授、憑着天生的一股神勇、三五十個人、也還不能近他身子、不到三十歲、已經長得身長體壯、望去儼似一位天神、隨地寫來
神氣活現大家見他有些本領、勸他前去當兵、

他就拋下一位老娘，一個婆娘，

川人稱兒們之稱

就到糧子上混了幾時，他的營官見他

捉暴客，

川人稱盜為暴客

捉匪人，是他長處，見他爛耍錢，爛喝酒，是他短處，每逢悞差的時候，

不過責他幾十軍棍，尙未革他名字，有一次馬邊地方蠻子作亂，

馬邊縣爲夷漢雜居之處

本省營務處

類同現在之參謀長

調動他們那營去打蠻子，那時綠營的暮氣已深，一遇見

仗，就要潰散，當時鮑超因見他們正和蠻子殺得起勁的當口，一班弟兄

前番土稱兵

士爲弟兄大家似有潰散之勢，他就飛身衝到陣前，厲聲大喊道：「此刻正在吃緊的

時候，只要大家能夠繼續再打下去，一定可以得到最後的勝利，你們一有戰

爭就要散糧子，現有老子在此地，萬不能夠，鮑超一邊聲若洪鐘的在喊，一邊

一雙眼珠紅得發火，勢如一隻餓虎，就要噬人一般，他的一班弟兄們居然被

他威勢所懾，沒敢逃跑，於是那陣竟打上一個大大的勝仗，這場功勞，誰也料

得鮑超起碼要升什長，

什長管十人與今排長同

豈知他的營官冒了他的功勞，還要嫉他之才，

倒說回省之後，說他犯了營規，將他革去名字，鮑超當時這一氣幾乎要嘔血，

前清用此等人帶兵焉得不亡國家

但是沒法奈何，只好捲了鋪蓋走路，回到家，他的老娘問他怎麼

回家，他便把棹子一拍，氣鬨鬨的答道：「老子已被那個毬戳臉的小鱉蛋革了

名字，

毬戳臉，川人習詞

老子不回家來，還在那兒幹甚麼，

對老娘稱老子，只有這位老爺

他的妻子宋氏聽不

過去，喝阻他道：「婆婆好言問你，你就該好好的對付，這般生相，像個甚麼樣兒，

口吻

鮑超聽說，也不辯白，單把他的眼球一突道：「老子幹不了那種賣鈎子的

行徑，

川人謂臂爲鈎子，鮑超之語意猶言不肯說事人而得功名

你又奈何老子，快去燙酒，老子餓了整天了，宋氏一見

丈夫發火，不敢再說，單說家裡沒錢，拏甚麼去打酒，鮑超聽了，大踏步的出門

而去，幾天不回家來，也是常事，宋氏全憑十指，每天出去縫窮，得些零錢，养活

婆婆，鮑超明明知道，也沒半句慰藉妻子之語，

寫英雄處在困窮，大似破龍失水之意，筆致凌空

一天鮑超的老

娘得上一場急病，不及醫治而死，鮑超見了，光是乾號一陣，就挖他娘草草棺

殮，請了四個隣人，替他抬至祖塋安埋，隣人到來，看看棺材道：「這具雖是薄皮

棺材，若是抬到你們祖塋，也有七八里地，至少須得四串大錢，酬勞我們，鮑超

拍拍他的肚兜道：「老子有的是銀子，莫說四串大錢，並不算多，就是十兩八兩，老子看在老娘面上，也得送給你們。」隣人聽了大喜，於是高高興興的抬了棺材，噯唷噯唷的走去。鮑超和他妻子兩個，沒錢戴孝，就是隨身衣服送葬，等得走到半路，隣人歇下棺材，要向鮑超先取抬資，因為素知鮑超爲人，事情過後，便要反臉不認人的。那知鮑超本來沒錢，起初拍拍肚兜，乃是一種哄人之計。直漢也會用計文章激透此時一見大家向他逼現，倒底是個直漢，不能堅持到底，只得老實說出來，內中有個較爲精靈的，卽和其餘的三個，悄悄地做上一個手勢，三人會意，仍復抬起再走。鮑超夫婦二人，還當他們情願賒賬，方在心裏暗喜，不料那些隣人，把那棺材剛剛抬到一座萬丈深巖的所在，陡然之間，只見他們把那棺材向那深巖之中，砰砰的一丟，那具棺材立時就像滾湯糲一般，噶碌碌的滾將下去，及至着地，那具薄皮棺材，本不結實，早已打個稀爛，屍身跌成兩

段那些隣人用出這個辣手，也怕吃了鮑超的眼前之虧，大家頓時拔脚就跑。那時鮑超又要追人，又要去顧屍首，弄得無法分身，只在那兒頓脚大罵，還是宋氏勸他道：「此事原是你的不是，不該去哄人家白抬棺材，況爲上人之事，更加不可因此和人生氣。現在並沒銀錢再買棺木，不如我們二人繞至山下，索性就在此地掘個深潭，埋了婆婆，再說相公將來果有發跡之日，隨時可以遷葬的。」不愧將來做到一品夫人調度確極有理鮑超初時大不爲然，後來一個人想了半天，依舊一無法子，方始仍照宋氏的主張，藉據一個舅而無謀之好漢同着宋氏，繞至山下，各人找上兩根斷樹老杈，挖成一個土穴，埋下屍身，大哭一場，方才回家。那些隣人也怕鮑超前去尋事，早已躲開。細鮑超和宋氏兩個，又混半年，實在混不下去，前去各處吃糧，又沒人肯補他的名字，只得和宋氏商量，要想將她賣給人家，得些銀錢，便往下江吃糧。宋氏聽說，掩面而泣，是不舍夫妻之情道：「我們兩個，與其一同餓死，自然你去吃糧，方有一個出身巴望，爲妻爲你改嫁，也是命該。」是遺丈夫之命鮑超也就流淚的答道：

你能這樣，我很感激你的，不過此地沒人敢來買你，也沒人買得起你。帶出秦節地方之貧

只有隨我去到成都，方有法想。宋氏微喟一聲，也沒說話。沒有說話繪出宋氏無可如何那知一到

成都東門，立即鬧出一場人命。縣官一到，驗了向老少之屍。鮑超一口承招，是

他打死一班老百姓，看了不忍。大家聯合多人，各執棒香一枝，名曰跪香，都向

縣官去替鮑超求情。縣官命人驅散，即將鮑超帶回衙門，押入死牢，又虧那個

南貨客人，因見這場事情由他而起，除了當場送與宋氏一百兩銀子，教她快

去打點衙門外，自己又去懇求遊川同鄉，搭救鮑超。遊川同鄉瞧見南貨客人

如此熱心，各人真的出力。鮑超方始未得死罪，辦了一個充發極邊的罪名。後

來又遇一位訟師替他設法，居然脫罪回家，仍與宋氏重圓破鏡，且由軍功起

家，封到男爵。雖是他的戰功風水之事，也有一半。此是後話。將來再講。現再接

述國藩於道光二十三年的冬天，方回京師。他的座師穆彰阿，那時已經戴了

相貂，便保他這位得意門生，充文淵閣校理。敘得二十四年，轉補翰林院侍讀。

兼充翰林院教習庶吉士之職，二十五年，又充乙巳科會試第十八房的同考官。當年九月，陞了翰林院的侍講學士，十二月裏補了日講起居注官，並充文淵閣直閣之事。國藩的官運既是亨通，他的學問德望，也就同時大進。家中書信，雖仍來往不絕，總以他的祖父祖母、父母叔嬭等人不肯來京就養，未能晨昏定省，畧盡下輩之孝，視爲一樁大不如心的事情。幸虧歐陽氏替他養上一孩，取名紀澤，因思他的祖父祖母，得見這個孩子，又是四世同堂，方才有些高興起來。文正似信風水家書，常言之紀澤彌月那日，大作湯餅之宴，等得衆賓散後，單留幾個知己的朋友，再作清談，留下的幾個是：倭仁，即將來的倭文端公；唐鑑，何紹基；肅順，徐芸渠，凌荻舟，黃正甫，張潤農，以及湖南益陽的胡林翼等人。胡林翼，字旼生，號潤芝，道光乙未翰林，乃父達源，就是嘉慶己卯科的名探花。官至詹事府正詹，那時已經告老還鄉。林翼現爲國藩的同鄉同衙門，又有幹才之稱，所以和他格外莫逆。胡文忠之名於此出現，布局之法較爲新穎當時大家初談吏治，繼談經濟，再談學問書

法後來又談到人才，胡林翼忽然笑了起來，大家不懂笑的理由，問他所笑何事。胡林翼道：我是笑的那個左季高，才雖開展，未免太覺自滿。國藩也笑問道：潤翁不是說的湘陰人左宗棠麼？左文襄如此出現，又是一個樣子。我曉得他中在壬戌科，可惜屢次會試未售。唐鑑岔口問胡林翼道：這位左公怎樣自滿？胡林翼道：他說諸葛亮是古亮，他是新亮，他又說我那同鄉郭意誠是老亮，並承他的謬許，贈兄弟一個今亮，其實兄弟連一個暗字都恐怕覈不上，怎敢當心亮字呢？語極滑稽。黃正甫、張潤農一同問道：這末我們這位滌翁呢？胡林翼見問，光是笑而不言。國藩赶忙拏話拉開，大家又談一會，方始各散。又過兩年，已是道光二十七年，國藩那時文名大盛，朝臣也有幾個知他是穆相的門生，自然未能免俗，也就愛屋及烏的推許起來。不久，國藩奉旨派充考試漢教習閱卷大臣，十月裡又充武會試正總裁，旋又派為殿試讀卷大臣。這年的新科翰林李鴻章來拜國藩，等得走後，國藩回至上房，對他歐陽夫人說道：李安部郎的世兄，我瞧他非但聲朗

氣清，且是鶴形，異日的名位，必定在我之上。那時歐陽柄鈞可巧在旁，便問國藩道：「姊丈如此留心人才，難道天下就要大亂不成了麼？」國藩微笑道：「亂久必治，治久必亂，這是天道循環之理，但願我們不致眼見亂事。」那就大妙。謂微柄鈞姊弟二人，素知國藩已經學貫天人，此話決非空泛，便勸國藩何不趁此平時，上他幾個條陳，好請皇上一一採納施行，也是防患未然之道。國藩聽說，微微一笑，認爲知言。描寫道學之態，令人可笑第二年的正月，國藩果然上了一本封奏，道光皇上翻開一看，見是滿紙不離道治二字，不覺有些看了生厭，隨手提起御筆，批上迂腐欠通四字，此疏留中不發。後來有個姓魁的太監，無意之中傳出此話，鬧得滿朝人士，無不知道。當時有些不嫌於國藩的人物，還要從旁加上幾句，說是曾某的聖眷業已平常，大家須要少與往來，免得將來有了禍事，帶累自身。大家聽了此話，個個暗中認爲有理，說也奇怪，京城真也勢利。這樣一來，這位現任翰林院侍講學士曾國藩的府上，除去平日意氣相投的幾個知己朋友之

外好說得狗也沒有一隻上門，奇妙事國藩平日本來已經介介自守，不肯出去聯絡朝臣，這半年來的門可羅雀，他雖未曾介意，倒把他的那位老師穆彰阿相國替他大担心事起來，有一天，可巧皇在那便殿召見穆彰阿，穆彰阿一等奏對完畢，竭力保舉曾國藩遇事留心，要請皇上大用，穆彰阿的爲人，雖然太覺貪財，可是伴君已久，皇上的聖衷，他真無一不知，這個遇事留心四個字的考語，恰與迂腐欠通四個字鍼鋒相對，第二天，皇上果然有旨，召見曾國藩問話，國藩自然遵守古禮，不俟駕而行的趨朝，豈知自從五更三點進宮，一直候至下午，方有一個太監前來傳話，說是皇上此刻業已回宮，教他次日仍是五更三點進宮預備召見，國藩退出，不懂此事，也不回寓，就去找他老師穆彰阿，告知奉召未見的事情，不解也穆彰阿聽畢，側頭默想一會，便與一個心腹管家咬上幾句耳朵，將手一揮道：快去快來，那個管家去後，穆彰阿方對國藩附耳說道：加一附耳二字，便見此事重要俺曾在皇上面前，保你能夠遇事留心，今天皇上召而不見。

留心

其中必有道理，俺已命人進宮拜托一位姓魁的太監，請他把你今天恭候召見所坐的那間屋內，不論所擺何物，所掛何畫，須將物件的名目、畫上的字花，統統抄了出來，讓你回去連宵記清讀熟。明天皇上召見，俺能預料決不能逸出那間屋內的範圍。國藩聽了，口上雖在連說老師如此替門生操心，真是恩同罔極，其實心內，還只入分相信。這天直到晚飯已後，方見進宮去的那個管家，恩恩的持了一大包東西回來，呈與主人之後，穆彰阿疾忙打開一瞧，臉上立刻現出滿極意的笑容，就把那包東西遞給國藩道：「魁老監，他真不愧為一位辦事的能手，所以皇上如此歡喜他。他雖然收了俺的三千兩銀子，可是這一

一大包東西，也虧他去細細的抄下來的呢。國藩一邊在聽他的老師說話，一邊已經看見包內全是抄成的白摺，不但件件物名抄得有來有歷，就是畫上的字蹟花卉，也都抄得清清楚楚，正擬仔仔細細，一本本看去的當口，已見他的老師指着一本白摺，鄭重其事的對他說道：「這是那間屋裏掛的幾張屏條，

上面全是俺們乾隆老佛爺在日六巡江南的事蹟，皇上常常和俺說起，也想仿照祖上的辦法，一巡江南爲樂，誰知總沒得到機會，皇上既是不能如此心願，只好把那乾隆老佛爺六次南巡的事蹟，讀得爛熟，也算過癮，俺料定明天召見，必定問及此事，你快快回去，連夜讀熟，牢記胸中，不可一字遺忘，要緊要緊，說着，又捋鬚一笑道：賢契將來的扶搖直上，簡在帝心，就在這一包東西之中的了。滿人親測帝心的功，夫確較漢人爲優。國藩謝了老師，恩恩回寓，百事不做，關上房門，連夜讀那白摺之上的東西，第二天，仍是五更三點進宮，沒有多久，卽蒙召見，皇上所問果然不出穆彰阿所料，國藩既已有了准備，自然奏對如流，皇上不禁微笑，一驚道：朕嘗聽人說過，爾能遇事留心，朕還以爲爾於古人之學，能夠留心罷了，殊不知爾於聖祖南巡之事，竟能記得如此清楚，誠屬可嘉，國藩趕忙免冠碰頭，謙遜幾句，退下之後，又去見他老師，尙未開口，穆彰阿已含笑的先說道：今兒召見之事，俺已盡知，你且回去休歇休歇，靜候好音，就是正是。

直士不如邪士智 才人合受美人憐

不知國藩召見之後，究竟有無好處，且閣下文

評曰：此書之妙，妙在句句寫實，非第某事某人，記載綦詳，卽某地某歲，亦毫釐無訛。鮑春霆困頓居鄉之時，正文正公試川之日，一相一將，聞名而不會面，事實固若此，而亦布局之得法也。俗諺有善人爲百神補助之說，如穆彰阿爲有清一代之神姦大慝，竟能傾心於文正公，若斯，或卽邪不勝正之謂歟。

王人
路編

動物圖說

全書四冊
每冊定價
一角
(七折)

本書係兒童常識圖畫書。

已出四集，每集裏有三十八種不同的動物。上面是圖，下面是說明，圖是將各種禽獸的形狀繪出來，說明是將各種動物的類別和特點都講出來。兒童看了此書，勝似游覽動物圖，能夠得到學識上之進步不少。

沈子丞許達年編

低年級生叢書

本書係根據教育部頒佈之幼稚園課程標準編訂而成，可選入幼稚園正式課程，或初級小學之補充課本。內容文字與圖畫並重，俾增加小學生讀時之便利及興趣。

▲三個小朋友

一冊 定價大洋二角 (六折)

▲洋娃娃的故鄉

一冊 定價大洋二角 (六折)

▲小妹妹的花

一冊 定價一角五分 (六折)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第四回 風塵俠妓巨眼識才人 草澤英雄傾心結奇士

這天國藩回轉寓中，尚未脫去衣帽，只見他那老家人曾貴，拏進一大疊片子，笑嘻嘻的說道：「剛才老爺還沒回家來的時候，各部堂官，以及九卿各道，陸續的都來拜會，內中還有幾個老實說出，老爺召見稱旨，日內必有喜信等話。」國藩聽說，就在曾貴手上隨便看了一看片子，以備分別親往謝步。歐陽夫人在旁笑着道：「現在這班人，真的有些勢利，前一向並沒一個鬼來上門，今天又彷彿前來道歉似的，在我說來，就是唱戲，也沒這般改扮得快的呀。」官場中戲場古來早有人國藩微微搖首道：「這就叫作做此官行此禮，世風澆薄，人心不古，夫人何必視爲奇事，只是天恩高厚，穆師栽培有進無已，怎樣報答才是。」歐陽夫人和曾貴兩個一同接口道：「老爺不記人家之短，只記人家之長，這也只有克勤克慎，舍家爲國罷了。」國藩連點其頭道：「我正爲此，所以至今未告終養。」曾貴又說上一派舊話，方才退出，沒有幾天，國藩便奉軍機處傳旨，派赴盛京。即現在之奉天省

查辦一件要案，等得查明辦妥回京，已是道光二十九年的正月，卽奉明詔，授爲禮部右侍郎之職。國藩因見越了四級飛陞，反而有些慄慄危懼起來。在他意思，還想奏請收回成命，又是穆彰阿以及肅順、倭仁等人，都來相阻。國藩始行謝恩到部辦事。到了八月，又奉旨兼署兵部右侍郎，兼充宗室舉人覆試閱卷大臣。九月裡，又充順天鄉試覆試閱卷大臣。十月裡，又充順天武鄉試校射大臣。國藩方在黽勉從公，上報國恩的時候，那知就在這年冬天，突接他那祖父星剛封翁在籍逝世的訃音，自然十分哀悼。遵制在寓成服開吊，並請假二月在家讀禮。一天忽然想着一件喪制，自己有些疑惑不決，急命曾貴去請胡林翼前來商酌。曾貴去了回來，說是胡大人胡林翼早於頭一年捐陞道員去，到貴州候補去了。國藩聽說大驚道：他竟出京去了。不捨之意 情見乎詞怎麼我一點點都不知道此事呢？歐陽夫人岔嘴道：這樁事情，怪我忘記不好。去年老爺奉旨去，到盛京查辦案子的時候，胡大人確曾來過我家辭行的。國藩聽說道：這末他

去了一年多了，爲何並沒一封信給我，莫非怪我失禮不成，說着，又連連嘆氣道：「處世真難，稍一疏忽，便要得罪朋友。」歐陽夫人道：「老爺不必多疑，像老爺處事這般周到，我說世上已是少有的了。」胡大人就是沒有信來，安知不爲別樣事情耽擱，不好一定說他在怪我家國藩聽得他的夫人如此解說，方才沒話。這末那位胡林翼編修，究爲何事，在京年餘，不給國藩一封書信的呢？原來却有他的道理，他本是一位名探花之子，自己少年科第，初入詞林的當口，還以爲有他那般才華，那般經濟，指日就可像擲陞官圖一般，只要連擲幾個紅色，便能直到協辦。敘事以遊戲口吻出之，洵游刃有餘之筆。不期事實和理想，竟是大相徑庭，浮沉了京華多年，眼看會國藩一人，只是扶搖直上，朝廷並沒一點好處及他，正在有些牢騷，自嘆懷才不遇之際，忽遇他那名叫盛康字旭人的一個門生，以道員進京，引見前去拜他。旭人即盛宣懷之父，頗屬富有。師生相見之下，林翼首述不得意的近狀，盛康便安慰林翼道：「可惜先生是要由大考陞官的，倘若不耐守候，門生此次進京，引見帶

有一筆餘錢，先生何妨也捐一個道員出去混混，只要隨便一轉，陳臬開藩，直到督撫，也非難事。林翼聽了，把心一動，道：賢契的說話，本已不錯，又肯替我出資報捐，更是好意。不過我就是捐了官，前去候補，無如資斧無着，仍非良策。盛康又說道：師生之誼，本同父子，門生家中還堪溫飽，先生候補的資斧，儘管去問門生拏去。況且先生具此奇才，到省便可署缺的，決不致久作閒散人員的。林翼聽了，方始大喜。師生二人商量之下，決計捐個候補道員，指分貴州。後來他們師生同路出都，林翼竟在天津地方迷戀一個名叫大姑的私娼，大嫖特嫖起來，再加盛康又是一位少年公子，對於嫖的一字，視作名士風流，連杜牧都不能夠免此。其實盛康的嫖，完全是個色字，林翼的嫖，完全是個忿字。楚分得清楚完全筆

有一天，盛康去找林翼，尙未跨進大姑的臥室之門，就聽得大姑的聲音，在稱贊林翼道：胡大人，你這副對子，真夠得上寫作俱佳兩字，又聽得林翼呵呵一笑的答道：瞧你不出，你還能夠識得一點好歹，可惜現在國家沒有女科之

制，否則你也得受那迂腐欠通的考語呢。

此處一提文勢，更不冷落女科二字，又能映照後文，誠為長篇說部之正宗體裁。

盛康聽至

此地，慌忙一脚闖入房內，問着林翼道：「誰是迂腐欠通？」盛康問了這句，忽見棹上放着一副對子，非但寫得龍蛇飛舞，躍躍欲活，就是那兩句大抵浮生若夢，姑從此處銷魂的聯語，虛寫姑字，也是巧筆，便又不待林翼答話。

上文意寫得有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之勢。

跟着去問大姑道：「你本是一位不櫛進士，可知道我們這位先生寫此一聯的，意思麼？」大姑一面已將那副對聯，自己去掛在壁間。

容從

一面笑答道：「怎麼不知，你

們這位先生，他因懷才不遇，要想借我們這個醇酒婦人，糟蹋他的身子，以求速離這個世界。大姑說到此地，把她一雙媚眼，望着林翼，臉上一瞞道：「可說着了，沒有盛康方要接口，已經不及，却被林翼搶先答着大姑道：『被你猜中。』林翼說了這句，忽又長吁一聲道：『不圖我於風塵之中，倒還遇見一個知己。』大姑聽了，正色的打着津語答道：『胡大人承您的情，瞧得起俺，謬贊一聲知己，您得聽俺一句半句。』方才不枉俺們倆認識一場。盛康忙替他先生代答道：『大姑姑娘，

你有甚麼言語，儘管請說，我們先生，作興被你勸醒，也未可知。大姑聽了，便請林翼盛康二人，一同坐下，自己坐在林翼身邊，方始朗朗的說道：

可見胡盛二人因問答，促無暇顧及去

坐天生英雄，必定勞其筋骨，餓其體膚，以備歷練出來，將來爲國大用。現在胡大人尙未至此，僅不過功名蹭蹬一點罷了，快請不可作此頹唐之想。倘若胡大人真的存了灰心世事的心願，作了牡丹花下之鬼，後世的人們，只知您是一個浪子，不知您是一位奇才，豈不冤枉。依俺之見，再玩幾天，趕快去到貴州到省，大姑一直說到這兒，又朝盛康笑上一笑道：你們先生既是許俺是他知己，俺就更加不敢悞他。盛康聽說，不禁砰的一聲，頓足大贊，不防一個恩迫他的尊腳，竟把大姑的一隻蓮鈎踏痛，立時只聽得哎喲的連聲喊了起來。林翼在旁瞧得清楚，便用手去指指大姑的鼻子道：誰叫你的嘴止，說得宛同唱蓮花落一般。說着，又一面笑指盛康，一面復向着大姑扮上一個鬼臉道：他是不贊成你的說話，故此有意踏你一脚，給你痛痛的。

三人皆皆鄭重其事，文勢頓成呆滯，林翼一個打滾，并見身分

大姑一邊

還在揉着她脚，一邊也佯恨了林翼一眼道：俺是好心，不得好報，你們師徒兩個，統統不是好人。三人互相笑了一會，林翼始將曾國藩因上條陳，得着當今皇上迂腐欠通考語的事情，講給盛康和大姑聽了。大姑含笑道：俺常見宮門抄上，清朝宮中有宮門抄，督撫藩臬有轅門抄，後時無報紙故也。曾國藩曾大人的差使是不斷的，怎會有此考語？林翼

笑笑道：要末可以碰見皇上一個不高興的時候，其實曾滌生何致欠通呢？這

天大姑異常高興，特地親去做了幾樣小菜，陪着林翼盛康喝酒，喝上一會，她

又正色的問林翼道：你倒底幾時動身？你得說定一個日子，俺方放心。不愧林

翼便把手掌一颺道：再過十天，大姑點頭道：這也罷了，但是不准翻悔。林翼聽

說，手指盛康道：他做保人可好？大姑還緊問了盛康一句道：你不能欺俺。盛康

拍胸道：你放心，到了那天，我們先生真的不走，我也一個人走了。大姑聽說，很

覺歡喜。這十天之中，倒也打起十分溫柔的精神，陪着林翼取樂。確有十天之

後，大姑便自作主張，辦上一席餞行酒，替他們師徒二人餞行。林翼至此，不能

不走，誰知林翼雖然離了天津，沿途依舊問柳尋花，並不急急前去稟到，甚至路過那些鄉村茅店，對於極不堪寓目的土妓，他也無不流連忘返，盛康不解其意，有時也去問問他的先生，爲何忘了大姑之勸，林翼笑答道：大姑終究是個女流，眼光怎樣能遠，她能勸我去幹正徑，已算難得。至於世人不能知我也與孔夫子的吾道不行一樣，你要想想看，京師地方，乃是一所人才薈萃之地，既連如此一座京師，我也不能發跡，何況貴州那個邊隅省分呢？盛康又勸道：先生學問太高，不爲流俗所識，但是一逢機會，那就不可限量，門生現在聽得兩廣一帶，很有一些匪類作亂，其志不小，連那徐少穆制軍，即林文忠公，則徐之號也難制止，足見不能等閒視之，先生還是快快到省，不可自失良機，林翼聽了這番極懇切的相勸，方才下了一個決心，毅然答道：既是如此，我就再等十年，十年之後，再沒人去用我，我便披髮入山。論者嘗以熱心中二字加諸文忠，其實孔子亦有佯麟之感。盛康接口道：准定如此，我們決計分道揚鑣，林翼道：這末我與賢契相約，大家十年之內，不再作這狎邪

之遊盛康忙去拏出五千銀子，贈與林翼，作爲到省的旅資，自己卽於次日，獨自前去到省，後來補了天津海關道缺，腰纏十萬，退歸林下，他的兒子名叫盛宣懷，因獻鐵路收作國有之策，民情鼎沸，清室之亡，大半爲此，此乃後話，將來細叙，現在單說胡林翼稟到貴州省之後，那時黔撫是個姓赫的旗人，如何能知他是一個奇才，還瞧他是翰林出身，每逢考試之事，委他辦辦而已，林翼既是仍不得志，故沒心緒寫信給他京中的一班故人，曾國藩却是疑錯，歐陽夫人倒有一大半猜中，這年歐陽夫人又生一子，取名紀鴻，第二年春上，國藩的祖母王氏也過世了，國藩仍守二月之制，銷假之日，奉旨兼署兵部左侍郎，咸豐元年，又兼署刑部左侍郎，第二年的六月，放了江西省的正考官，他就率了全眷同行，預備考畢，請假回籍省親，及至走到安徽太湖縣地方，忽接他那生母江太夫人仙逝的訃音，趕忙奏請了艱，匍匐奔喪，八月中旬，方才抵家，號哭進內，撫棺大慟，那時他的老父竹亭已經六十外了，卽同他的叔嬭都去勸他

節哀辦理大事，國藩只好遵命，他的幾個兄弟也一齊和他去說，大哥此次回家，當然要俟服滿，方能進京，陛見，現在國運不佳，廣東的土案，剛剛鬧清，廣西的土匪，又在大亂，大哥回家安逸安逸，未始不是好事，國藩聽了，大不爲然的答道：爲的是受國恩，絲毫未報，國家有事，正是爲臣下的臥薪嘗胆之秋，你們大家反而認爲應該趨吉避凶，殊屬非是，有教弟他的幾個兄弟聽了，知道國藩的學問經驗，勝過他們萬倍，自然唯唯承教，並不反對，國藩既在家中守制，不便將工夫騰出來寫另外一個奇人，此人姓錢名江，表字東平，浙江歸安人氏，道光二十八年，他正二十八歲，自幼父母雙亡，依他叔父錢閱長成，甚麼諸子百家，甚麼六韜三畧，上自天文，下至地理，無書不讀，無事不知，敘錢江又是一樣筆墨故稱奇人不稱奇才奇才異，奇人難字，搗作者之意，十分重視錢江，似爲曾胡左李彭路等人所不及，惜爲洪氏所忌，他雖有此學問，誓不去下清室的科場，每與二二三知已談論，他說滿清自從吳三桂借兵進關，容易易的得了漢人天下，若能效着湯武的行事，不分彼此，愛民如子，也還罷了，豈知一得江山，就派多爾袞

那個殺星南下，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殺得城無人烟，野皆屍首，黃帝子孫遭殃，和古時候的同是亡國一比，更加慘酷萬倍。卑此幾句滿清之亡已有餘辜及至百姓懼怕殺戮，大家承認他們已是中原之主，還要猜忌過甚，各省都派駐防滿兵，這個駐防並非在防盜匪，明明在防百姓，就照君主之制而言，也應該知道民爲邦本，怎好彰明較著的排出駐防字樣。駁得有理也，虧作者能夠寫了出來既是這般防備，漢滿界限，分得如此清楚，試問一班百姓，豈非仍是俎上之肉？現在兩廣地方，很出幾個英雄豪傑，從前劉文叔舉義南陽，後來果成中興之局。可惜錢氏沒有武侯之堅忍，中興二字反贈滿人兩廣既想起義，最好是須有一個熱心的人前去，仿照戰國時代的蘇秦張儀，游說他們，將各方的人材，合而爲一，勢力集在中央，不怕不能逐走滿人。在錢江的這番議論，本來就是滿人方面的致命傷，無奈當時吃着清朝俸祿的人們太多，一見錢江竟敢倡言大逆不道之話，馬上飛報歸安縣官，以爲必有重賞，幸虧那位知縣姓魏名平，揚州人氏，素知錢江是個奇人。奇人二字作爲錢氏之稱，以後敘彼故多奇文奇事善言遣退那人，漏夜通

知錢江趕快逃走，錢江得信，卽向粵江進發，他在半路之上，買上一部縉紳一翻，瞧見他的故人張尙舉，正做花縣知縣，不禁大喜，也不再在他處耽擱，直到花縣，投刺進去，張尙舉果然倒屣出迎，携手入內，張尙舉先問道：「故人來此，有無其他的貴事麼？」錢江微笑道：「家鄉連年荒歉，不堪坐食，特地出外走走，張尙舉聽了一樂道：「敝縣甚小，自然不敢有屈高軒，故人倘肯暫時在此稅駕，乃是全縣數十萬人民之福，並非小弟一人之幸。」錢江笑答道：「這也不敢當此，好在我不本同閒雲野鶴一般，無所事事，卽留貴署，備作顧問，也沒甚麼不可。」張尙舉連忙收拾一間住室，待以上賓之禮。錢氏到處爲人歡，迎足徵其才。錢江旣在花縣衙中住下，於是天天出去，借了遊山玩水之名，隨處物色人材，好行他的大志。有一天，竟於無意中結識了一個名叫馮達號，叫雲山的志士，又因馮雲山的介紹，認識一位驚天動地的人物，你道此人是誰？就是將來的天皇洪秀全。每敘重要人物，必述歷史行文，卽成呆版，此處故又換了筆法。錢江一見了洪秀全，又知他最信教，現在手下的教徒，已有一二萬人數，因思

此人生有異相，復在壯年，既具遂去胡人的大志，只要後來不變初衷，漢室光復，定屬此人。

錢江未與洪氏共事，已防後變，初衷此所以謂之奇人。

這天即約馮雲山同到洪秀全的家中，洪秀全也因雲山的推崇，已知錢江是個奇人，萬分尊敬，當下邀至密室，又把他那堂弟洪仁發、洪仁達兩個，一同約至，五個人促膝的談起心來，洪秀全先朝錢江一拱手道：「小弟聽得我們雲山兄弟說起，先生是位奇人，特地叫他将小弟所抱的宗旨轉告先生，今天既承光降，自然贊成此事，不過小弟雖有此心，而無此學，務求先生看在全天下的同胞分上，盡情賜教，開我茅塞。」錢江聽說道：「秀全先生不必這般客氣，兄弟既到府上，敢不貢獻一得之愚。」秀全先生既具這個大志，時機已至，千萬不可錯過，秀全失驚道：「果然時機已經到了麼？」如此說來，更不容緩了，錢江便將他的椅子挪近一步道：「前兩年我們浙江地方業已發現一種童謠，叫做三十刀兵動八方，天地呼號沒處藏，安排白馬接紅羊，十二英雄勢難當，第一句的三十刀兵動八方，明年恰巧是道光三十年了，第二句

的天地呼號無處藏，乃是天下大亂，甚至就是天地也沒地方可躲之謂。第三句是指起義的人物，第四句是指起義人物大捷之意。兄弟自從聽了這個童謠之後，記起漢獻帝時代，當那董卓之亂，也有那些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後，不得生的童謠。後來董卓果然伏誅。

此方

此表錢江之天文學

所以特來訪求賢豪到此。

先表錢江之歷史學

此非自負本其素志

洪仁發、洪仁達、馮雲、山三個聽

到此地，一齊異口同聲的說道：先生既說大勢如此，要辦這件大事，趕快搜羅各方人材，最屬緊要。錢江又說道：人才二字，很有分別，因為內中有帥，才有將，才有運籌帷幄之才，有衝鋒陷陣之才，須要用其所長之才，合其所短之才，方能謂之全才。又次表錢江之運籌學從前呂留良、曾靜、戴名世等等，何嘗不是人才，他們的不能成事，都是失敗在欲速不達的毛病上，又以嘉慶年間，川楚一帶地方，曾以邪教起事，雖因沒有統馭的能力，以致敗事，然也震動數省，鬧了幾年，我們現在的，第一要着，須要聚集人材，先要得到主力，然後便可發號施令，洪秀全忙

問道、這末如何辦法、先生快快賜教、錢江聽說、即將他的手向洪秀全一指、正是、

隆中雖決三分策、帳下還須百萬兵、

不知錢江手指洪秀全、究爲何故、且閱下文、

評曰、此爲一部皇皇大著、人數過於水滸數倍、胸中須得有竹、眼底始能無花、觀曾國藩、鮑超、胡林翼、錢江、洪秀全、洪仁發、洪仁達、馮雲山、數人、一一出現、均各不同、早知作者決非貿然下筆者也、至每回書中、皆有一二女子以資點綴、此乃引人入勝之讀法、尤爲讀者歡迎、惟他項小說、可以面壁虛構、此則一事不可假借、故叙驚人之事、必具驚人之筆、讀者不乏淵博之人、觀此一書、嘆觀止矣、

王暉
編輯
四版
出書

字算尺牘百通

一元二角 對折 四角

全書三冊十餘
萬言裝一錦
盒定價大
洋二元

字、算、信，是人生三種基本學識，處世經商，皆不可少；一生的成功和失敗，也都在這上面。

但學習這三種學識，極非易事，不得其竅，雖學習十年，也是勞而無功！

本書就是指導這三種學識的導師，用淺顯明白的筆墨，來指示學習這三種學識的祕訣。字怎樣寫會好，算怎樣練會精，信怎樣寫通達，都有極詳細的說明。祇須照書練習百日，包你樣樣都精，成功一個有用的人才。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各大書坊均有代售

第五回 奸商薑鴉片幕府求情 戰艇中魚雷軍門殉難

錢江忽把他手向洪秀全一指的當口，洪仁發、洪仁達、馮雲山三個大家釘着錢江嘴巴在看，急於要聽講出甚麼說話。寫得勝過拍照當下只見錢江對着洪秀全很

決斷的說道：「秀全先生，既是手下已有一二萬個教徒，就從此事入手，做個號召衆人的吸力。」錢江本和洪兵所信之教不是正道，惟以此教堅人信仰而已。主持這件大事，現在自然只有秀全先生担

任。錢江之現在二字確有深意，因爲起義之人不必定作皇帝。洪秀全大失一驚的答道：「小弟奉求先生，正怕沒有這個

才力，萬萬不能担任。」馮云山、洪仁發、洪仁達三個搶着答道：「現在有了我們這位錢先生，隨時可以指教，大哥自然不可畏難。」錢江已接口道：「這是一件復讎的大事，並非其他貪圖富貴之事可比，誰有甚麼本事，誰幹甚麼，既不可以強求，也不可以推諉。」秀全先生只有答應下來，我們還得商量別事。洪秀全聽說連連稱是道：「這末小弟暫且担任，將來再說。」錢江不答這話，單問洪秀全可能忍勞任怨，以及種種吃苦之事。洪秀全毅然決然的答道：「這是做大事的人應

該如此的，先生不必管小弟能否如此，就是不能如此，也得如此。錢江擊掌大贊道：秀全先生能夠抱此決心，兄弟放心一半矣。錢江人馮云山岔嘴道：此等事情，最宜秘密，我們幾個，不能常常聚在一起，甚至官府一有風聞，我們便得東逃西散，不如今天趁大家在此，當天一拜，結個生死之交，諸位以爲怎樣？錢江一口允諾道：結義以堅心志，再好沒有。洪秀全不敢命人擎進香燭福禮，生怕因此漏洩出去，悞了大事，就同大家當天空身一拜，成了桃園之義。大家拜畢，錢江又對洪秀全說道：大哥只管竭力進行，做到那裏，就算那裏。兄弟回去之後，還想到各處走走，以便幫同大哥搜羅各項人才。洪秀全等人聽說，都說好。東平賢弟請便。錢江一個人回到衙門，只見伺候他的家人前來回道：張老爺已經來過幾次，說有要緊事情，要和師爺商量。錢江卽令這個家人進去通知，沒有半刻，張尙舉已經手持一信，恩恩的走了進來。一見錢江之面，便把他的雙眉一蹙道：省裏林制台忽有一封聘函送來，擬請我兄前去替他辦事。我

兄鶯遷喬木自然可喜，小弟不好強留，不過我兄一去，小弟便如失了左右之手，如何是好？說着，將手上的一封信遞與錢江，錢江接到手中，一看見那信上，倒還露出求賢若渴之意，暗忖他是一位制台，且負德望，我到那兒比較的可，以發展一些，至於此地不忍舍我，乃自私情，如何能顧一己的私情，悞了我那進取的大事？錢江不能不算熱心錢江默忖一過，放下那信，細便對張尙舉微笑着說道：「兄弟此去，於兄公事方面，不無益處，大丈夫的志向要大，眼光要遠，依弟之意，我們正好各幹各事，大家果能各做一番事業，將來回到故鄉，再去優游林下，也還不遲。」恐怕不能錢江後來披髮入山張尙舉因見錢江責以大義，無可如何，只好命人擺出一桌酒席，便替錢江餞行，錢江略略吃了幾口，也就獻欵而別。及到林制台那裏，林制台居然放炮迎接，升坑送茶，寒暄之下，相見恨晚，原來林制台的官名，就是則徐二字，別字少穆。後來林氏之事曾氏兄弟口中已經一現祖籍福建，曾由翰林出身，憑着清正廉明四字，一直位至兩廣總督，不但愛民如子，而且求賢若渴，因聞他的屬下花縣張

令署內

清朝之官制上司稱知縣爲令同寅稱知縣爲大令或明府

有個幕賓名叫做錢江，是位奇材異能之士，故此專函

聘請，及見錢江，畧畧一談，卽知名實相符，真正的佩服得五體投地，便請錢江

辦理摺奏一席，前清督撫衙門裡的幕賓，單辦筆墨的，分爲摺奏師爺，升遷師

爺，刑名師爺，錢穀師爺，文案師爺，繕摺師爺，書啓師爺，硃墨筆師爺，甚至還有

專寫馬封的師爺，只有用印，却是二爺，不是師爺，這些師爺之中，只有摺奏師

爺，最爲東家重視，因爲摺奏之上，往往因爲一字之訛，斷送前程的事情，很多

很多，從前那個年羹堯，他因征金川之功業，已封到脫頭無字大將軍之職，清朝

官制將軍之上例有字樣

也因一位摺奏老夫子把那頌揚皇上，朝乾夕惕四字，因要句子押韻，

改爲夕惕朝乾，就被一位御史參上一本，說是年某輕視皇上，不能朝乾夕惕，

有意顛倒其句，應座大不敬之罪，年羹堯後來一夜工夫降了一十八級，大不

敬也是內中的一款，還有乾隆時候，不才的鄉人鄔師爺，他充兩江督署摺奏

的時候，因爲能夠窺測乾隆皇上的聖衷，也和本書上一回所叙穆彰阿能測

道光皇上的聖衷一樣，所上摺子，沒有駁過一回。後來鄔師爺因愛賭錢，又喜穿了釘靴鑽入被中，那位江督惡他脾氣不好，將他辭退。那知換了一位老夫子，無事不碰皇上釘子，皇上因見那位江督前後判若兩人，嚴旨詰問。那位江督無法隱瞞，只得老實奏明鄔師爺辭退之事。乾隆皇上念他尚能不欺朝廷，據實陳奏，清廷最是疑忌，往往以不欺朝廷四字作爲赦罪之文，免致印下或生異心，竟至大逆不道。總算未降處分，單命江督速將鄔師爺

聘回，並有該幕何日回署，附片奏聞之語。江督只好急以重修去聘鄔師爺，鄔

師爺知爲聖意，乃與江督約定，按日須紋銀百兩，始就此席。江督不敢不允，後

來鄔師爺每日清晨睡在被中，必先望望棹上有無兩隻元寶，賬房師爺偶然

忘記，他便長眠被中，不肯起來辦公。長眠二字未免控苦貴同鄉矣。有一次江督接到批回，末尾竟

有乾隆皇上御筆親書鄔先生安否五個大字，江督嚇得慌忙衣冠接旨，這件

公事不能再落擋房，後由刑名師爺上了一個條陳，此旨付與鄔師爺收藏，鄔

師爺掣回家去，用着聖旨亭子裝了，掛在正樑之上，作爲曠世之典。此處正在急急忙忙敘述林錢之

忽然夾上如許閒文作者腹中古董之多不亞貴同鄉鄭老夫子矣惜乎註者無金靈嘆之筆一笑

再有慈禧太后七十萬壽的那一年，川督鹿傳霖

也因一位摺奏老夫子賀那萬壽的摺子裏頭，有了當年舉案齊眉一句，慈禧

太后見了大怒，說是鹿傳霖明明知她不是咸豐元配，有意用這梁鴻孟光的

典故，挖苦她是妃子，不是皇后，幾幾乎要將鹿傳霖革職，後來還虧慶親王代

為陳奏，說是此乃摺奏老夫子之錯，鹿某所用非人，罪尚可恕，方始了事。慈禧不
及乾隆

大慶亡國之兆本書下文，左宗棠任湘撫駱秉章摺奏的時候，笑話鬧得更其厲害，不才

也要賣個關子，下文再講。作者筆如游龍實有神出鬼沒之技故有下文層出不窮之妙文錢江既充兩廣督幕，所辦公事

自然辦得朝廷稱許，百姓謳歌。八個字省去不少閒文有一天，忽見一件公事上面，却是林制

台親筆批着，仰府縣嚴拏怡和行主伍紫垣到案，按律懲辦的字樣，連忙仔細

一看，始知伍紫垣蘆售外商的鴉片起家，已有千餘萬的財產，林制台平生最

惡烟土害人，他見伍紫垣經售外商的烟土，打算懲一儆百，且絕外商之望，錢

江既知林制台之意，便暗忖道：這件公事，我却不能順着東家的意思辦理，一

則洋人本有通商條約，既有通商條約，姓伍的經售烟土，不算有罪，如何可以拏辦？二則姓伍的既有千萬家資，京中的王公大臣，斷無不通聲氣之理，我們這位東家的聖眷雖隆，但也不是王公大臣的敵手，三則洋商若鬧賠款，豈非牽涉外交，這還是講的公事方面，若講我的私事，姓伍的既有千萬家當，我若暗中帮他一個大忙，他一定感激我的，他若知我有了交情，憑我三寸不爛之舌，必能說得他來投降我們，我們辦此大事，正在愁得缺少軍餉，有他一來，真是絕大好事，錢江想到這裏，便把這件公事壓了下來，但防林制台爲人樣樣都好，只有嫉惡如仇，他一發了牛性，無論何人，難以挽回的一樣不好，錢江正在一時想不出刀切豆腐雙面光的時候，忽見他的家人，送進一張名片，見是花縣衙裏的舊同事朱少農前來拜他，卽命請見，等得少農走入，見他背後還有一人，忙問那人貴姓，少農疾忙代爲答道：這是敝友潘亮臣，錢江不知來意，不便深問，只好先與姓潘的隨便寒暄幾句，正擬去向少農敘述別後之事，以

及訊問張尙舉的近狀，和只見少農吞吞吐吐，彷彿有件絕大的要事要說，又像一時不敢說的樣子。錢江爲人何等玲瓏，忙去偷眼一看，那個潘亮臣見他坐在一旁，也在那兒似有急不及待之勢，暗暗一想，道：「難道此人就是伍紫垣那邊的人，特地挽了我這舊同事，前來運動我的不成？」錢江想到此地，不覺一喜，便對少農說道：「此地關防甚嚴，我的家人都是心腹，少翁有話，儘說不妨。」少農聽說，方才低聲說道：「我這敵友，現充此地怡和行主的總管事，他的東家就是富商伍紫垣先生，紫垣先生經售洋商的烟土，歷有年所，歷任制軍，從未干涉。現在聽說林制軍要嚴辦他，他若先去告知洋人出來交涉，似乎反失國家面子，因此挽了兄弟同來拜懇東翁，怎樣替他想個法子，開脫才好。」錢江聽完，便與少農輕輕地咬上一陣朵耳。潘亮臣坐在一邊，起初不好冒昧插話，此刻又見他們二人在咬耳朵，不知這位錢老夫子，究竟是否答應。正在惶急無奈的當口，又見朱少農已在答錢江的話，道：「這末我就回了敵友出去，恭候你的。」

好音、音字還未離口，就來邀他同走。潘亮臣因已聽見好音二字，方才把心一放。恩惠的跟了朱少農出去。錢江送走朱潘二人，可巧林制台走來和他商量別樣公事，商量完畢，便問姓伍的那樁公事，可曾辦了出去。錢江見問，一想機會已到，忙對林制台說道：「這件事情，晚生正要請制軍的一個示，方好動手。林制台捱着鬚的問道：「老夫子對於這個病國害民的奸商，是不是覺得發縣嚴懲，猶嫌太輕，非得立請王命才好麼？」此間必使錢江一急錢江聽了，大搖其頭的答道：「此事如何可請王命，照例連拏辦都是錯的。林制台聽了一愕道：「老夫子的品行學問，本爲兄弟十二萬分欽佩的，兄弟決不疑心老夫子來替這個奸商求情，自然怕的引起國際交涉，不過兄弟想想，萬乘之國，不爲匹夫興兵，洋人雖是夷狄，未知大道，清朝大員往往有此口吻恐怕也未必爲了他國殺了一個奸商，沒有替他經售貨物，便要大動干戈之理。此其一，即使敢來和我們上國開釁，我們兵精糧足，何懼之有。此其二，就是這個奸商，朝中有人得了他的賄賂，怪我辦理不善，將我

革職，甚至拏問，我爲百姓而死，並不畏懼，此其三。一篇迂論可笑，一點仁心可敬。錢江仍是搖頭道：

清朝之總督有小皇帝之號，生殺由之。錢江僅一羈縻兩次，首屈固壯也。

晚生既承制軍錯愛，認爲尙有一得之愚，這件公事，不

能不與制軍細商。林制台側着腦袋，望了錢江臉上一眼道：「老夫子但請賜教，錢江道：「洋人本有國際法，又有通商法，保護代他經售貨物的外國商人，認爲

一件極大之事，現在他們的槍砲、火器，以及種種戰艦，我國實非其敵。制軍方

才所說，晚生覺得其悞有三。

林公本來此其迂腐，據說了三事，錢江竟以三者駁之，妙極。

制軍職任兼圻，何必去與區

區一個奸商拚死？制軍果遭不測，倘若國家一旦有事，再求如此一位忠心爲

國的賢臣而不可得，此其一悞也。制軍本爲禁售烟土，目的未達，反使外商愈

加胆大，其貨源源而來，我國奸商人人效尤，因此禍國殃民，此其二悞也。後來

督撫反以制軍前事之鑒，不敢再來禁烟，甚至歡迎烟土入口，此其三悞也。晚

生職司摺奏，爲兩廣人民的生命財產計，爲制軍的身家名譽計，故有冒昧之

陳，還乞制軍明察。林制台聽至此，方始疾忙改容的答道：「老夫子這番暢論，

頓開兄弟的茅塞，佩服之至，不過此事如何辦法，方爲萬妥萬當，老夫子還得賜教。錢江又說道：制軍的拏辦伍某的公事，雖未發出，制軍可是業已面諭一府兩縣的了。晚生敢以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腹，未必沒有走漏風聲之人，與其發了風，沒有下雨，非但京中的多嘴御史，恐有閒話，就是這班奸商，從此越加胆大，兩廣地方，必成烟土世界矣。現在只有將伍某流三千里，畧示薄懲，仍准按律贖罪，也是法外施仁之意。不知制軍高見，以爲何如。林制台連連點頭道：錢江兩次搖頭，林氏一次側頭，一次點頭，雖屬細情，文章變幻無窮，作者一字一句，都有安排，特爲註出。准定如此，准定如此，說着，又將雙手一拱道：就請老夫子照此辦理吧。林制台說完，卽走。錢江暗喜道：虧我費了半天唇舌，有益於姓伍的不小。伍氏若知感恩，我們洪大哥那邊，不愁沒有餉項了。錢江想罷，連夜通知少農，將得公事出去。伍紫垣贖罪之後，僅僅謝了朱少農一千銀子，少農不夠，爭了半天，方始加上二百。此乃表示伍氏爲人非常，之吝，下文始不突兀。少農還是不滿意，但又無可如何，悵悵的回他花縣而去。又過幾天，伍紫垣派了潘亮臣來請錢江赴

宴、錢江暗暗歡喜，卽同潘亮臣來到伍家，進門一見伍紫垣其人，忽又暗暗懊悔。

連寫兩個暗暗然，實出錢江愛國之心。

原來錢江本是九流三教無一不知的人物，他一見伍紫垣

這人腦後見腮，說話時候眉目聯動，明是一個最澆薄最勢利的小人，如何能與談這心腹大事，卽使他能勉強入夥，一遇變故，定是一個倒戈之人，於事只有害處，沒有益處，但已被他佔了便宜，只好絕了念頭，強勉入席，倒是那個伍紫垣，脅肩諂笑，恭維備至，酒過三巡，就命家人抬出三千現銀，一箱東西，作爲謝禮，錢江且去打開箱子一瞧，却是滿箱鴉片，不禁氣得笑了起來。我也自然一概不收，席散回衙，不防那個伍紫垣真是一個小人，因見錢江不收他的謝禮，馬上去向洋人搬了多少是非，且說他的鴉片已被官府充公，無力還本，洋人不知就裏，立卽開到幾隻魚雷，要和華官開釁，廣州百姓除了幾個烟鬼之外，都是深惡鴉片害人的，於是霎時之間，聚集數萬民衆，想去攆走魚雷，洋人如何肯讓，還要推說釁由華人開的，立卽放上幾個落地開花大炮，城外百姓

頓時死傷不少，廣東提台關天培，因見職守所在，一面飛報督轅，一面率領炮艇保護城池，洋人見了炮艇，更加擡動魚雷，步步進逼，那時關提台業已奉到林制台的大令，命他不必由我這方開戰，但爲自衛起見，准其便宜行事，關提台因見洋人已經開過幾炮，將來交涉不好，說是我方起釁的，又見來勢汹汹，全城數百萬的生命財產，全是他的責任，一時熱血攻心，便率炮艇上前想打洋人，那知他的坐船，可巧不巧，頭一個就去碰中魚雷，當時只聽得轟隆隆砰的一聲，可憐，已把關提台一隻坐船，連同他的一個忠心爲國的身體，早已炸得飛起天空，不是馬革裹屍，却成炮中殉難，他那手下的兵士，以及全城的民衆，眼見關提台死得悽慘，正侍去和洋人肉搏，幸虧傳教神父出來調停，雙方各自罷戰，林制台見鬧這場大禍，也知此事由他禁售鴉片而起，此段敘事盡是寫實，本有交涉公牘可攷鴉片鴉片貽下非淺，雖僅寥寥數語足見鴉片貽下非淺，很覺對於廣州百姓抱歉，好官難得故能百世流芳馬上自劾一本，恭候朝廷從重治罪，道光皇上恨他牽動外交，加上一個禍國殃民的考語，卽命徐廣縉繼任兩

廣總督、并將林制台拏解進京、交部嚴訊、徐廣縉接印之後、查得前督幕府錢江、對於此案也有極大關係、發下首縣按律治罪、錢江到了獄中、倒極鎮定、只把洪氏弟兄以及馮雲山幾個、急得要命、洪秀全本要親自上省探監、還是馮雲山勸阻道、大哥現是我等的首領、如何可以身臨險地、不如我去見過東平賢弟再定辦法、洪秀全聽說、也覺雲山之言不錯、趕忙拿出幾百銀子、交與馮雲山前去打點監獄、等得馮雲山到了省城、賣通牢頭、禁子陳開、見着錢江、錢江反而大驚失色的問着馮雲山來此何事、馮雲山告知來意、錢江即仰天大笑道、秀全大哥真在杞人憂天的了、我現在雖居獄中、非但並無危險、而且安若泰山、雲山不待錢江說完、仍是發急的說道、新任制台的心地窄狹、最忌賢才、不比林制台爲人、人人都知、東平賢弟何以大胆如此、錢江又笑道、此人雖然量狹器小、但是好名過甚、兄弟料他必不敢來殺我、只要留得生命、兄弟自有計想、馮雲山還待再說、忽見牢頭禁子陳開、恩恩而至、正是

雖居鐵檻猶無懼 一出金籠更有爲

不知陳開奔來何事且閱下文

評曰鴉片之害自道光末葉直至今日矣當時清廷果以全權畀諸林文忠公未必不能拒絕入口無奈廷臣不知國際交涉步步退讓以至如斯此回細寫當日實在情狀意使讀者知此痛史意旨宕遠豈僅小說已也關天培如此慘亡至今鮮有知者借此爲之傳名允稱信史

滑稽小說大王程瞻盧先生新著

唐祝文四周傑傳

三笑一書，已成民間人人愛聽之故事。惜用彈詞體裁，不合現代潮流，且描寫穢褻，不重考古，致失唐祝文周四大才子之身份，故不能登大雅之堂。

本書搜集四大才子之風流軼事，如唐伯虎三笑追舟，

妙上還如妙

祝枝山計賺雲裏觀音，文徵明換空箱，周文賓喬裝混閨樓等等。

再妙不可妙

既香艷，又滑稽。材料比三笑增至十分之九，處處都有根據。描

看了這部書

寫於香艷旖旎之中，句句插入有回味的滑稽語調。俗不傷雅，恰

夢裏也會笑

到好處，不失才子之身份。且三

笑中有不通反粗俗之處，一一爲之改正或另構，匠心獨運，煞費苦心。讀者試將本書與三笑原本一比，當知所語非虛。全書一百大回。八十萬言。有朱鳳竹繪工細插圖二百幅。

八大厚冊 裝一錦盒 定價七元 實售六折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各省各大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第六回 胡以晃三拳死惡霸 洪宣嬌一怒嫁情郎

錢江忽見禁子陳開恩恩而入，便問有何急事。陳開忙答道：「我知錢先生是位奇人，因此十分敬重，方擬多多收集一點監費，以備去替錢先生走個門路，好使錢先生安然出獄。」

補明陳開收受馮雲山之監費，便能前後相應。

不料方才得到一個信息，陳開講到這句

臉上已現害怕之色。馮雲山在旁瞧得清楚，料定錢江之事，必是凶多吉少，不

覺冒冒昧昧的攔了陳開的話頭，抖擻擻問道：

活狀

莫不是那個姓徐的瘟官，

竟要害我東平兄弟的性命不成？陳開搖頭道：「這還不是，不過要錢先生充發伊犁，伊犁地方怎樣去得？所以我特地奔來報信。」錢江目視陳開問道：「這個消息可真？」陳開皺眉道：「怎麼不真？」錢江不等陳開往下再說，不覺向天呵呵大笑不休。馮雲山和陳開二人不知錢江所笑何事，還當錢江聽了這個惡信，急得痰迷心竅，正待想說話來安慰，已見錢江停了笑聲道：「我錢江只怕立刻將我就地正法，或者一時不及措手，若是把我充軍，這正是我的機會到了。」馮陳二

人忙問甚麼機會

我想我亦

錢江低聲道：我若充發伊犁，必定要過韶州。那時自有

脫身之計，說着，又單對馮雲山道：

分得清楚

雲兄還是趕快回去，就同秀全大哥等

等速赴廣西，即以傳教爲名，儘量搜羅人材。我已打聽得那裏有位名叫胡以

晃的英雄，廣有家財，好交江湖朋友，現充保良攻匪會的統領。此人可做我們

的中堅人物，還有羅大鋼一枝花人馬，爲數不少。我們不妨將他招入，作爲基礎

隊伍。此外速集各地那些一三萬教友，當做從前楚霸王的一千子弟兵一樣，

這樣一來，人數也不少了。馮雲山接口道：賢弟所有計劃，當然都是切要之圖，

我所防的是廣西提督向榮，出身營務，久經戰陣，怕他前去阻撓，那就有些麻

煩。錢江聽了，連搖其頭道：不怕不怕，向榮有勇無謀，雲兄可以通知秀全大哥，

倘遇他的軍隊，只要智取，不必力敵足矣。若能殺出廣西，准定先取湖南。兄弟

那時或到湖南相會，也未可知。錢江說到這裏，只見一個獄卒走來通知陳開，

說有一個名叫蕭朝貴的

蕭朝貴如此發現

要見錢先生，陳開聽說，將手一颺道：領他進

來、描寫清代牢頭禁于之威力栩栩欲生

獄卒去後，即將蕭朝貴領入。蕭朝貴瞧見一個眉清目秀，飄飄

欲仙的人物。

錢江豐神，蕭朝貴眼中瞧出，即是奇筆。

戴有脚鐐手銬，料定此人必是錢江，慌忙伏地叩首。

口稱聞名不如見面，見面果勝聞名。今天小弟得見如此奇人，死無憾矣。人人稱爲奇人

足見錢江不是尋常

錢江忙教馮雲山替他扶起蕭朝貴。暗寫錢江因有脚鐐手銬不能親自扶人

先將馮陳二人介紹

與蕭朝貴之後。

一筆不拖

方才極謙恭的說道：蕭兄對於兄弟，何故下此重禮？請問

入監見訪，有何貴務？蕭朝貴正待吐出心事，忽見馮陳二人在側，忙又縮住。錢

江已知其意，笑着說道：馮陳兩兄都是兄弟的，自己弟兄，蕭兄有話，大胆請講。

不妨。蕭朝貴聽說道：現在滿人對於我們漢族，更加虐待，兄弟素有逐走胡人

之想，因爲沒有甚麼學問，不敢自決，因知錢先生是位奇人，特地由廣西不遠

千里而來，要想取決先生。錢江聽了大喜，即將他已結識洪秀全之事，一情一

節的講給蕭朝貴聽了。講完之後，就教馮雲山帶領蕭朝貴去與洪秀全等人

共事。蕭朝貴聽說，很覺歡喜的說道：敝省有位名叫石達開的，此人雖然不及

錢先生的才能，但是交通經術，武識戎行，又有幾文家資，兄弟可以引見，錢馮二人連連絕口贊妙。陳開也要馬上入夥，錢江阻止道：「陳兄且在此地，替代我們分勞，這件事情，我們雖爲漢族復讎，但在滿人眼中看來，就叫造反，我們弟兄朋友太多，難免不被官府拏住幾個。」陳兄若在此地，自然有個照應。陳開聽完，極以爲然。錢江因見時已不早，便催馮雲山同了蕭朝貴，快回花縣。馮雲山又把所帶銀子交與錢江，細錢江接來交給陳開代爲收下，以備日後有人入監之用。陳開收下，送走馮蕭二人，便去預備錢江起解等事。現在先說馮蕭二人，離了省城，回到花縣。馮雲山先將蕭朝貴引見洪秀全等等，始將去見錢江之事，細細告知大衆。洪秀全聽畢，便朝蕭朝貴說道：「蕭兄既是廣西人，貴省的情形，自然比較我等熟悉，我們此去傳教，有你引路，方便得多了。」蕭朝貴聽了，連連的謙遜道：「小弟怎敢稱得熟悉，不過生長鄉邦，比較的朋友略略多些罷了。」洪秀全便將他那宣嬌胞妹喚出，命他見過蕭朝貴，方對蕭朝貴說道：「舍妹

生下地來，便喜學武，所以至今並未纏足。我們既要同路去到貴省，因此喚出叩見蕭兄。以後還望蕭兄當她一個小妹子看待，隨時指教。洪宣嬌不等她的老兄說完，便對蕭朝貴大大方方的說道：家兄等人，和朝貴哥哥所幹之事，妹子本極贊成，不過此等大事，必須大家齊心，這就叫做衆擎易舉。將來朝貴哥哥若有所命，妹子雖是赴湯蹈火，決不推托半字。宣嬌一見蕭朝貴便表誠意，即是將來結合的張本。蕭朝貴一待洪宣嬌說畢，連連笑着答道：宣嬌妹子，乃是女中豪傑，愚兄一聽說話，便知愚兄也喜舞拳弄棍，往後還得妹子賜教。洪宣嬌因見蕭朝貴言語玲瓏，面目俊俏，和她不相上下，從此相待，勝過同胞。詞微洪秀全瞧見他的妹子和蕭朝貴頗覺投機，倒也高興。卽於次日，便與馮雲山、洪仁發、洪仁達、蕭朝貴，以及他的妹子，一共六人，急向廣西進發。走在半路，蕭朝貴主張一齊先到桂平，住在他家。大家便也答應。原來蕭朝貴的父親，叫做蕭偉臣，原籍廣西武宣，所有一些家產，可惜都被朝貴結交朋友，用得乾乾淨淨。朝貴一等父親去世，就將妻子卓

氏、妹子蕭三娘、帶到桂平、投靠往日所交的朋友、索性就在桂平住下、後來他的朋友漸漸走散、他也只好再到廣東另尋朋友、到了廣州、正遇鴉片案子發生、林制台被拏進京、他見滿洲皇帝如此薄待忠臣、於是更加引起他的革命思潮、嗣又聽人說起、前督幕友錢江、是位奇人、因此前去探監、竟由錢江將他介紹與馮洪等人、此次同了洪氏一行人等、回到桂平、所以主張大家住在他的家中、以便朝夕相見、商量大事、不料一到他的門口、只見雙門緊閉、他的妻子妹子、一齊不知去向、連忙去問隣居、方始知道卓氏、姑嫂兩個、因爲沒有澆裹、一同暫回武宣原籍去了、他既知道卓氏、姑嫂兩個的去向、把心放下、就把鐵鎖扭去、暗示武藝邀請大眾入內、大家休歇一天、馮雲山主張去另租所房屋、好作教堂、朝貴慌忙阻止道、這又何必、此屋本是租的、內人舍妹等等、又不在此、儘可改作教堂之用、洪秀全聽了、喜不自勝、洪宣嬌也極樂意、不知宣嬌樂意何事等得已、把房屋改爲教堂樣式、此處方才細寫傳教洪秀全便逐日的傳起教來、宣嬌無所事事、只

去和朝貴兩個談談武藝，比比刀槍。有一天朝貴又與宣嬌兩個在那園中比劍，二人比得難解難分之際，朝貴偶一不慎，竟將宣嬌的膝蓋砍上一劍。宣嬌一時禁不起痛楚，頓時喊出一聲，咬啣起來。朝貴嚇得慌忙丟去手上之劍，伏在地上，先用手揉，繼用口吮，及至惡血吮出，宣嬌方才止痛。一面也把短劍丟至一邊，一面便教朝貴扶她去到一塊大石之上，並排坐下。排坐陡將她的一張粉頰一紅，望了一望朝貴，忽又低下頭去，以手拈她衣角，半晌無語。如將二人此時之照拍下

必成一朝貴一見宣嬌這般狀態，不免把他的心絃震蕩起來，於是低了聲音。情

有問着宣嬌道：我的好妹子，愚兄和你兩個，本已情勝同胞，方才的一個失手，原是無心，妹子難道竟因此事怪着愚兄不成麼？宣嬌見問，方始慢慢的抬起頭來，重又瞞上朝貴一眼，疾又縮回視線，仍去弄着她的衣角，低聲答道。使人銷魂

妹子嘗觀古代小說，每見一位千金小姐，因她肉體，無意之中，偶被一位公子看見了去，她就終身不字，後來乃成姻緣。今天妹子的膝蓋，已被哥哥吮了半

天當時妹子因爲痛得厲害，不及拒絕，此時想想，甚覺赧然，妹子尙未字人家，兄也極友愛，妹子就將終身付託哥哥，也無不可，無奈哥哥已娶嫂嫂，我家世代書香，又無去作人家妾媵之理，所以自在怨恨，倒非一定怪着哥哥，朝貴一直聽到此地，偷眼瞧瞧宣嬌的臉蛋，此時益覺嫵媚，益覺標緻，不待宣嬌停下話頭，他就陪了笑臉說道：「妹子方才一番話說，既能顧着府上的門風，又能如此憐愛愚兄，愚兄至此，真的要誦那個恨不相逢未嫁時的詩句了，不過依我說來，天地生情，情爲無上聖品，無論父母師友，不能干涉，無論法律刑具，不能禁止，強詞奪理可笑之至，妹子如果，如果，朝貴一連說上幾個如果，忽也紅了臉的，不敢往下再說，宣嬌本愛朝貴，此刻又已動情在先，如何再禁得起這位蕭郎，文筆益覺纏綿，憐憫我已醉矣，這般情景，這般撩撥，當下宣嬌明明知道朝貴要她略有表示，方敢有所舉動，她的心裏雖已千允萬允，不過一時不便貿然啓口，只好又呆呆地一聲不響的併了半天，作者必是一位鍊癖後身如此偷香，曉事虧他露出不然，自有妙筆沒有經驗也難如此曲折，陡的側過身去，將她雙手掩了。

面龐就以頭角靠在朝貴的肩胛之上，無緣無故悽悽楚楚的低聲哭了起來。

如此做作註者却未身歷妙文妙句

朝貴一見時機已熟，不能稍縱即逝，連忙把他這位多情多義勝

過同胞的妹子，

文筆尖刻又映上文

忙不迭的擁在懷內，卽在那塊石上，當作雲雨陽台，等

得事畢，宣嬌緊握朝貴的雙手設誓道：哥哥在世一日，妹子一日不再嫁人，

後來

宣嬌與楊秀清有染確在朝貴歿後纔算信人

朝貴笑上一笑道：愚兄再也不讓你去嫁人，

口氣傾大

宣嬌既已失

身，從此對於朝貴尤其親暱。洪秀全有時瞧見，因爲他的教旨，乃是平等二字，只得假作不見。有一次朝貴和宣嬌兩個，又在園中，借着比武的名頭，在幹非禮之事，事情一了，朝貴忽問宣嬌道：你們哥哥，他在我的家中，傳教已有兩月，我在表面上，也同大衆前去聽聽，其實呢，真的一句沒有聽入耳朵，此刻左右沒有事情，你可詳細的講個大旨給我聽聽，我才不愧爲一個教徒。宣嬌聽說，恨得用她纖指，在那朝貴的額角上戳了一下道：你這個人呀，真的枉和你在一起的，怎麼我們哥哥的這個教將來治國平天下的事情，全在此中，你

怎樣可以一句不會入耳的呢、其實此種教不入耳也罷朝貴在宣嬌用手戳他額角的當口、早已把頭往後一仰、賊禿嘻嘻的笑着說道、你快替我講、不准動手動腳、說着、又和宣嬌咬上一句耳朵道、你的手還是骯髒的、怎麼沒上沒下、戳到我的額上、豈不晦氣、宣嬌將臉一紅、細不答這話、單說他哥哥的教旨道、我哥哥的原名、叫做仁活、字秀全、細後來信教之後、方才改的現在名字、他的這個教、究從何人傳授、連我也不清楚、但他入教以後、即改現在這個道裝、秀全穿着於此表明他說上天不止單生一個耶穌、耶穌還有一個兄弟、人稱天父、天父的救人心切、還比耶穌認真、耶穌他肯死在十字架上、仍是道行未深、天父却能不死、十字架上道行才深、耶穌死後、天父兼了兩份教旨、後來天父雖然上天、他的靈魂、仍舊常常臨凡、附在他認定能夠傳他教的那人身上、借了那人之口、教人行善、可以救苦救難、我們哥哥信教有年、天父居然臨身、所以他的信教、更比生命還重、數年以來、信他教的、遠遠近近、何止一二萬人、他因滿人虐待漢族、倒也不是

這個空空洞洞的教旨，能夠將他們逐走的，因此正在竭力的搜羅人材，要想舉起義旗，做個漢光武第二，現在的那位錢江錢先生，我應該也叫他一聲哥哥，可惜他以國事爲重，未曾和我叙過兄妹之情，連他也信此教，所以再三再四教我哥哥來此傳教的，朝貴一口氣聽到此地，方接口說道：你們哥哥的這個教，真有靈驗麼？宣嬌瞧見朝貴問出這話，似乎還不十分信仰，略略一想，此便忙答他道：怎麼沒有靈驗？天父臨身之際，可以將人一生的虛僞，統統立便時說出，朝貴聽了一嚇道：這是我也得好好的信仰了，否則我後於人，豈非自誤。宣嬌道：你不信仰，天父降起禍來，沒藥醫的。賴有此話洪氏方有十數年的天下朝貴聽了，便將宣嬌的衣袖一拉道：這末快快同我去聽你們哥哥講教。宣嬌尙沒移脚，陡然聽得她哥哥的教堂裏面，闐起一片爭鬧之聲，她忙回了朝貴，兩脚三步的奔到前面，忽見人叢之中，有個惡霸，正在和他哥哥爲難，並且說出要去向官出首，她的雲山哥哥，以及仁發仁達哥哥，統統不能勸住，正在無法奈何的當口，又見

有個衣冠楚楚，孔武有力的少年武員，在那人叢之中，將他雙臂緊箍自己的左右兩肩，用出全身氣力，向左一旋，向右一旋的，擠將進來。描寫此人擠入之狀，似在眼前筆活人活。那人擠入之後，猶未站定，已見朝貴高聲喊着，那人道：「胡大哥，你怎麼今天才來瞧我，姓胡的僅把腦袋飛快的連點幾下，不及答話，單去一把抓住那個惡霸的身子，大喝一聲，如見其人，如聞其聲。道：「傳教本是善人，你這小子，胆敢來此囉唆，又見姓胡的，嗚字尙沒離嘴，跟手舉起一隻儼如五斗米大的拳頭，砰的砰的，連把那個惡霸擊上三拳，口裏還在大罵道：「老子給你一點顏色瞧瞧，省得下次再來，不料那個惡霸，彷彿不愛聽那姓胡的說話一般，早已吐出幾口鮮紅，也是答還砰的一聲，話起倒在地上，頓時嗚呼哀哉，宣嬌和她秀全哥哥，仁發仁達哥哥，還有雲山朝貴兩個，一見姓胡的鬧出人命，一齊大驚失色，誰知前來聽教的那班人衆，內中却有幾個識認這個姓胡的，就是保良攻匪會裏的胡以晃胡統領，又因那個已死的惡霸，雖也算一個地頭蛇，桂人惡霸之稱謂但是一個孤家寡人，料

定沒人帮他告狀討命，大家便一齊高擎右臂，厲聲喊道：「此地洪先生來此傳教，本是救人苦難的，這個地頭蛇，他也橫行半世的了，今天天有眼睛，竟被我們這位胡統領幾拳打死，正是他的命該，倘若有人私下前去報官，我們大家即用治這惡霸的法子去治他。」桂平素有械鬥，死人不准報官之風，此書翔實可知。秀全等人聽得大眾如此說法，方始把心放下，趕忙托人抬出屍首，野葬之後，細一面先將眾人善言遣散，一面始把胡以晃請到內室，一一相見。胡以晃本是來看蕭朝貴的，蕭朝貴便將洪秀全來此傳教的真意，細細的告知胡以晃聽了，并勸他就此入夥，同舉義旗。胡以晃毫不推却，馬上「一口應允」，且說還可担任舉荐幾位賢豪，同來辦事。大家聽了，當然拚命的恭維了胡以晃一陣。洪秀全正待問胡以晃那些賢豪的當口，忽見一位極美貌的女子，恩恩奔入，一見蕭朝貴之面，不覺雙淚交流的，叫聲「哥哥道，哥哥，嫂嫂沒有良心，竟跟一個游勇跑了，朝貴聽說，氣得急切之間，不能答話，宣嬌不覺暗喜，搶着問那女子道：「你這位姊姊，可是我們

朝貴哥哥的令妹，人稱蕭三娘的麼？我盼此人久矣那個女子急將淚痕揩乾，細強作笑容，回答道：「妹子確是排行第三，這位姊姊尊稱不敢說着，不待宣嬌回話，忙問朝貴道：「這位姊姊是誰？我家爲何做了教堂？」朝貴此時正被大家勸着，見他妹子這般的問他，便一個個的帶他妹子見過，又簡單的告知此屋改了教堂之事，蕭三娘聽畢，又問朝貴對她跟人逃走的嫂子，怎樣辦法？朝貴見問，忽又氣得把脚躁得應天響的說道：「有甚怎樣辦法？這個淫婦，她若不再回來，是她便宜，她若還敢回來見我，我就教她一刀兩段。」宣嬌也在一旁，幫同朝貴生氣道：「再和這個淫婦去做夫妻，真正不是人了。」話中有話洪秀全岔嘴對朝貴道：「我說捉奸捉雙，我們這位蕭家弟妹，學人稱弟媳爲弟妹她倘單身回來，老弟倒也把她沒奈何呢。」大家聽說，也替朝貴代現難色，朝貴一見大家如此樣子，反而有些躊躇起來，宣嬌在旁瞧得清楚，不禁大怒，忽把檯子一拍，兩頰大生其火的對着朝貴厲聲說道：「朝貴哥哥，不必這般躊躇，大丈夫須要有決，有斷，這樣說來，難道還真

個懼這背夫逃跑，坐實罪名的淫婦回來不成，朝貴指着秀全道：「你們哥哥的說話，本也不錯，宣嬌不待朝貴往下再說，她忽將胸一拍道：『有聲我就嫁你，瞧這淫婦把我怎樣，胡以鬼聽了這話，第一個就跳了起來，狂喜的對着洪秀全道：喜道：令妹真是快人快事，只好算爲怪人怪事今天就是我的媒人，快把他們二位就此成了親吧，洪秀全本來借重他這妹子的地方很多，他的教旨，又是抱着平等親愛主義的，只得答應下來，正是

姻緣雖是前生定，婚嫁如斯舉世無。

不知這頭親事，究用甚麼禮節，且闕下文。

評曰：此回業已叙至洪氏人等入桂傳教，是爲洪氏舉義之起點，他書所載，確屬似是而非，未能詳盡，歷史小說原不弱於正史，現有此書以之通俗，實於中下社會，有益匪淺。

俞天憤
著

中國偵探談

（折六） 角七洋大價定 册一

坊間流行之偵探案類。皆出自逖譯東西集。從未有以中國案。作中國偵探小說者。自愈天憤先生。以躬自實體之情事。著成中國偵探案。發行以來。社會莫不人手一篇。歎爲小說界別開生面。現本書局又一再商。請俞君。乞將其最近所著。名中國偵探談一篇行世。以饜觀者。全書共七萬言。鈞玄索隱。愈出愈奇。較之前所著之一篇。名中國偵探案者。尤爲其詭。作小說觀可。偵探之軌範亦可。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售代有均局書大各埠各省各

第七回 弄玄虛兩蛇入穴 辦團練雙鳳來朝

蕭朝貴一見洪秀全居然允將他的妹子嫁他這一喜還當了得當下卽對胡以晃極誠懇的說道胡大哥成全早已肉體成全小弟和洪小姐兩個的親事足見對於世交情重使我萬分感激只是今天就得花燭小弟因在客中手頭一時不便恐怕一切的財禮趕辦不及胡以晃聽說急把蕭朝貴的身子笑着推給馮雲山面前道馮大哥請你快把新郎妝束起來以外之事歸我料馮雲山自然一口允諾便與仁發二人擁着朝貴入內去了胡以晃眼見他們三個同往裏面回轉身來正待安排新娘之事早見蕭三娘已經同了她的新嫂子也到裏邊前去打扮去了他便對着洪秀全大笑道揀日不如撞日而且各人現有大事在身自然只好這樣馬馬虎虎一辦洪秀全一邊點頭稱是一邊卽令仁達去叫酒席原來胡以晃的父親胡月軒本與蕭朝貴的父親蕭偉臣很是莫逆自從蕭偉臣逝世胡月軒沒有多久也到陰曹會他老友去了那時胡以晃已

與蕭朝貴重又換了帖子，後來蕭朝貴在家不能立足，帶了他的妻子妹子來到桂平，胡以晃仍在他的原籍花洲山人村中居住，本縣縣官見他既是文武來得，又能仗義疏財，近村一帶的老百姓，無不崇拜他的爲人，便將保良攻匪會的統領一席，委他担任，當時的保良攻匪會，就是現在的民團。應該細敘胡以晃之來歷胡以晃既任此職，更加掂記蕭朝貴起來，訪得朝貴住在桂平縣中，曾經親去訪過幾次，這回又來探訪，恰遇朝貴的前妻逃走，又見洪宣嬌自己出口，願意嫁給朝貴，因此自任媒人，成就這頭親事，等得新郎新娘兩個，草草拜過天地，送入洞房，大家喜酒吃畢，也去循例吵房，誰知這位新娘，人已大方，此次又是老店新開，惡極極她在大家鬧得不亦樂乎的時候，她忽撲的一聲站了起來，大踏步的走到秀全跟前，將她雙眉倒豎起來，又似笑非笑，似恨非恨的厲聲說道：「哥哥你瞧，這間房裏的一班人，都像不認得妹子起來，噤噤呱呱，究爲何故？」此種言語直可飯噎秀全只好忍住了笑，赶忙把他妹子，急急忙忙的推至原位坐下道：「你不知

道、凡是做新娘子的、照例要被人家吵房、宣嬌仍又大聲說道、這是做新娘子、照例要坐花轎的、我既沒有照例坐那花轎、他們便不能照例鬧房、蕭三娘一見她的這位新嫂子、照例照例的說個不了、之神筆來生怕得罪衆人、忙去站至宣嬌的面前、有意問她可要喝茶、可要吃飯、要想打斷她的話頭、宣嬌至此、方才堵着一張櫻桃小口、不再發言、大家也就知趣、只好規規矩矩的再坐一陣、已自連忙出去、此四字暗表新娘之威風這夜一宿無話、以作者何第二天中午、秀全又辦了一桌席酒、算謝大媒、胡以晃等喝酒過三巡、便對秀全說道、敝親家楊秀清、字靜山、他就住在此地的平隘山內、很有幾文家資、也有一些才幹、但是與我不合、秀全大哥快快想個法子、將他招來入夥、確是一個大大的帮手、秀全聽了大喜道、承兄指引、感激非凡、此事兄弟即去辦理、不知胡大哥可認識那位羅大綱麼、胡以晃點點頭道、認是認識、不過沒甚交情、他的一枝人馬、也紮在此地的大黃江口、爲人心直口快、胆大心細、倒是一位朋友、胡以晃說到此處、又向蕭朝貴

說道、石達開不是你的朋友麼、依我之意、我去找羅大綱、你去找石達開、我們秀全大哥、讓他去找秀清去、馮雲山接口道、這末我也出去走走、倘能遇見甚麼英雄豪傑、熱心志士、自然越多越好、馮雲山猶未說畢、宣嬌雖是新娘、本也在家、他見大家都有事做、只有他和他的姑娘落空、便插口道、我也同了我們姑娘、各處跑他一轉、秀全早連連搖手笑喝、有喝字道、妹妹尙未滿月、這倒不必、況且逐日有人前來聽教、你和三娘兩個、同了仁發、仁達兩個哥哥、就在此地、代了爲兄之勞吧、宣嬌聽說、還去問三娘道、你瞧怎樣、三娘連連答道、秀全大哥說得很是、此地只留我們四人、也不爲多、宣嬌聽說、方才無語、這天的一席酒、因爲大家都已認定職司、倒也吃得異常高興、第二天大早、秀洪全送走胡以晃、馮雲山、蕭朝貴等人、他就單身直向平隘山中進發、一天到了山內、因聞胡以晃說過、山中一帶田地、都是楊秀清所有、正在田塍上慢慢地踱去的當口、陡見眼面前的一片田禾、奇事發出 決非偶然大半生有四穗、不禁大奇起來、暗暗忖道、

我聞禾生雙穗，已經難得，怎麼此處竟生四穗，莫非滿人的氣數已盡，這個就是漢族當興的預兆麼？秀全想到此處，忽見兜頭走來一老一少的兩個農夫，便向着來人拱拱手，假意問道：「請問二位，此處田地，究爲何人所有，像這樣的一禾四穗，從古至今，只有武王伐紂時代，曾經有過這個祥瑞，此家主人有此瑞異，將來必定大發大旺，那兩個農夫，可巧正是楊秀清的佃戶，一聽他們東家就要大發大旺，心裏一喜，忙答秀全道：「此處一帶田地，都是我們的田主，楊秀清員外的，你這位道長，可會看風水麼？倘若會看，我們便同你去見我們的員外，秀全暗喜的答道：「貧道豈止會看風水，就是人生富貴壽命，也能一望而知。」

洪氏本有一點權術，所以對答如流。

兩個農夫，一聽秀全這般說話，高高興興的一把拖了秀全來，到秀清家中，恰巧秀清這天正在宴客，一見兩個佃戶，同着一個豐顛高準，長耳寬頤的道人進來，

秀全相貌又借農夫口中說出一句不肯落空之筆墨。

便問兩個佃戶道：「這位道長何來？兩個佃戶，即將秀全之話告知秀清，秀全不待二人說完，他忙搶着對楊秀清說道：

貧道偶爾望氣至此，忽見村外的一帶田禾，大半生有四穗，這是大發大旺之兆。只有武王伐紂時代，有過此瑞。秀清也不等秀全說完，復哈哈大笑的對着席上諸人說道：諸位正在謬贊兄弟的田禾生了四穗，說是可喜可賀，兄弟還當偶然之事，並不稀奇。誰知這位道長說得更加鄭重，兄弟倒覺有些受寵若驚起來。席上諸人一齊恭維道：秀清先生，現在的德望已隆，上天降瑞，原非意外。這位道長，既因望氣來到我們山內，自然大有來歷。秀清先生何不細細的請教一下呢？秀清聽到這句，方始把他的尊臀，略略一抬，將手一颺，算是招呼秀全。寫秀清之架子如此大法，即自滿而非完人之意。秀全即在末位坐下道：貧道素奉天父之教，由敝省花縣來此傳道，業已數月。日前偶爾望氣，瞧見將星聚於此山。此乃拾錢江之牙慧。故到山中一遊，方才又見田禾生了四穗，問明尊府佃戶，始知盡屬貴產，故敢專誠晉謁，乞恕冒昧。秀清聽畢，將頭一側，想上一想，笑問秀全道：道長的道號，可是洪秀全三字麼？秀全忙恭恭敬敬的答道：不敢，賤號確是這三個字。秀清又說道：兄弟

曾經聽人說起，這是道長來到敝邑，日子已經不少的了，道長既能望氣，知道將星聚於此山，可否再將兄弟的賤相相上一相，未知也能列入將星之中麼？秀全裝出極鄭重的樣子答道：做算會貧道方才一見員外之面，早已暗中相過，員外之相，豈止將星而已，雖與龍鳳之姿，天日之表，相差一間，可是已是一位王侯之相。秀全隱以大位自居，空口虛譽也不讓人秀清聽了大喜道：君子問凶不問吉，道長不是過譽兄弟的麼？秀全連連搖首道：凡是異人之相，稍懂相術的，都能知道，難道員外一直至今，沒有請人相過不成？在席諸人，一聽秀全說得如此確有把握，大家都向秀清搶着賀喜，秀清也被秀全說得相信起來，便留秀全在他家中暫住幾天，以便一同替他去看風水，秀全自然滿口答應，等得客散，秀清又將秀全請到書室，二人相對細談，秀全本是來找秀清入夥的，既有如此機會，自然步步逼緊上去，後來秀清談到天下大局，秀全乘機進言道：貧道歷次相人，從無一訛，員外之相，還是一個馬上得來的王位呢，秀清一愕道：兄弟雖遊泮水，也曾

看過幾部兵書，但是馬上殺賊之事，自知無此武藝，道長既說相術無訛，這句說話，就不免有些落空了。秀全很鎮定的答道：員外未到其時，自然不信。秀清急問道：莫非天下就要大亂不成？秀全一見左右無人，便與秀清附耳說了一會。省筆秀清聽完，似現躊躇之色起來。足見當時精結東縛民衆之勢力，造反二字，無人不怕。秀全瞧出秀清心事，忙暗忖道：此人尙非口舌可以打動，必須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方能入我之彀。秀全默忖一過，便對秀清笑道：貧道和員外兩個，尙是初次會面，方才所談，未蒙十分見信，也是人情。現在且談風水之事，不知員外所說的風水，還是已經有了地點，只要貧道前去覆看一看，就好安葬。還是尙無地點，全要貧道去找。秀清道：離開此地十五里地方，有座八里洋，先祖就葬在那兒。後來有人說，那兒風水極好，兄弟也覺得葬下先祖之後，寒舍確還順當，因爲那裏尙有一個穴基可做。兄弟擬請道長同去一覆而已。秀全聽了，便問秀清可能等他三天，讓他回到城裏，掣了向盤再來。秀清點頭道：可以。兄弟對於風水之事，雖是

一個門外漢，不過常和一班風水先生們談談，已知向盤這樣東西，非得本人用慣的那個不可。道長既要回城一行，索性請將一切必需之物，統統帶來，將來看好之後，一定從重酬謝。秀全聽說，自然謙遜一番。二人又談一會，秀清即請秀全安置，自回上房而去。第二天一早，秀全因見秀清尚未升帳，不去驚動，單是留下一張條子，恩恩回城。一到家中，只見仁發、仁達、蕭三娘和他妹子四個，都在規規矩矩的講教，聽教人數，更比往天加倍。明因女人講教之故秀全看了倒也高興，等得聽衆散去，秀全便與宣嬌咬上一陣耳朵，教他同仁達兩個，速去照計行事。家中仍留蕭三娘和仁發二人，照常講教。秀全安排妥當，又去買上一個向盤，以及應用物件。細恩恩的回到楊秀清那兒，秀清瞧見秀全毫不失信，果然携了東西。豈知都是新買滑稽極矣姓文如約而至，心裏十分歡喜。第二天大早，秀清率領一班土工，同着秀全兩個，一脚來到八里洋地方。距桂平縣城八十餘里有誌書可攷註者且親身到過秀全不等秀清走近那座穴基的當口，已在暗暗留心穴基面上，有無甚麼破綻。秀全可謂細心者及見

泥色一樣毫無新土墳起，方才放心。注意者當下掣出向盤，對着那座穴基，假裝內行，隔了一隔方同，卽向秀清深深一揖道：「恭喜員外，賀喜員外，說着又指指穴基後面一塊三五丈高的大石道：「此穴適在此石之前，正合叫做葉底仙桃的那個風水。」好漂亮名詞照貧道看來，這座穴基猶在令先祖大人所葬地方之上，先大人的棺木若葬此穴，不必十年，府上必出一位王爵。秀清聽了，忙還一禮道：「道長當然不致失眼，不過兄弟還有一個疑問，秀全便問甚麼疑團。」秀清指着那座穴基道：「先祖葬時，此穴本是空着，那時兄弟所請的一位風水先生，要算兩廣地方赫赫有名的人物，如果此穴勝於先祖所葬之處，當時何以舍優而取劣的呢？」秀全微笑着答道：「這個上面就要分出風水先生的功夫來了。從前范文正公將他先人葬於蘇州天平山上的一塊絕地之上，那時有位識者去問范文正公道：「此地是塊絕地，無人不知，今君葬尊人於此處，其意何在？」范文正公慨然答道：「既云絕地，必害後世子孫，與其去害人家的子孫，不如害了我

吧，後來范文正公，居然大發，這個明明是范文正公確有這個風水功夫，方有這個胆量，至於他的仁心，也斷不能以天理變更地理的。秀全確非胸無點墨之人府上從前所謂的那位風水先生，似乎有些名實不符吧，員外若再不信，貧道能夠拏點證據給員外看看，秀清忙問甚麼證據，秀全用腳點點那座穴基道，卽在此處，掘下一丈五尺，必有兩條黃色的大蛇，盤踞在內，秀清聽了嚇得變色道，這是更加不可以了，兄弟曾經聽得有位風水先生說過，穴中有蛇，謂之龍脈，倘一掘出，必破風水，秀全大笑道，如此說來，這位風水先生真正在放屁了，試問若不掘下，何能知道穴中有蛇，卽使知道穴中有蛇，因懼破了風水，不敢掘下，試問又何從葬法，豈不是有等於無，教得確有道理秀清聽到此地方，才佩服得五體投地，立命土工，按照秀全所點之處，掘了下去，果有兩條黃色的大蛇，蜿蜒其勢的流了出來，仔細命人一量，恰恰一丈五尺，不差分毫，秀清至是，更加心悅誠服，秀全真有本領，忙請秀全點穴開工，一同回至家中，走進書室，就向秀全納頭。

便拜道：道長，你真是一位活神仙了。前天勸我同舉義旗之事，兄弟一定聽從驅策，即使爲國捐軀，決不懊悔。就是秀全急將秀清一把扶起道：員外若肯決心入夥，辦此搭救黃帝子孫之事，員外應該受我秀全一拜才是。秀全的是字，尚未離口，早已撲的一聲跪了下去。秀清也將秀全一把扶起道：道長快快指示進行方法，不必空談。我楊秀清不但願意毀家紓難，就是要我性命，斷不說個不字。秀全聽了大喜道：進行方法，只有先辦團練。瞞過滿人耳目。秀全之才令人可愛，作者之筆令人愛可。秀清連連擊掌嘆服，立即具稟縣裏，說是情願自備軍械，興辦團練，以保鄉里。桂平縣官張慎修，原知楊秀清是個富紳，有此義舉，怎麼不喜。於是立即替他轉詳，廣西巡撫周天爵，見了這件公事，也就批准。秀清既任團總，即在楊氏詞堂之中設局開辦。好在他有現成佃戶，可以先充團丁，不到幾天，又得壯丁二千多人。一天早起，又有三個壯士前來投効。秀清請人一看，只見三人都是好漢，問明姓名，爲首一個先行答道：小可名叫林鳳韜，曾經當過撫標都司。清

分符標提標三處
人去後稱謂之歸標

現在賦閒在家，因聞此地廣募團丁，帶同舍弟林鳳翔、舍親李

開芳

二林一李
此處發現

特來投効。秀清聽了大喜，卽委林氏昆仲，做了左右兩哨的哨官。

李開芳做了前哨的哨官，秀全因見秀清辦得井井有條，方始放心的對着秀清老實說道：「兄弟本在傳教，又因要到各處搜羅人材，所以穿了道裝，自稱道友，其實還不能夠專事修道呢。兄弟來府的時候，曾派幾個心腹弟兄分頭前往說合羅大綱、石達開等等人物，不過他們都是將材，我兄方是帥材。現在我兄還得廣收人材，添招團丁，以備將來自成一軍。兄弟今天便要告辭，再去辦理他事。我們二人，心心相照，就是秀清聽了道，我兄要去辦理大事，小弟也不深留，以後彼此須得常通消息，使我此地不致孤立無援，要緊要緊，秀全聽說一面連稱應得如此。一面恩恩回城，見了他的妹子，便將楊秀清之事細細告知。宣嬌不待秀全說畢，撲的嫣然一笑道：「這場事情，哥哥的功勞簿上，須記妹子的首功。哥哥只知令出惟行，你可不知道那兩條蛇兒，真正難捉呢。還要放

入土中、掩好之後、沒有破綻、宣嬌剛剛說到此地、忽見他的仁發哥哥、慌慌張張的由外奔入、對着秀全說道、禍事到了、我們快快逃走、宣嬌和秀全二人、忙問甚麼禍事、仁發恨恨的說道、上次被胡大哥打死的那個惡霸、他有一個親眷、叫做甚麼張尙賓、方從外省游幕回來、探知那個惡霸死在我們教堂、便到縣裏密告、說是我們外以傳教爲名、內則謀爲不軌、縣官認爲一件陞官發財的大事、業已出了火簽、要拏哥哥、現在我等三十六着、只有走爲上着、秀全聽了、略略躊躇道、他們幾個、至今還不回轉、不知所辦之事、究竟如何、我們一走、又叫他們何處去找我們、秀全聽到這裏、又見一人恩恩的奔了進來、一見他面、慌忙附耳和他說道、我叫秦日綱、現充楊團總手下的後哨哨官、秦日綱如此出現現奉楊團總的密諭、令我奔來通信、縣裏有人密告洪先生造反、快快逃走要緊、秀全聽說、急把他的脚一蹀道、怎麼漢奸如此多法、將來何以辦事、但是好漢做事一身當、我可不逃、秀全尙沒說完、早見外面、陡的擁入一班差役、不由分

說立即一條鐵練鎖在他的項上，拉了就走，正是

安排阱陷拏奇獸，收拾機關縱毒龍。

不知秀全去到縣中，有無危險，且閱下文。

評曰：楊秀清爲太平天國之第二要人，此回故用全力敘事，至林氏雙鳳，以及李開芳、秦日綱等等，隨筆帶出而已。羅大綱、石達開二人，敘明在先，反是林李秦先與秀全見面，此卽文章聲東擊西之法也。

蛟川雕龍生著
漱六山房校訂

精忠

大俠傳

六大厚冊
六十萬言
原價五元
特價貳元五角

本書寫劍俠事絕倫之藝，詭異奇事，洋洋酒，詭異奇事，史字根，據歷史，盡大觀者可比。內有朱鳳竹繪插圖一百廿幅。

無奇不有

兩個豐韻絕佳的少女，會騎在虎背上遊山。一個頂上放光鏡，小蛇一出，一僧來，歌聲薄，是文雅。一個變身，變成一塊八卦，十風，果然大預伏，去未幾，皇帝老，皇太子，只寫下，却年一。從盤上，一條小蛇，一。氣，吹，口，茶，和，向，會。經雲頂，一條小蛇，一。氣，吹，口，茶，和，向，會。個雲頂，一條小蛇，一。氣，吹，口，茶，和，向，會。是龍，變成一塊八卦，十風，果然大預伏，去未幾，皇帝老，皇太子，只寫下，却年一。債七個，穴，變成一塊八卦，十風，果然大預伏，去未幾，皇帝老，皇太子，只寫下，却年一。人面，個，變成一塊八卦，十風，果然大預伏，去未幾，皇帝老，皇太子，只寫下，却年一。自的數，高，倒，地，用，死，百，徒，十，風，果然大預伏，去未幾，皇帝老，皇太子，只寫下，却年一。似山頭，先，蛇，用，死，百，徒，十，風，果然大預伏，去未幾，皇帝老，皇太子，只寫下，却年一。鑽到，去，地，用，死，百，徒，十，風，果然大預伏，去未幾，皇帝老，皇太子，只寫下，却年一。有腳，三，去，地，用，死，百，徒，十，風，果然大預伏，去未幾，皇帝老，皇太子，只寫下，却年一。仲人吐，巨，火，八，沉，他，把，一，家，驟，叫，妖，在，大，宋，洞，內，吃，酒，君，座，下，有，許，天，性，的，過，銀，錢，下，少，一，個，橫，行。天會，過，死，明，主，的，大，寇，竟，發，無，頭，鄉，會，說，斬，成，飛，入，泥，的，騎，不，克，備，戴。

摘錄本書情節百分之一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第八回 動熱腸存心援要犯 出惡氣親手劓淫娃

洪秀全忽被一班如狼似虎的差役，一條練子鎖到衙門，偶然回頭一瞧，方見前去送信給他的那個秦日綱，也被一同捉來，不覺大驚，正擬過去安慰幾句的時候，又被一個歪戴帽兒，烟容滿臉的蟹腳，突出一雙眼珠，此役形狀煞是好看朝他喝道：「你這殺坯，連吃官司的規矩，都不懂得，還想造反，真正奇談，此語費解，真正奇談」秀全被喝，不敢過去，不到半刻，只聽得一聲堂威，跟着又見兩扇麒麟門，呀的一聲大開，一位戴着水晶頂子的老爺，張慎修倒加了同知銜的早由幾個隨身跟班擁着，坐出堂來，照例的問過秀全日綱二人的姓名年歲，始把驚堂一拍道：「朝廷如此的恩深澤厚，老爺戴着水晶頂子坐在上面當然恩深，兩個犯人剛除鐵鍊跪在階下如何澤厚你們兩個叛逆，胆敢造反，是何道理？」秀全慌忙跪上一步，口稱冤枉道：「大老爺明鑒，小的只在治下傳教，不敢造反，縣官瞧見秀全不肯一口承認，頓時大怒起來，也不再問口供，單把刑籤抓出幾枝，摔在地上道：「快快替我打斷這廝的狗腿，再來問他，兩旁差役，又是鬨然的幾聲堂威，

就把秀全拖翻在地，剝下褲子，一個揪頭，一個按脚，中間的一個皂隸，一腿跪着，先將板子，在那秀全的尊臀之上擦上幾下，立即高高舉起，綽綽綽綽的打了起來，秀全雖然被責，還能熬痛，口中只在暗暗的喊着天父救命，天父救命，等得打畢，放了起來，又將日綱一樣打過，釘上雙鐐，一齊收入死牢，預備再審一堂，就好定罪。如此善法不知冤枉多少好人秀全日綱二人到了監裏，那個牢頭禁子，照例來收鋪監之費，秀全和日綱兩個，本未預備來吃官司的，如何會帶銀子，那個牢頭禁子馬上叫到一個名叫做韋昌輝的管監夥計，說是要秤秀全和日綱兩個人的元寶。此種私刑猶是起碼幸虧這個韋昌輝，一見秀全品貌堂堂，未知有無龍鳳之姿，天日之表不是凡流，就是那個秦日綱，也是一位發旺之相，正合他的心事，此是伏筆於是就想搭救他們，便對他的這位頭腦笑道，你也不必這般動火，且把這兩個人交給我，三天之內，沒有鋪監之費交你，那時由你收拾他們，就是那個牢頭禁子聽說，方才走了出去，韋昌輝一等他的頭腦走後，忙問秀全日綱兩個道，你們兩位，位字便是尊單口吻爲

甚麼事情、忽要造起反來、

詞得奇怪

秀全此時、也已瞧出此人、是個英雄模樣、索性

將他的心事、老實告知、韋昌輝不待聽畢、忽然太息起來道、洪先生、你老人家

能有這個大志、也是我們這班黃帝の子孫有幸、

出語不凡

不過辦大事的人、凡事

須得小心謹慎、現在洪先生的壯志未酬、已經身入囹圄、怎樣好法、秦日綱忿

嘴道、你這位大爺、既是我們的同志、便得快快想法搭救我們才好、單是這般

空言責備、於事有何益處、

日綱之言也覺有理

韋昌輝聽說、便問秀全有無甚麼主張、他好

替他設法、秀全道、此地有位楊秀清、楊團總、已經和我有了密約、我的妹倩蕭

朝貴、以及結義弟兄馮雲山、還有一位好友、就是現任保良攻匪會裏的胡以

晃、胡統領、馮胡蕭三個、都是奉了我命、前去說合羅大綱和石達開二人去的、

只要他們一齊辦得如願、秀全一直說到此地、接着又和韋昌輝咬上一句耳

朶道、他們就能前來劫獄、韋昌輝聽見劫獄二字、想上一想道、這末就讓我

去瞧瞧、他們回來沒有、再定辦法、

寫韋昌輝不僅見義勇爲且是一個將材

洪秦二人連稱再好沒有、韋昌輝

臨出監的時候，又問明洪宣嬌、蕭三娘以及仁發、仁達四個人的樣子，

細心如髮才大似海

洪秀全說明之後，韋昌輝一脚奔到洪秀全的那座教堂門口，抬頭一看，非但兩扇門上僅有一把鐵將軍守門，就是四面居隣，生怕禍惹身上，早也紛紛遷走。韋昌輝一時沒處探信，正待回監報知，順眼瞧見遠遠的一株大樹底下，

得寫

選似有兩個女子藏藏掩掩的躲在那裏，韋昌輝趕忙走近一看，正是洪宣嬌

和蕭三娘兩個。韋昌輝一見左右無人，便將來意告知二人聽了，二人聽畢道：

我們和仁發、仁達兩個哥哥，正爲要守他們回來，不敢走遠，二人說到此處，用

手指着兩間小屋道：那裏本是我們的下房，

堆物之處

他們兩個就在那裏。韋昌輝

急答道：我們快去見了他們兩個再說。宣嬌仍教蕭三娘一個人守在樹下，

嬌宣

也能細心如此，卽囑附蕭三娘守她便同着韋昌輝來至下房會她兩個哥哥，彼此相見之

着所謂強將手下無弱兵之意歟

下，自然不及寒暄。韋昌輝先將他的來意告知仁發、仁達二人，仁發爲人性子

最躁，素有草包牛鼻之稱，

未免挖苦牛鼻

一聽秀全日綱兩個業已受了官刑，馮胡蕭三

個、又不知幾時回來、他便急得跳了起來、對着韋昌輝說道、此事萬不能緩、就是我們三男二女、也能把這座桂平縣踏成劫平地、快快人仁達忙不迭的攔了

仁發的話頭道、這件事情、關係秀全大哥和秦大哥兩個的生命、我們五個手

無寸鐵、怎樣可以前去劫獄、要末速去報知楊秀清去、瞧他怎樣辦法、仁達爲人又與仁發行事

完全不同此書描寫個性不亞水滸宣嬌此時因爲急於要救她的胞兄、却防秀清不肯幹這劫獄之事、

空走一遭、反致悞事、心中倒也贊成仁發之話、他們四個正在商量不出好法

子的當口、突見蕭三娘已經同着蕭朝貴胡以晃兩個、急急忙忙的奔將進來、

來得有力宣嬌一見她的漢子到了、頓時大喜起來、當下也顧不及去問馮雲山的

行踪、單把秀全被捉、以及韋昌輝前來商議等事、簡單的述給她的漢子和胡

以晃二人聽了、蕭朝貴不待宣嬌說完、急把眼睛釘着胡以晃的臉上說道、我

看單是羅大綱的一枝人馬、已可辦了此事、不必先去關照楊秀清、你說怎樣

胡以晃連連點頭道、這末就讓我連夜再到羅大哥那兒去走一遭、和他說定

之後，我便同他一脚殺到縣城，胡以晃一邊說着，一邊又朝韋昌輝道：「韋大哥，可同此地人衆，先行回到城內，預備一切，做個內應。這樣一辦，莫說一座小小縣城，何懼之有？就是北京皇城，也得踏他一個平地。」語壯洪仁發聽了大聲喊好道：「好麼？胡大哥的這個計劃，方才合了我的胃口。」寫仁發性情一筆到底洪仁達忙去阻住仁發，叫他不得高聲大叫，倘若走漏風聲，那還了得。仁發聽了，方始低聲的去和韋昌輝講話。忽爾大叫忽爾低聲，如見其人蕭朝貴一算日子，至少三天，方能舉事，便和胡以晃約定時候，胡以晃不敢遲悞，拔脚就走。寫惶急之形，很能簡捷這裏的蕭朝貴、蕭三娘、洪宣嬌、洪仁發、洪仁達、韋昌輝六個，赶忙商議，准備入城。蕭朝貴還要主張隨身各帶兵器，洪仁發更是拍手贊同。韋昌輝忙搖手阻止道：「這兩天因為秀全大哥的案子一出，官府搜查很嚴，我等進城，萬萬不能帶有兵器，說着又把他的胸前一拍道。」寫神情極壯「諸位放心，我是官中的人，兵器這些東西，還怕少寶。洪宣嬌、蕭三娘兩個一同接口道：「這末說走就走，越快越好。」韋昌輝聽說，便同大眾一脚進

城、先把大眾領到他的家裏、對他妻子閻氏說明、輕輕帶出閻氏都是洪秀全的家族、特來打點衙門的、韋昌輝說完這話、隨手帶上大門、大門上就到監中報信去了、閻氏這人、本是一個既好色又貪財的東西、當時一見她漢子同來的這班男女、所穿衣服、都還整潔、所講說話、又極大方、知道既來打點、一定携有大宗銀錢、她就百話不說、先問洪宣嬌、蕭三娘兩個、借出幾兩銀子、去買菜蔬、不防她們姑嫂兩個、都因單身逃出、並無銀兩、只好去問朝貴、身上可有用剩銀兩、幸虧朝貴此次前去說合石達開、石達開不但一口答應入夥、一俟安頓妻小事畢、就來會見秀全、輕輕帶出朝貴說合石達開之事下文便有依據還交朝貴黃金百兩、以及多數的川資、分作聯絡朝貴、進見秀全之禮、朝貴身上既有此款、又見閻氏已在開口、連忙拿出紋銀十兩、交與宣嬌、轉給閻氏、細誰知閻氏因見朝貴帶了多數銀物、僅僅乎給她十兩、已在大爲不滿、還要碰着那個洪仁發、本來心中不能藏放一句話的人物、又因閻氏乃是韋昌輝的髮妻、還當劫獄之事、她們夫妻兩個、早已

說通當下也不預和大家商量一下，冒冒失失的驟然去問閻氏道：「嫂子，你可知道韋大哥所有的兵器放在那兒，請你快快取出分給我們，藏在身邊穩當一些，莫要弄得羅大綱的一枝人馬已經殺到城下，我們還沒預備，那就不妙。」洪仁發只顧說着，立等閻氏去取兵器，那知大家忽見洪仁發口沒遮攔，對着閻氏，貿然講出這些話來，正待阻止，已經不及，洪宣嬌早又瞧出閻氏在聽說話時候的神情，雖然裝出很鎮定的樣子，其實她那驚駭之色，萬難掩住，只得慌忙插嘴對着閻氏說道：「嫂子快快莫信我們這個哥哥的瞎說，他是剛才多喝了幾壺酒，瞧了一齣草台戲，大概在講醉話吧。」閻氏聽得宣嬌如此遮蓋，便大不為然的說道：「我們漢子本來歡喜結交江湖朋友的，今兒既把各位領到我們家裏，自然並未見外，我是他的堂客，他的事情，我沒不知道的，你這位姊妹，此刻的幾句說話，似乎反而有些見外了。」閻氏說着，又用手指說洪仁發這人對着大眾強笑道：「倒是這位大爺爲人老實，已將你們來意說了出來，你們

各位快快不必見疑於我才好。此段寫得十分突兀，非但讀而不防，仁發忽有此語，即當時在彼一起之人，亦不防也。當下仁達朝貴，蕭三

娘三個，瞧見閻氏如此說法，一時反而不能插嘴，因為不知道她的說話，究竟

是真是假，正在有些為難之際。為難也忽聽後門一響，就見有個長得極清秀的

丫頭，恩恩的奔到閻氏面前，悄悄咬上一句耳朵，又見閻氏頓時將頭一點，面

現喜色的對着大眾說了一句：我有一位遠親到來，我到樓上招呼一下就來。

說完這句，不及再等大眾回話，早同那個丫頭，一脚走入裏面，蹩蹩的奔上

樓上去了。此幸宣嬌朝貴兩個一見閻氏上樓，連忙怪着仁發不知輕重，為何

貿然講出此話，仁發聽了，還要不服，正在大聲強辯，只聽得又有人在打大門，

此處映照上文之隨手帶上大門一句仁發正待去開大門，又見那個閻氏也已聽見打門之聲，就在樓

窗之上，情景伏出身子，忙朝仁發亂搖其手，阻止開門，跟着又聽得三個人的

一陣脚步之聲，已從扶梯走下，奔出後門去了，宣嬌眼睛最尖，瞥見閻氏主婦

兩個，跟了那個美貌少年，一齊奔出後門，連忙自去開開大門。仁發欲開大門，反為宣嬌先開，此是分寫仁發老實

宣嬌玲
癡之處

一見正是韋昌輝，急把仁發說出此事，以及眼見閻氏主婢同着一個美貌少年，奔出後門之事，一齊說給韋昌輝聽了。韋昌輝一邊在聽，一邊已在發極的躁腳，等得聽畢，不及再說他話，單教大眾快快跟他逃出城外再講。仁發還要釘着問個仔細，仁達發狠的把仁發用力推至一邊道：「都是你闖的大禍，

我們大家都沒有命，還是小事，無原無故的害了秀全大哥，怎樣好法？」仁達單提秀全一人不及

日網明寫
親疏之別

韋昌輝反來勸着仁達道：「仁達大哥，此刻也不必再埋怨我們仁發大

哥了，還是快快出城要緊，不料韋昌輝的緊字猶未出口，早見奔入一大批差役，頓時兩個服伺一個，各人一條練子，鎖至衙中。那時那位張知縣已經坐在堂上等候，一見大眾拏到，不及再問口供，只是不分男女，各人賞了一千板子，打入牢內。原來韋昌輝的妻子閻氏，同她婢女秋菊，都有三分姿色，久與縣中一個名叫王艾東的書吏，有了相好，韋昌輝雖已知道此事，只因一時不能拏到證據，只好把這一場悶氣放在心上。平居時候，已經打定主意，一等拏到憑

據就將奸夫淫婦殺死，一脚前去落草，所以一聽見洪秀全和秦日綱兩個，犯了叛逆之罪，就想搭救他們之後，以便跟去入夥，不防仁發不知就裏，竟把這樁攻城劫獄之事說了出來，在那閻氏的初意，本來只想敲出洪氏家族的一些銀錢，帶了秋菊跟着王艾東遠走高飛，也就了事，不防她正和王艾東在樓上商量進行方法的時候，韋昌輝已經回轉，又因賊人心虛，生怕艾東這人已被大衆看見，若被昌輝拏獲，自然性命不保，於是把心一橫，即帶秋菊跟着艾東去到縣裏出首。此處隨便補出，讀者更能恍然。誰知這個淫婦的手段雖狠，雖與她的貴宗閻婆惜對待當時之宋江一樣而又害及全城生命。

應該

後來韋昌輝的報復手段更狠，當時韋昌輝既同大衆打入死牢，却與洪

秀全秦日綱二人，遠遠隔絕，不能相見，可憐洪秀全和秦日綱二人，眼巴巴的還在那兒等候韋昌輝的回信呢，就在這天晚上，洪秀全已經睡着，陡在夢中聽得全城之中，突起一片喊殺之聲，慌忙喊醒日綱，問他可曾聽見，日綱側耳一聽，不禁大喜的說道：這種聲氣，明明在廝殺的樣子，難道姓韋的已經同着

蕭令親等人殺進城裏來了麼。此疑本在連中洪秀全一聽秦日綱如此說法，頓時精神抖擻的答道：「既是這樣，我們也得早爲預備才好。」秦日綱正待答話，忽見監門外面已有一班人衆，直奔他們那裏而來。秀全眼快，早已瞧見爲首的一個，正是那個姓韋的，後面跟着的就是他那宣嬌妹子和蕭朝貴等等。心知朝貴同了大衆前來救他，這一高興，還當了得。當下赶忙提高喉嚨，大聲喊道：「妹妹夫，我在這裏，道聲未已，只見蕭朝貴夫婦兩個，同着那個姓韋的等人，一面喊着先放監犯，再殺獄卒，一脚奔至他的跟前，各舉利斧，把他和秦日綱二人所戴的鐐銬，拍拍拍的一連幾下，砍落在地，順手遞給兩柄短刀，不及打話，將手一颺，就教他們兩個，一同去放犯人。一直寫來聲勢並至秀全日綱兩個，自然也顧不得去問細情，馬上同了大衆，一面放出犯人，一面盡把守監獄卒，以及那個死要鋪監之費當牢頭禁子，細殺個乾乾淨淨，及出監門，抬頭一望，但見滿城火起，照得空中猶同白日一般。秀全至此，方才一把拖住朝貴問道：「你這回到底帶了

多少人馬進城，怎麼此時猶未熄火，不要因我一人，害了許多良民。此語頗佳，秀全後來奄有十餘省地，方如此聲勢，就是這點好處。朝貴聽說道：「這是大哥的仁心，這末快快前去幫同救熄了火，我們

再談。」朝貴說完這句，不等秀全答話，便率大眾奔出衙門，想去救火，兜頭碰見

一人騎着高頭大馬，一脚奔進衙來，定睛一瞧，正是石達開其人。來得慌忙，搶

上幾步，攔住石達開的馬頭，反手一指洪秀全道：秀全在後，所以反指。這位就是秀全大哥，

石達開不待朝貴說畢，連忙跳下馬來，搶到秀全面前，緊執秀全之手道：「只怪

兄弟來遲一步，害得大哥吃這苦頭，罪該萬死。」秀全起初只以為蕭朝貴定是

同了羅大綱的一枝人馬前來殺他，此時夾忙之中，忽然發現一個石達開起

來，當然弄得莫明其妙，但因恩遽之間，不及細問，只好連說石大哥何必如此，

還是我們同去救熄了火，再來細談。石達開連搖其頭道：「救火之事，兄弟已令

部下辦去了，我們大家就進裏面去談。」秀全聽了，即隨石達開進內，尚未坐

定，突見韋昌輝滿臉氣得鉄青的奔來，對着石達開說道：「一雙淫婦奸夫同那

不肯丫頭已經被我尋着，一齊綁在大堂，石大哥快請出去，瞧我懲治他們。此時宣嬌和仁發兩個在旁聽得清楚，忙對秀全說道：哥哥也同我們出去看去。秀全尙待細問情節，只見石達開、韋昌輝兩個已同大眾奔了出去，只得跟着就走。可神氣到得大堂，却見已點得燈燭輝煌，又見石達開、韋昌輝二人也不同他客氣一聲，早已一齊坐在公案之上，各人拍着驚堂道：快把這三個畜類帶了上來。秀全此時愈加摸不着頭腦，正想去將宣嬌拉至一旁，問個明白的時候，說時遲，那時快，突見幾名團丁，抓着三個少年男女，走到公案之前，各人提起幾腿，便將一男二女踢得爬在地上。不用誇字而用爬字，深得行文之法，妙極。跟着就見石達開還想問問三個人的口供，又被韋昌輝攔着不許，單由韋昌輝自己冷笑着，喝問道：你們三個狗男女，奔來報官，明明要送老子和大家的性命，不想老天有眼，你們三個反而自害自身，此刻就是你們最後說話的時候了，爬在地下的三個，倒也知道不必多辯，一任韋昌輝這般的問着，韋昌輝瞧見他們三個閉口待死。

更加生起氣來，頓時撲的一聲，躡下公案，公案之上忽加親自動手，把那一男二女的上下衣褲，剝個罄淨，方才吩咐那班團丁，把他們三個，赤條條的綁在兩邊柱脚之上，急又拏了一柄比雪還亮的尖刀，首先奔到閻氏面前，舉刀就戳，正是。

奸夫淫婦人間有 義士奇才世上無

不知那個閻氏究竟戳着與否，且闕下文。

評曰：韋昌輝初救秀全，看去似一俠義之士，不知日後竟至暴厲萬分，此即不學無術之故也。此回寫韋氏去尋秀全家族，既與貴朝以晃二人約定破城，中途忽又變爲石達開其人，文勢詭譎莫測。

一問二答 大衆尺牘

——本書十大特色——

- (一) 一問二答 尺牘重要，厥在作答，本不同之答信兩封，使學者作覆信時有所借鏡。
- (二) 體例新式 潮流所趨，百事更新，尺牘中之文字，亟須改革，尺牘式信中之閣下足下及福安大安等之專用用語，本書一一廢除。
- (三) 文字顯達 尺牘貴能達意，不費多言之廢話，令人厭惡，本書語句簡明，詞意適達，使學者易於記憶。
- (四) 格式獨多 坊間俗本，多載普通信，書搜羅完備，舉凡簡短便函條陳辯駁意見書等，無不應有盡有。
- (五) 範圍廣濶 本書共分四大綱，一家國會，舉凡農工商學軍政警各界之各種信件，無不平均分配於每綱之中。
- (六) 取材新穎 本書雖爲普通尺牘，但取重文學，琢句平正通達，使學者於學習書信外，更得文學上之進步。
- (七) 指教詳盡 本書卷首，附有尺牘指南應用，及指教尺牘之作法，詞意淺顯，切合實用，初學得此，猶如師承。
- (八) 套用極便 本書共有二百四十信式。習見之事，信封皆可套用，熟讀此書，無論何信，即可一揮而就。
- (九) 校對準確 本書自屬稿以至排印，經亥家魯魚，一一校正，以免學者因誤傳誤，貽笑大方。
- (十) 價廉物美 本書二十萬言，裝訂兩厚冊，布紋紙封面，原價八角，特價六折抵售四角八分，爲全國第一部價廉物美之尺牘範本。

上海大衆書局總發行

各省市各埠各大書局代售

二冊定價大洋八角六折

第九回 洪秀全金田起義 譚紹洸鐵嶺鑿兵

閻氏一個雪白的身體，直挺挺的綁在柱脚上面，此時那能顧及羞恥，只望昌輝快快把她一刀戳死，倒了事。誰知昌輝要出他的惡氣，第一刀只戳在閻氏的乳下，第二刀又戳在她的小腹上面，閻氏連受兩刀，非但全身血如泉流，自然痛得喊出饒命二字起來。淫婦下場如此，不知有人感觸與否。昌輝至此，方才出上一出惡氣，跟着便將閻氏劈劈拍拍的一陣亂剛。描寫得令人失笑。最後一刀，始向閻氏當心戳去，閻氏既被剛死，昌輝又將秋菊王艾東兩個同樣的剛畢，方把手上那柄通紅的尖刀，順手摔得老遠，同時仰天呵呵的大笑了幾聲，忽又翻身朝裡，去向石達開撲的一聲跪下，連磕幾個嚮頭道：石大哥，今天晚上，若非你老人家帶兵殺入我的這口惡氣，非但難出，恐怕還要同秀全大哥等等，一定死於非命的了。石達開連忙奔下公案，一把拖起昌輝，又去拉着站在一旁的那位洪秀全，復又喚着大眾，細一同入內，先請大家坐定，才向秀全笑着說道：兄弟知道大哥對

於今天晚上的這場事情，一定有些莫明其妙，豈但秀全其說者也莫明其妙此刻大事已了，且讓

兄弟細細的告知大哥，兄弟自從蕭大哥奉了大哥之命，去勸兄弟入夥，兄弟

因見是椿國家大事，毫不疑慮，一口允諾，就在那天，并且交付蕭大哥黃金百

兩，作爲進見之禮，石達開剛剛說到此地，只見蕭朝貴發急的站了起來，對着

韋昌輝說道，韋大哥，怎樣好法，我藏在身上的那包金子，已被那班差役搜去，

寄庫，石達開不等韋昌輝接腔，忙不迭的對着蕭朝貴笑道，現在這一縣的錢

糧，都是我們所有，何必着急那包金子，是還是快請坐下，讓我把話講完，好辦

我們的正經大事，洪宣嬌便將蕭朝貴一把拉至身邊坐下道，石先生所說不

錯，你快替我坐下，不許打岔，固威可怕宣嬌固奇女子秀全等人，也教朝貴此刻要顧大事，不

必再提這些小事，謂氏擊去之十兩可無下落了石達開忙又搖手止住大眾說話，他始接續說下

去道，兄弟那天一直等蕭哥走後，便把一家老小安頓一個妥當所在，大有武侯切出茅廬之布

置寫得有力立即單騎奔到金田地方，先將譚紹洸和黃文金兩個保良會的世仇解

釋和好

譚黃二人又從石氏口中敘出省去多少開文妙甚

再勸他們也跟兄弟前來入夥，譚黃二人素信兄弟自

然應允，他們的人馬比較羅大綱的人數又多幾倍，他們兩個便撥一千親信

隊伍，讓我統帶先來，他們已在那兒整理糧餉器械，只候秀全大哥的命令行

事，及我一到了那座教堂，却見雙門緊閉，就知出了亂子。

料事如神確有一位古代儒將之風故謂傑出人材

忙一打聽，才知秀全大哥和秦日綱大哥兩位被捉到縣，兄弟既已答應入夥，

此時當然義無反顧，於是決計率領人馬連夜殺入此城，好救大哥，石達開說

到此地，臉上忽現喜容，又接說道，這也是秀全大哥要逐滿奴以救百姓的好

處，上天自會保佑，倒說兄弟走到半路之上，無意中遇見一個奸細，將他身上

一搜，搜出一封此地張知縣送給楊秀清楊團總的急信，趕緊拆開一看，乃是

張知縣已據方才被刷三個人的密告，業將諸位弟兄拏下，信中說是羅大綱

的一枝人馬，早晚要來攻戰，一面已經飛報層憲。

層憲是前清知縣對

發兵救援，一面

令楊團總火速帶領本部團勇到城禦敵，兄弟看完信後，即將送信之人砍去

首級、恩恩祭旗、冒充楊氏團練之名、一脚奔入縣城、因此不費一矢、不傷一人、輕輕巧巧的得了這座城池、等得張知縣瞧出兄弟的旗號不對、只得單身攜了官印、絕城逃走、兄弟不但並未追趕、且把他的全眷、命人護送出城、

石達開本為太平天國中

的三傑之一故能恩威並用

方才一面吩咐部下、去將反抗我們的幾個守城兵士、稍稍處治一

下、起先一陣喊殺之聲、就是在那兒巷戰、

補得詳細

及把韋大哥、蕭大哥等人放出

監獄、因見秀全大哥不在他們一起、便請他們去請秀全大哥、兄弟即到縣中、

封鎖庫門、檢點案卷、免致一班劣役、趁火打劫、

確有經緯

石達開一直說到這裡、又

朝蕭朝貴笑上一笑道、所以兄弟剛才叫蕭大哥莫急、那筆金子、我敢說一兩不少的放在庫內、蕭朝貴正想敷衍石達開幾句、已被洪秀全搶先說道、石先生、你這番調度、救了我們一班人的性命、固屬可感、我們以後有你這位人材、便有主持軍事的人物了呢、至於石先生方才說、拏到那個奸細、乃是上天保佑、兄弟却知道、就是那天父、前去降罪於他的、洪宣嬌聽到此地、忽插嘴問

着石達開道如此說來，那位楊秀清楊團總，不是還不知道我們此地的事情麼？石達開點點頭道：「大概尙未知道。」說着，又對洪秀全道：「現在張知縣既已携印逃走，當然決不至於念我放了他的家眷，不去稟知撫台，卸他失守城池之責。再加之地的那位向榮向提台，老於軍務，很是來得，此地一映馮雲山與錢江提過之語這座孤城，萬萬難守。依兄弟的謬見，不謬不如就把此地的錢糧軍械，一齊移至金田。那裏既有人馬，又有譚黃二人，似乎比較此地，妥當多了。洪秀全聽說，不禁連連稱是，便命秦日綱去將此地之事，報知楊秀清，又命蕭朝貴沿途迎了上去。阻止羅大綱胡以晃的那枝人馬不必來此，可到金田會合。又命洪仁達回到教堂，守候馮雲山回來，一同也到金田。又命洪宣嬌、蕭三娘、洪仁發、韋昌輝幾個分頭前去通知各地教友，統統都到金田聽候編成隊伍。石達開本與洪秀全是初次會面，未曾知道他的才具。此時一見洪秀全，也能布置得體，井井有條，心裏很覺佩服。一面就催大衆趕快出發，一面同了洪秀全兩個督率所部，搬

取財物軍械，卽向金田進發，等得將近金田村外，石達開便請洪秀全帶領人馬，緩緩而進，讓他飛馬先去報知譚黃二人，洪秀全自然照辦，不到半刻，果見石達開已經同着譚黃二人迎接上來，譚黃二人一見洪秀全之面，立卽跪在馬前，口稱洪先生本是救苦救難，以天下爲己任的一位廣大教主，某等二人能與洪先生共事，真正萬幸，洪秀全慌忙下馬扶起二人道：二位都是當今豪傑，深明異族爲帝之害，只要二位齊心出力，天下百姓不愁沒有好日子過，石達開在旁岔嘴道：此地不是談話之所，大家且到黃大哥的府上，再行細叙，石達開言畢，一面吩咐隊伍分紮村中各廟，一面同了洪譚黃三位，並轡的來到黃家，進入裏面，賓主四人一同坐定，黃文金便教擺上酒筵，石達開便與大家一邊吃著，一邊卽將桂平縣中以及前後之事，詳細的述給譚黃二人聽了，黃文金首先答道：如此說來，此事已成騎虎之勢，依我愚見，最好是不待官兵殺來，我們先發制人，以寒敵胆，怎樣？石達開聽了點點頭道：自然如此辦法。

且等羅大綱的一路人馬到來，我們立舉義旗就是，譚紹洸道：從前漢高祖起義沛縣，以及他的後代劉秀復國南陽，那有我們這些人數，洪秀全接口道：現在照算起來，若連四處的教民在內，已有三萬多人，此地潯洲府一帶，統統調齊綠營，也沒我們一半，大家聽說，都很高興，等得席散，已經天黑，石達開正待前去查夜，忽見一個本部探子報了進來，說是潯州知府白炳文，同了平南縣知縣馬兆周，各帶一個糧子，殺奔前來，離開此地，只有四五十里地了，來得如此迅捷，駭人石達開聽完，很鎮定的將手一揮道：再去探明來報，不得悞事，探子退出，黃文金和譚紹洸兩個，忙問洪秀全，石達開道：這末我們趕快調動隊伍，出擊妖兵，莫被他們佔了先着，洪秀全先向石達開道：此地我是客邊，還請石大哥和譚黃二位發令，兄弟聽候命令，就是，石達開聽說，首先正色道：此話差矣，我等都是信仰秀全大哥的人，無非率部投効，聽候驅策，秀全大哥快快不可客氣，主持軍事要緊，真是火燒眉毛，速縮在雍容堪讓者，行軍之際，往往以此悞事，惟彼時秀全之不肯反客為主，固有深意，不能責也。譚黃二人，也與石達開同一口

氣、洪秀全一見三個都是如此說法，方始說道：這兩個帶來的糧子，倒不足懼。離此村外十五里地，有座小山，名叫鐵嶺，那裏樹木陰深，路途曲折，可用火攻之計。我料妖兵，必由此路而進。洪秀全說到這裏，便對譚紹洸拱手道：兄弟，斗胆鐵嶺地方，就請譚大哥率領本部人馬前去埋伏，不問妖兵是勝是敗，等得他們的隊伍，回出鐵嶺的當口，但見信炮爲號，赶快突出截殺，定獲全勝。石達開在旁連連點頭稱贊道：此計不錯。譚大哥趕緊前往。譚紹洸聽了，也不推辭，卽率所部而去。這裏洪秀全又對黃文金道：黃大哥率領人馬，只在村口守住，妖兵若來，須用全力抵擋，萬萬不可使他殺入村中，多傷百姓。兄弟卽同石大哥各領五百人馬，繞出村後，分左右兩路，前去夾攻他們。便了。黃文金聽了，也是得令而去。洪秀全又請石達開傳令村中，不准一家點火，讓牠黑暗，以作疑兵。石達開聽一句，應一句。秀全若無一點本領，一點調度，軍之中人傑不少，何致由他獨尊。等得秀全吩咐完畢，立卽傳令出去。秀全已爲三軍主矣。布置舒齊，急與秀全帶了人馬，繞出村後，分頭埋伏，沒有多久。

已聽得人聲、馬聲、炮聲、喊聲，一齊殺至村外。秀全和石達開兩個，仍舊按兵不動。似有所待。黃文金也遵秀全將令，守在村口，寂靜無聲，以逸待勞。

作者本為詩人，故能出筆雅馴，並非

阿諛

那知那個白炳文，同了馬兆周以及都司田成勛等人，起初一口氣的如入

無人之境。

本來無人阻擋，四字挖苦極矣。

殺到村口，那時正是清室咸豐元年的七月下旬，天上既

沒月色，村中又無燈光，黑暗之中，雖見村口似乎有人把守，但是十分鎮靜，毫沒抵敵之意，反而弄得疑疑惑惑的，不敢殺入起來。他們正在不敢殺入的時

候，那個奉命把守村口的黃文金、黃保良會分統，他老人家倒敢殺了出來。

子句

滑稽傑出，小說筆墨

白炳文到了此時，也只得下個緊急命令，教那都司對着叛寇，趕緊迎

頭痛擊。這樣一來，雙方自然鏖戰起來。那時洪秀全和石達開二人，早已看得清切，知道官兵已經中計，頓時一聲暗號，只見村的東邊，由洪秀全殺出，村的西邊，由石達開殺出。那些官兵正合着一句老話，叫做三面受敵，圍在核心的了。當時幸虧那個田都司是個軍功出身，曾經見過幾仗的，白馬二人總算由

他拼命保護，方始未曾當場受傷，可是手下的一班官兵，早已殺得七零八落，恨不得用手當腳，大家逃出重圍，白知府一見敵軍方面，已有準備，只好慌忙下令道：快快退兵，快快退兵。田都司聽說，急急忙忙的仍舊保着白馬二人，直向鐵嶺方面退去。贊他那時本已人困馬乏，此馬不是馬，知縣之馬，莫要認錯一笑。再加又是黑夜，再提官兵之中，自相踐踏而死的，不知其數，誰知好容易逃到鐵嶺之下，當時在白馬田三個的心理，以爲業已脫了險地的了，正想在此稍歇一下，再向後退的當口，陡然之間，只聽得遠遠的幾聲炮響，此即跟着就見那座山坳之中，突然殺下一股敵兵，當頭一員大將，還在喊着莫放三個狗官，白知府和馬知縣兩個，一見此地又有埋伏，大家一急，還當了得，但是前面已無去路，後面似有追兵，輕輕下一似字，可知並無追兵，黑暗之中的疑心耳。又因白知府的官職較大，怕死的心理較濃，只好仰天大叫幾聲道：我命休矣，我命休矣。同時一陣心酸，淚下如雨起來，真正妙文，如此急忙之中，猶能寫出這番筆墨，洵屬可貴之作。田都司瞧得難受，忙又極聲大喊道：大人不必傷心，讓我拼着這條性命，保你

出險就是，不料田都司的是字，還沒離口，譚紹洸又下一個緊急口令道：「快快只捉三個狗官，不必多殺兵士，官兵一聽此話，誰有心思再管主將，早已各顧各的性命，一齊都從斜刺裏的逃之夭夭去了，不到半刻，白馬田三個頓時成了孤家寡人，這種句子使人笑破肚子自然不必再事浪費筆墨，早被譚紹洸活捉過去，譚紹洸一見目的已達，立即奏凱回村，尙未走到村口，已見一片燈籠火把之中，洪秀全、石達開、黃文金三個，含笑的迎接出來，一齊向他說道：「譚大哥得了第一功了，何等雅容譚紹洸連忙下馬，不及謙遜，一面簡單的述了幾句戰況，一面同了大家走到黃文金的家中，跨進大門，就見大廳上面，早已設上一座公案，四個位子，知道大家連夜要審三個狗官，便在案左站定，洪秀全、石達開、黃文金三個，便請譚紹洸一同坐下，卽由洪秀全首先拍着驚堂道：「快把三個狗官帶上，當下自有一班團丁，卽將白馬田三個帶至公案之前，喝令一齊跪下，此時又是白知府爲首，馬上撲的一聲跪在地上，馬知縣也就跟着跪下，獨有那個田成

勳田都司，倒還有點骨子，非但不肯下跪，且在嘴上大罵道：老子是位朝廷的四品將官，雖被你們這班叛賊用計擒下，要劓就劓，要殺就殺，老子可不跪！你們這班叛賊，愧煞白馬二人洪秀全不俟田都司說畢，反在和顏悅色的勸着他道：你是一位好漢，我已全行知道，況且你與我們都是黃帝子孫，何必這樣去替胡奴盡忠？至於今晚這場廝殺，也是你們前來尋釁，我們自衛起見，不能不得罪你們的。洪秀全一直說到這裏，又去將着跪在地上的白馬二人笑上一笑道：此笑秀全如此在說，暗暗叫聲慚愧，赶忙一邊爬了起來，一邊答着洪秀全道：下官令人難受這末你們二位也請起來，我們只逐胡奴，不與同種作對。白炳文一見洪直到此時，方知你們都是愛國之士，倘能放我生還，不及馬田二人可殺我一定前去稟知層憲，前來招安你們就是。石達開和黃文金二人接口道：招安大可不必，我們只望你們回去，能夠代為表明我們興漢滅胡的宗旨就好了。此時那個馬兆周也已立起，他便說道：你們諸位，但請放心，我們三個回去，一定傳述你們的

宗旨、要使大家明白此意、田成勛卻在一旁、大不爲然、不過他的罵聲、已在白馬二人立起之際、停寫得惡極下、譚紹洸忙問洪石黃三個道、三位大哥、打算放走這三個狗官、兄弟却拏得穩、他們三個、都是口是心非的東西、恐怕不可靠的呢、石達開點點頭道、譚大哥料得甚是、不過我們初次接仗、便獲全勝、放了他們回去、也給大家做個榜樣、洪秀全聽說、便令幾個團丁、帶下三個、賞給酒飯、賞給二字如何下咽護送出村、讓他們自去、等得團丁帶下三個、洪秀全即將譚紹洸的首功、寫在功勞簿上、正待再寫石達開的功勞、早被石達開一把拉住道、大哥只寫黃大哥的一個、兄弟不敢邀功、洪秀全那裏肯聽、卽把石黃二人的功勞一同寫好、方才分別安寢、第二天大早、洪秀全正在和石黃譚三個、商量犒賞隊伍之事、忽見一個團丁、已將蕭朝貴、胡以晃兩個、導入、洪秀全忙問二人道、羅先生呢、胡以晃答道、已在村外紮下人馬、兄弟先同着大哥進來、擬請大哥出去迎他一下、也是主人之禮、洪秀全連稱應得如此、先將大家介紹見過、卽同

大家迎出村去，原來羅大綱也是一條好漢，自從上人亡過，便喜結交江湖朋友，後來因爲悞傷人命，官府將他屈打成招，幾乎送了性命，幸由一位名叫洪大金的結義弟兄替他設法，換了一個頂替的，方始保得性命，既是不能出面，只好落草爲寇，但是不劫平民，只與官府作對，各地保良攻匪會的首領，知他被逼使然，並不前去攻他，且有幾個首領和他暗通聲氣，他和胡以晃雖是泛常之交，可在背後常常稱贊胡以晃是個漢子，所以此次胡以晃一去請他入夥，他便一口答應，只因路隔稍遠，這回攻城劫獄之事，反被石達開佔了功去，正在過意不去，兼程趕路的時候，又被蕭朝貴迎了上去，一同邀到此地，敘明出
身先後

實便此時瞧見洪秀全同着大衆弟兄親自出迎，連忙向洪秀全道了遲悞之歉，洪秀全大笑着答道：「羅大哥，兄弟久已知道你是一位驚天動地的好漢，我們以後不准再說客氣說話，說着，又將石譚黃三個介紹見過，一同携手進村，走入黃家，猶未坐定，只見洪宣嬌、蕭三娘、洪仁發、韋昌輝、洪仁達、馮雲山等人一

齊擁將進來，秀全不禁大喜，忙又一一介紹見過，始問各人所幹之事，正是

將生紫桂言方驗 革命圖清事必行

不知大家答出甚麼說話，且閱下文。

評曰：此回係屬各方接線之處，頭緒太多，作者寫得有條不紊，簡而且明，全賴得力史筆，而能處處令人愁煞、急煞、笑煞、樂煞，洵爲斲輪老手之筆也。讀者細心一閱，卽知書中字句無一句可增，亦無一句可減，誰謂白話長篇，不應詞斟句酌者耶？

鐵盒五彩

方字

定價六角 (七折)

共計有方字六百數十個。凡日常習見之字。均經包括無遺。每字背面均有圖畫。一見便明。圖用彩色精印。美麗奪目。外以五彩鐵盒裝置。堅固耐用。另贈教授法一冊註明各字讀意解說。以便講授。

英杭
繪禪

鐵筒結婚證書

定價大洋一元 (七折)

富麗堂 附贈禮冊 一須知 不與眾同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第十回 越俎代謀本軍看冷眼 開誠相見清將死愚忠

馮雲山本是洪秀全手下的一個得力之人，一見此處人材擠擠，秀全已作三軍之主，知道革命事業大致有望，首先就向秀全唱上一個肥啞道，大哥一到此地，有這幾位豪傑輔佐，第一次開仗，即獲全勝，真是可喜可賀，可賀該不過大哥既是放了三個狗官生還，無非要想他們傳話給周撫台知道罷了，兄弟却不能預料周撫台聽了他們的話，一定要派大兵前來翻本，此地非是要衝，不足發展，最好是請大哥同了衆位弟兄直取桂林，兄弟再同朝貴兄弟去和秀清計議，教他由全州殺進省去，這樣一來，難道廣西地方還會屬於胡奴不成，秀全聽說連連的拍掌道，妙呀，妙呀，准定如此辦法，洪仁發忽岔口道，我聽大家的口氣，沒有一個不重視姓楊的，我倒要跟着雲山兄弟前去瞧瞧，那個姓楊的究竟是甚麼角式，宣嬌也來插嘴道，仁發哥哥去只管去，千萬不可鹵莽行事才好，仁發聽了，大不爲然的答着宣嬌道，怎麼叫做鹵莽，我想想是一點不鹵

莽。就像這回的事情，若是沒有我去把那攻城之事對那死鬼婆娘說出，我們秀全哥哥，還未必能夠來此，會合英雄，打着這場勝仗呢。倒也讓秀全不及來管這等鬥嘴之事，單問宣嬌幾個各處教民，幾時可以全到，宣嬌見問，便向身上摸出一個手摺，遞與秀全，秀全接去一看，只見手摺上面寫得清清楚楚，某處舊有教民，某日到此，某處新增教民，某日到此，秀全不待看完，便將手摺遞與石達開去看，因為羅大綱等等，個個都尊重石達開這人的。表明石之信用達開接至手中，便和紹洮文全二人以及大家一同看畢，於是異口齊聲的都贊宣嬌辦事仔細，可做秀全的一臂之助，石達開又單獨對着馮雲山、蕭朝貴、洪仁發三個說道：「我知秀清爲人，確有一點本事，不過稍覺剛愎成性，是他之短。」表出秀清性情三位哥哥前去，須得因勢利導，此時我們的基礎，尙未立定，倒要借重他的一點聲勢。表出石氏之見識雲山先答道：「秀清爲人，我也略知一二，石大哥說得極是，我們此去一定遵命辦理，黃文金忙又開出上等酒筵，既替新來諸人接風，又替馮雲山

蕭朝貴、洪仁發三個餞行席散之後，大家又談論了一番軍事，方才安寢。第二天大早，秀全送走馮蕭洪三個的當口，忽對雲山一個人說道：「雲山兄弟，我與秀清究竟尚非深交，一切大事全托付你們幾個人的身上的呢。」雲山聽說忙把他的前胸很快的一拍道：「大哥放心，兄弟一定憑我一腔熱血向前做去，若是負了大哥，有死而已。」秀全一聽雲山忽然說出一個死字，又見他的額上，很有一層晦色，不知不覺的心裏竟會一陣酸楚起來。伏筆剛待留下雲山，另換一個人去的時候，又見一個飛探來報，說是省裏的周撫台，因據回去的三個哭訴，已令提督向榮統率大兵，要來踏平金田。秀全聽說，自然大吃一驚，只好姑讓雲山同了蕭朝貴、洪仁發去，再說當下即與石達開商量對付之法。石達開並不思索，馬上答道：「我們不必去管向榮不向榮之事，只顧仍照定議，殺上桂林再講。」洪秀全因見石達開的答話，似有十分把握一般，便也不變計劃，即請石達開統率五千人馬，以譚紹洸、洪仁達爲左右先鋒，担任東路，自己也

率五千人馬，以羅大綱、韋昌輝爲左右先鋒。洪蕭兩員女將爲遊擊統帶，擔任西路。又請黃文金、胡以晃等人留在金田，一面籌劃糧餉，一面編練到來的教民，以作後備。秀全分派既定，便於第二天祭旗出發。那知四近的保良會，因爲平日相信秀全的教旨，又見所有的人材，個個出衆，人人有爲，於是都來加入，情願隨同大軍出發。秀全也令黃文金、胡以晃等人，全將前來投効的保良會，統統留作後備。現在不講洪秀全、石達開兩路人馬，浩浩蕩蕩的分頭進發，先講廣西巡撫周天爵，自見白炳文、馬兆周、田成勛三個大敗回省之後，知道洪秀全用他教旨，蠱惑人心，既敢放回三個敵軍的官長，聲勢一定非小。連忙一面同了藩司勞崇光，向兩廣總督徐廣縉、廣東撫台葉名琛那裏告急。一面令提督向榮親自率兵去剿洪軍。正在忙得不亦樂乎之際，此雖滑稽之語，讀者可於文氣句子之中，看出廣西官軍非秀全之敵也。忽聞廣東副都統烏蘭泰，已在自告奮勇，願入廣西平匪之信，不禁大喜。便與藩司勞崇光商量道：「我聞烏副都統饒勇善戰，手下旗兵，又是見過陣的，他能

來此協助我們可以不用愁了。藩司勞崇光聽說，連搖其頭的說道：「回大師的話，不是司裏瞧不起這位烏副都統，他的軍功，雖從台灣一案得來，但是此人，有勇無謀，且又不熟此地地理，實在不能倚恃，還是責成我們自己的向軍門，好得多呢。」勞氏雖屬文官，倒有一點見識。周天爵一聽勞藩台這般說法，忽又大爲掃興，反而更加弄得搔首摸臀，一無主張起來。二人計議半天，還是勞崇光定了一個主意，對着周天爵說道：「烏副都統既已遠道而來，斷無令他折回之理，只好請大師速辦一個照會給他，教他無用率兵進省，多此周折，准定直赴永安駐紮，以壓洪秀全之軍，我們這裏仍令向軍門和張敬修總鎮二人，去負軍事之責。周天爵不待勞崇光說完，連說這樣也好，這樣也好。」作者之先人本閩中與名臣之一家，庭口述當時軍事，故能清楚如此。周天爵說着，即命勞崇光去和全省營務處王道台說知，即照這個計劃辦理，等得向提台接到公事，面子上自然照辦，心中卻在大不爲然，忙將張敬修請至提署，大發牢騷的說道：「我們這位撫帥的確不懂軍事，既令客軍駐紮永安，又將軍事

之責放在你我二人頭上，試問老兄，此事怎樣辦法，張敬修聽了，也在大搖其首的答道：軍門此話，一絲不錯，敵人要想窺伺省垣，當然越不過那個永安地方，烏軍既已擋在先頭，我們便無用武之地，如果軍事勝利，此功究竟是誰的呢？向提台閉目搖首道：老兄此話，未免過慮了，只要烏軍能夠得利，這點功勞事小，向榮後來位至總統確有一些軍事之學所以並不希冀功勞我所怕的是他的隊伍，不足以擋洪軍，那就悞了我們的大事了，張敬修道：這末我同軍門，且望江口進發，只好見事行事，再說，向提台聽說，立即點齊人馬，直向江口進發，誰知一到江口，就接探子報到，說是烏軍已被匪方石達開的一枝人馬，殺得片甲不存，烏副都統且有陣亡之信，向張二人一聽此話，連說完了完了，這樣一來，愈長敵人之威，連我們的軍心，也被這廝搖動了，向提台獨又皺眉一會，即命探子再探，自己同着張敬修催動人馬前進，還想去阻石達開的隊伍，原來烏蘭泰自接周天爵令他駐紮永安的照會之後，因為急於邀功，便限隊伍，四天之內，須到江口，悞限一小時，即斬

倒也嚴密可惜
見棋高一著者

他的隊伍奉了主將軍令，怎敢怠慢，果於四天之內，到達目的地。

烏蘭泰紮下營頭，即令協領

滿州
官名

張奮揚親去探明軍情，及至張奮揚探了回

報，烏蘭泰始知洪秀全和石達開二人，是分東西兩路殺來的，他因曾在台灣

見過幾仗，倒也並不胆怯，單命張奮揚陳兵以待，不必迎攻。

此即以違待勞之法，兵家最便
宜的法子也，誰知洪石二軍正

利用烏軍之
法烏遂失敗

張奮揚奉了將令，自去日夜巡查，以防奸細，前來窺探，以及黑夜偷營

等事，有一晚上，張奮揚正在巡查的當口，忽見探子來報，說是廣西的向提台

張總兵，各率提標人馬三千，已經屯在江口後方，張奮揚據報，即去面稟烏蘭

泰知道，烏蘭泰聽說，不覺唳了一聲道：「他們來此作甚，難道還不放心我們不

成，張奮揚接口道：「這也是周撫台的小心之處，大人不必去怪他們，只要沐恩

打了勝仗，不見得他們好分咱們的功勞的。」烏蘭泰聽說，方才不提此話，單問

張奮揚道：「照行軍老例，敵人未得城地之先，無不利在速戰，怎麼洪石兩軍偏

在五十里之外紮了下來，既不進攻，又不退去，究在幹些甚麼玩藝兒呀？」張奮

揚想上一想，方才答道：「咱們後方現有向提台的隊伍紮在那兒，此地又沒路徑，敵軍可以抄襲咱們的後方，不過大人有令在先，不准沐恩前去進攻，沐恩正要請示，究竟怎樣辦法，烏蘭泰聽了，側首一思想道：「咱們的隊伍都是久經戰陣的，不論敵軍有無甚麼詭計，咱都不怕，你方才說敵軍沒有地方可以繞到咱們的後方，這話原也不錯，可是咱們探出一條小路，可以直抄敵軍的後方，烏蘭泰說到此處，便把他那馬褂的右角，細一舉，細一面，即吩咐張奮揚道：「你快下去，部署人在四點鐘上，他忙一面放下右角，細一面，即吩咐張奮揚道：「你快下去，部署人馬，等到二更時分，隨咱直趨斜谷，繞到敵軍的後方，殺他一個不備，瞧瞧張奮揚微蹙其眉的答道：「大人所說的斜谷，却在敵人的西邊，張也探出何足爲奇離開他們大營，不到十里，敵軍大隊到此，斷無不找嚮導之理，沐恩料定敵人必派重兵守在斜谷，烏蘭泰聽說，頓時大睜其眼，跟着微微一笑道：「微笑即對微蹙其眉發生的一絲不苟你莫急，咱自然先令隊伍前去假攻正面，敵軍一見咱們已攻正面，對於那條小路，便不

注意了，張奮揚連說大人妙計，大人妙計，沐恩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此計本極平常，但說來已經虧他的了。以當時之烏蘭泰

說來已經虧他的了。沐恩下去，就去辦理。烏蘭泰等得張奮揚下去之後，又令一個平時養

在身邊，和他一樣相貌的家人烏桂，穿了他的衣服，同着另外一個名叫陳國

棟的參領，湖州名官率了大隊直攻洪軍正面。烏桂參養多年，怎敢反對，自然依計

辦理。烏蘭泰即於二更時分，同着張奮揚直趨斜谷。張奮揚走在先頭，尚未走

近斜谷，已據探子來報，說是前面有重兵把守。統兵將官還是兩個女子的。宣

三娘此地出現張奮揚一聽這個信息，馬上差了一個心腹旗牌，飛馬報知後面主將，及

得回報，仍舊命他儘力進攻，不得違命。張奮揚便命兵丁抬出他那大刀，彼時兩軍相戰

尚無槍炮除了古式之土炮以及手銃之外，都用大刀長矛鐵棍短劍等等武器。跳上戰馬，率領隊伍，一脚奔至敵軍陣前挑戰。那裏

的守將，果是宣洪、嬌、蕭三娘兩個。宣嬌武藝本來不壞，後來官軍稱為飛將者三娘，先由乃兄教授，後與宣嬌習練，也成名將。一見官兵，忽於

黑夜殺至，已被石達開料中。二人相視一笑，用此種筆法，供託語氣，文氣便覺新穎可愛。立即各携軍器，飛

馬出營，及見來將手持大刀，吼聲如雷，儼似一位天神模樣，倒也不敢怠慢。一

連戰上二三十個回合，蕭三娘因見不是蠻戰可勝，便將雙劍一架，跳出圈子，佯敗下去。宣嬌看得清切，知道三娘已在用那誘敵深入之計，自己也就故意落荒而走，讓出路來，好讓敵將追趕三娘。那知那個張奮揚却不追趕三娘，偏偏追趕宣嬌。文勢立即變幻便不筆直害得三娘空用此計，只好仍舊掉轉馬頭，再和敵將廝殺。那時宣嬌這人也由旁路繞到敵將後面，前後一陣夾攻，張奮揚方始有些不能支持起來。但是這樣的又戰上半天，宣嬌三娘二人因見不能立時取勝，正在一壁廝殺，一壁再想別計的當口，忽見斜刺裏殺出一彪人馬，爲首一員大將，正是石達開，不覺大喜的高喊道：石大哥來得正好，快快前來幫着我們活捉這廝。石達開聽喊，頓時衝至張奮揚的跟前，舉起長矛就刺。張奮揚雖然饒勇，可是以一敵三，自然漸漸地敗了下去。宣嬌三娘達開三個如何肯放，拼命就追。張奮揚生怕被人活擒了去，急向烏蘭泰的後方逃去，不防他雖逃得很快，後面一男一女，追得比他更快。張奮揚剛到烏蘭泰的所部前頭，竟被宣嬌

頭一個追着，頓時一馬衝到跟前，輕舒粉臂，已把張奮揚這人活擒過去。

張氏正怕活擒

偏偏破人活擒三娘達開二人，一見宣嬌業已生擒敵將，各自大吼一聲，奮勇的殺入烏

蘭泰的軍中，官兵不能抵敵，立時就像潮退般的潰散起來，三娘眼睛最尖，

怕只

未必就在此時，瞥見一個大官裝束的人物，正想乘亂逃走，他忙一馬躍到此人

身邊，也是輕舒玉腕的，即把此人擒到手中，石達開瞧見兩員女將已經得手，

連忙一面豎起招降之旗，一面高聲喊道：爾等的主將已被我們捉住，你們大

家聽着，投降者生，逃走者死，石達開僅不過喊上兩遍，所有未及逃散的官兵，

個個都稱願降，石達開還在安排降兵，宣嬌和三娘兩個，早將烏張二人解到

大營，聽候洪秀全發落，秀全命將烏張二人帶上審問，只見一旁閃出一個偏

將，走近烏蘭泰的面前，定睛一看，忽然大喝一聲：你是何人，竟敢冒充你們主

將，極奇三娘不得那個假烏蘭泰接口，她忙奔了上去，提起一隻天足，對着那人

恨命的一踢道：狗把巴造的，你這小子，竟敢前來戲弄老娘，她的娘字剛剛出

口、就用手上寶劍、要想去殺那人、那人連連喊道、我是烏桂、那件事情、乃是我們長官吩咐我冒充的、不關我事、此時張敬修雖然被綁在旁、眼睛仍能看人、嘴巴也能說話、一聽大家在說烏蘭泰是假、他才抬頭一看、果見並非是烏蘭泰、却是那個家人烏桂、不覺氣得將頭連搖幾搖道、好個二品大員、對於我們這些親信將官、都來用詐、這場戰爭、焉得不敗、洪秀全坐在上面、看見這人似有悔意、便問他叫甚麼名字、張奮揚朗聲答道、我乃現在協領張奮揚的便是、洪秀全又問道、你既受了你們主將之騙、何不歸順我們、共逐胡奴、既救黃帝子孫、又好出你之氣、何樂不爲、你須想想明白、張奮揚又朗聲答道、此話慢講、我要先問一聲、今天晚上、你們正面可有戰事、應該洪秀全微笑着答道、確有戰事、可惜未曾將那真的烏蘭泰擒來、否則大好讓你質問他一場、張奮揚聽說、便呼上一口氣道、姓烏的雖用詐術欺我、可是朝廷將我陞至今職、總算有恩、我既食君之祿、不能忠君之事、快快把我砍了、不必多講、張奮揚一壁正顏

厲色的在說一壁早已伸長頸項等候殺他，洪秀全還待再勸宣嬌上前道：此人既是心向滿廷，即使勉強歸順，那肯替我們出力，不如砍了，成全他一個忠名吧。洪秀全聽說方才點首應允，宣嬌便令刀斧手將張奮揚推出斬首報來，等得獻上首級，洪秀全吩咐掛出號令，此時那個烏桂却來哀求道：我是一個小小家人，並不敢來和你們爭這天下，此番命我假裝，也是主將之令，千萬饒我一命。公侯萬代，洪秀全大怒道：你這小子如此貪生怕死，要你活着何用？極你們快快也把烏桂斬了，正在寫上宣嬌三娘二人之功的當口，石達開業突已回來繳令，秀全忙將假烏蘭泰之事告知石達開聽了，石達開聽畢恨恨的說道：胡奴多詐，於此可見一斑，以後大家倒要留意一二才好。石氏處處小心洪秀全以及大眾聽了石達開之言，都說應該留意，莫要再上此當，石達開又說道：我們隊伍自從分作東西兩路來此，初意還以為官兵多麼厲害，因此分頭進兵，以防一方有阻，便可救援，誰知官兵的暮氣已深，委實不足一擊，現在既已全在

一起以後可以毋須分開的了、

東西兩路出發此地借石達開口中歸宿

不過烏蘭泰能用詭謀，他又是會

經打過台灣的、

再提前事

非得先將此人除去，然後再與那個向榮交鋒，便利得多、

韋昌輝挺身而出的說道，烏蘭泰這枝人馬，大哥只要付我一千隊伍，我若不能斬了他的首級，情願提頭來見，洪秀全知道韋昌輝很是英武，又是自己老

弟兄，當下即付一千隊伍，問他可要他人幫助，韋昌輝連搖手道，不必不必、

倘若一個人出去打仗，都要帮手，我們軍中，那有這許多人數、

此語甚壯

洪秀全石

達開二人聽說，一同贊許，即令韋昌輝從速出發，韋昌輝因見天已大亮、

接上文貫串

頭也不回的率兵而去，石達開一等韋昌輝走後，便向洪秀全獻計道，此次戰

事，周天爵若命向榮直趨金田，擾我後方，却是一個致命之傷，今彼等不用此

計，單命一個客軍，陳兵此地，而且放棄永安不顧，真正失策，此乃我們天父暗

中相助，依我之意，昌輝兄弟此去，可以力制烏軍而有餘，我們何不就此暗襲

永安，自可唾手而得，洪秀全不待石達開言畢，連忙下座，向石達開深深一揖、

道、此計固妙、然非老弟親自一行不可、石達開點頭應允、道、只要大哥不棄兄弟、敢不遵令、正是、

安排陷阱擒奇獸 製造機關捉毒龍

不知石達開此去能否得手、且闕下文、

評曰、此回寫洪秀全出兵之事、異常得利、完全攷據而得、自與片面說話之清史有異、此所謂之信史、

樂嗣
炳編

怎樣使用標點符號

洋裝一冊 定價大洋三角（七折）

本書以教育部頒佈之新式標點符號爲基準。可作初學標點符號者之課本用。對於新式標點使用方法。指導極清晰詳盡。每一標點立一專章。除說明外。又必舉例解釋。俾學者容易了解。此外對於字句文法。亦有討論。議論正確。材料充實。置身於學界者。不可不備。

上海大衆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
各大書局
均有代售

第十一回 雲山盡節全州道 石氏求賢新旺村

洪秀全久蓄大志，平時在傳教的時候，他已暗中研究兵法，再加能有籠絡人心的手段，所以凡是他的手下弟兄，無不誠心悅服，個個都肯替他去出死力。

此處隨便總敘數句
秀全心事完全表出

這天秀全打發韋昌輝和石達開兩路人馬，次第去後，便將衆位

弟兄請出道，韋石二位賢弟，他們都已巴巴結結的替我辦理大事去了，我在此地安守營基，心下很是過意不去，如何是好？

諸葛武侯之激將法來
秀全爲人可愛可怕

羅大綱首先對

着秀全說道：「兄弟蒙大哥的錯愛，特命雲山大哥前去，再三招致兄弟，兄弟自從來到大哥手下，毫沒尺寸之功，現在烏軍的糧道所在，兄弟業經探得，兄弟打算趁他新敗軍心渙散之際，出其不意，前去劫他一些糧草，不知大哥以爲怎樣？」

居然引出一個自告
奮勇的羅大綱來了

秀全聽說大喜道：「大綱兄弟，你本是一位大將之材，我所以不肯輕易用你，留作將來獨當一面之需，此刻你既願去劫糧，糧草之事，原爲

軍中命脈，我也不好阻止，但是話雖如此，你得速去速回，免我惦記。」

其甜
如蜜

羅大

網瞧見秀全如此重視於他，當場客氣幾句，早已欣欣然的率了本部人馬，出營去了。秀全這裏一連幾天，各處都沒甚麼喜信報到，正在十分盼望的當口，突見蕭朝貴單身一個人，滿身重孝的哭奔進來。又是秀全一見這種形狀，不禁大吃一嚇，慌忙迎了上去，急問甚麼事故，又戴誰人孝服。朝貴不待秀全問完，一把緊握秀全的雙手，描寫入神更加蹂腳狂哭起來。宣嬌搶上前，先將朝貴的雙手推開，跟着問道：「你可是由平隘山來此？」宣嬌之問又進一層莫非那裏有了甚麼變故不成？朝貴見問，方始一壁拭淚，一壁很傷感的說道：「雲山大哥已經陣亡。」八字驚人秀全急問此話可真，朝貴大聲答道：「此事怎好有假？秀全一聽這個惡信，頓時大叫一聲道：『天亡我也，不料也字尚未出聲，隨即砰的一交，跌倒在地，暈了過去。』」寫得兄弟之情親切衆弟兄見了，大家手忙腳亂的，先將秀全救醒，方始一齊掩面而泣。都在悲痛雲山、宣嬌三娘兩個，不好再哭，只得一個去替秀全拍背，一個去替朝貴抹臉。寫婦女又是一樣鬧了一會，朝貴方對秀全以及大衆詳細的說出道：「我

自同仁發哥哥跟了雲山大哥去到平隘山之後，秀清大哥一見我等三人，疾約至內室。緊皺雙眉的對着我們說道：你們三位，來得再好沒有，此地的新任縣官，接印之後，已經疑心我與秀清大哥兩個，暗通聲氣，謀爲不軌。那知我手下的四個哨官，都是武藝有餘，涵養不足的人物，一見官府疑心我們，大家便一齊跳了起來，立即就要攻入縣城。我因除了日綱兄弟回來時候，說過秀全大哥已同衆位弟兄，前往金田幾句說話外，其餘毫沒一絲消息，故此不敢輕動。宣嬌三娘兩個忙不迭的岔嘴問道：到底是那幾個哨官，這般沒有涵養，幾乎闖禍。朝貴道：一個就是秦日綱，一個叫做李開芳，還有兄弟兩個，一名林鳳翔，一名林鳳翔，秀全對着宣嬌三娘兩個揮手道：你們且莫打岔，快快讓他講了下去。再說朝貴聽說，又接續說道：當時雲山大哥便把去的意思，完全告知秀清大哥，秀清大哥聽了，方才胆大起來，便和我們三個商酌，究竟先攻何處爲是，又是雲山大哥教他直攻全州，就好依照東平大哥的主張，再進湖南。

秀清大哥聽說馬上一口答應，於是點齊人物，就向全州進發。臨起身的時候，隣近各處的保良會，都說滿洲官府虐待民衆，情願投効。秀清大哥也不拒絕。反映金田投効之保良會傾不孤單這樣一來，憑空又添三五千，合計固有的總數，將近有二萬人了。說到雲山大哥，真是一位天才，可惜爲國捐軀。我們弟兄從此少了一座泰山之靠了呢！大衆正在聽得要緊關頭，忽見朝貴突然夾着幾句嘸嘆的閒文，方想催促再往下說的當口，宣嬌更比衆人性急，忙去阻住朝貴道：你還是快講正文。至於雲山大哥，既已人死不能復生，將來只有替他報仇雪恨的了。朝貴聽他妻子催促，方又接說道：當時雲山大哥，只教我們和秀清大哥率衆先行，他要留下幹樁公事。秀清大哥問他甚麼公事，不見得還比大軍出發的事情要緊。雲山大哥單單說了一句，往後自知說完這句，只催我們先行。秀清大哥沒有法子，只得率了大軍先走。那知沒有兩天，雲山大哥已經追了上來。秀清大哥問他究竟在幹甚麼事情，雲山大哥方才和大衆說道：我所幹的事情，

乃是學着張子房火燒棧道的故智，業將平隘山的一帶房屋統統燒去，以絕衆兵士的歸心。當時秀清大哥聽了他的說話，說是此計好是好的，不過將來這班兵士知道房屋是我們燒的，豈不因此而生怨心，反而阻碍大事。雲山大哥聽說，又和大衆輕輕的說道：「此着我已早經防到，我們且上前走，再過幾天，不待兵士們知道的時候，索性由我們告知他們，放火燒屋之事，統統推在官府頭上，如此一來，兵士們都去怨恨官府，豈不是格外替我們出力了麼？」雲山之才更比當年張良還穩且正可畏大衆一聽此言，個個拍手稱贊，等得走未數天，雲山大哥果去對着衆兵士們忿忿的說道：「我有一個惡消息報知諸君，諸君聽了，可是不必生氣，衆兵士們聽得雲山大哥說得如此鄭重，一齊摩拳擦掌的問道：「可是官兵前來剿辦我們了麼？」雲山大哥又說道：「官軍前來剿辦我們，乃是奉上差遣，還在情理之中。我此刻報告的是，他們一等我們離開平隘山後，立即去把諸君的房屋燒個乾乾淨淨，衆兵士們不等雲山大哥說完，個個咬牙切齒的大喊道：「滿

洲官府如此殘忍，我們大家若不一心一意的殺盡胡奴，誓不爲人。雲山大哥一見衆兵士在恨官府，他又忙去勸慰大衆，說是諸君能夠如此記仇，若能殺走胡奴，我當設法，各給造屋之費若干，一個不少。衆兵士們聽了此言，更加歡聲雷動。雲山可惜死得太早，若使其假數年，令其與錢江石達開李秀成共事，清室未必中興。雲山大哥與秀清大哥二人一見軍心可用，並不去攻桂平本縣城池，一直就向恭城殺去，及至殺到恭城，幾個老弱殘兵，何濟於事，一座恭城縣城，不費吹毛之力，已被我們佔了下來。那時周撫台天爵業已接到桂平縣的飛報，知道反了團練，再加添上各地的保良會，聲勢不小。正在嚇得無兵可派的當口，第二次又接到恭城縣失守的文書，只好飛檄駐紮此地江口的那個向提台，命他親率大兵去救恭城。當時秀清大哥一聽向提台親自去敵我們的信息，不禁擔憂起來，赶忙去和雲山大哥商酌，打算放棄恭城。雲山大哥聽說，反而大樂特樂，秀清大哥不解雲山大哥之意，忙又問道：向榮乃是一員老將，無人不知他的戰術，他既親自前來，只有可憂，何故

反樂雲山大哥聽說復又大笑道、秀全大哥、此次出兵、雖有石譚羅韋諸位弟兄幫助、到底要算孤軍深入、自然很是危險、現在我們此地、能教向榮親自前來、秀全大哥那裏、便少一個勁敵、這種調虎離山的好事情、我們正在求之不得、試問如何不樂、朝貴說到此地、還待再說、忽見秀全、陡把他的一隻手緊緊的握住、兩隻眼眶之中的眼淚、真比潮水泛濫時候、還要厲害一些、一壁淌着淚珠、一壁哀聲的說道、朝貴兄弟、我方才聽了你一直說到此地、只覺你們那位雲山大哥、才長心細、有守有爲、還不過對於國家大事、能夠忠心罷了、此時一聽你說雲山大哥對於爲兄如此關切、如此注重、這般的好弟兄、真正勝過同胞萬倍、就是當年的那位關夫子、他老人家對於劉玄德、秀全此語無意中竟是以劉玄德自命矣也不過如此、這般一位可敬可感的好弟兄、一旦先我而去、教我怎不傷心、秀全真的說了又哭、哭了又說、引得大衆都又傷心起來、還是他的宣嬌妹子弟前去勸着他道、哥哥、你方才不是教我不要打岔的麼、此刻何故你自己也來打岔了

呢、快莫傷心、且聽他

他是

講完再說、秀全聽說、一邊拭着眼淚、一邊指指朝貴

道、這末這末你你就說下去吧、

作者能將秀全的酸楚之音寫出真是非同凡筆

朝貴正待再說、宣嬌眼見三

娘篩上一杯熱茶、給與秀全解渴、她也忙去篩上一杯、微紅其臉的遞給朝貴

手上、道、你也說得口乾了、快渴一杯熱水吧、

作者也和雲山一樣有此天才不然正在萬忙之中何能再有如此的閒情逸致之筆呢

朝貴接

到手中、一口喝乾、遞還宣嬌道、我真講得口乾了、最好再給我一杯、宣嬌一邊

接了杯子、一邊微瞪了朝貴一眼道、你這個人呀、

五字語氣已見真嬌與朝貴之仇恨深情矣

不能給你面

子的、吃了還要討添、現在沒得喝了、等你說完才給你喝、

此是行文佳妙之處宣嬌若再篩一杯便沒味了

朝貴

便不再討、仍又接着說道、當時秀清大哥、自然十分佩服、雲山大哥、即命林鳳

翱、林鳳翔兄弟二人、作爲先鋒、直取灌陽興安一帶、又命我和仁發哥哥、作爲

游擊之隊、他和秀清大哥、率着李開芳、秦日綱二人、作爲後援隊伍、那知一連

又佔了灌陽興安、正擬直取全州的時候、向榮的大軍、已經迎頭直撲的來了、

向榮本是一位名將、

此書說好說歹均從事實並無一點偏見

他的軍中、竟有一隊洋槍隊、有人說是從教

堂裏借來的，有人說是他自己化錢向外軍買來的。伏筆這隊洋槍隊，委實教人

無可奈何。後來李鴻章在上海練洋槍爲中國有槍之始，彼時向榮竟有一隊足徵對於軍事用心。豈知我們那位最親最愛的雲山大哥，竟

喪在這個無情彈子之下，哀哉痛哉！朝貴說到此地，又和秀全二人對哭起來，大衆自然幫同流淚，仍是宣嬌三娘二人，勸着大衆，朝貴方始又說下去道：那時雲山大哥，他明知道彈子厲害，他因要作表率，所以每每身先士卒，去衝頭陣，有一天，又和向軍大戰，雲山大哥正在得手之際，忽見仁發哥哥已被一個名叫張必祿的記名提督，生擒過去，雲山大哥連忙奮不顧身，上前搶了回來，當時搶雖搶了回來，不幸忽被一粒彈子打入前胸，雲山大哥還怕因此淆惑軍心，當下帶着疼痛，仍和向軍廝殺，那時林鳳翔、林鳳翔二人正在前軍得手，並未知道雲山大哥受傷之事，所以向軍支持不住，只好大敗而去，雲山大哥直到營中，方將胸前的彈傷指給我和秀清大哥兩個去看，秀清大哥因見雲山大哥似有性命之虞，打算退兵回到恭城，又是雲山大哥指天誓日，不許爲

他一人退兵，誤了軍情大事，我也勸着秀清大哥依了雲山大哥之主，使他安心將養。秀清大哥方始勉強應允。此處已知秀清爲人貪生怕死矣誰知雲山大哥就在當天晚上，呼吸頓促，自知無望，臨終之際，單和我與林鳳翔兩個私下說道：秀全大哥，只要事事依着東平大哥的主張做去，滿洲皇帝不難逐走，但是一有功勞，不可封王，一得天下，不可爲帝。雲山大哥說到此處，已經不能再說，等得將要斷氣的當口，忽又睜目單對我一個人說道：將來誤事之人，必是秀清、朝貴兄弟，如果有心永遠跟隨秀全大哥，此語須要替我轉達。我才瞑目。雲山大哥說完這句，嘔血數升而亡。朝貴的一個亡字，剛剛出口，宣嬌第一個又嚶嚶的哭了起來。秀全等人當然哭得不亦樂乎，大家哭了一陣，朝貴又忿忿的說道：雲山大哥死的第二天，我便親去細細打聽，方才知道那粒彈子，就是那個甚麼記名提督張心祿打的，我便從此釘着那廝廝殺，直到三天之後，那廝方才被我生擒過來，報了大仇。現在秀清大哥怕要入全州的了，我的戴孝也爲這個宣嬌

此時本來還在哭泣一聽這句方始破涕爲笑起來不禁贊上朝貴一句道這還罷了、你竟能夠替我雲山大哥報仇雪恨、爲妻爲妻二字第一次發現第一個感激你的、宣嬌說到此地、夾忙中又去篩了一杯熱茶、遞與朝貴、朝貴忙把手一擋道、此刻我可不要喝茶、非有幾杯胡奴之血、不能解我之渴、宣嬌隨手把茶喝畢、順手奉羊之奉放下杯子、忙去和朝貴挨排坐下、有就將大家和朝貴兩個別後之事、從頭至尾、一句不漏的講給朝貴聽了、朝貴一等宣嬌說完、急向秀全說道、大哥、令妹既說昌輝、達開、大綱三位哥哥、去了幾天、都沒信息回來、兄弟有些放心不下、快請大哥給我一千人馬、讓我前去接應他們幾個、宣嬌接口對着秀全道、大哥倘若給他入馬、我可不甚放心他一個人前去、伏筆讀者留心他往後每次出仗、我也得每次回去、秀全聽他妹子這般說法、不禁笑上一笑道、你們兩個、自此以後、能夠同心協力、一齊出去打仗、爲兄豈不歡喜、不過今天朝貴兄弟可也講得太乏力了、你可將他勸住、由爲兄另外派人前去接應他們三個就是、宣

嬌不及答話，忽見幾個探子，接二連三的來報喜信，第一個報的是，韋昌輝今晨殺入烏軍大營，手刃烏蘭泰和參領陳國棟，都司陳國恩三個，現正追殺烏營兵士，第二個報的是，羅大綱昨夜業將烏軍的糧草，統統劫來，現正督率兵士搬入大營，第三個報的是，石達開昨午業已佔領永安城池，並把總兵張敬修殺退，秀全等人聽了這三個大好消息，怎不歡喜，當下重賞報子之後，秀全又問朝貴道：「達開大哥既得永安，昌輝兄弟又將烏軍殺潰，爲兄這裏已經沒甚危險，老弟還是就在此地幫助爲兄呢，還是仍須趕回秀清大哥那邊，朝貴接口道：「雲山大哥，既有請大哥留心秀清的遺囑，此地直呼秀清名字，完全駁辭有分別。兄弟還是回他那裏爲妙，宣嬌忙又接口道：「這末爲妻須得一同前往，方始放心，又叮囑。秀全聽說，躊躇半晌道：「雲山大哥，既是對於秀清大哥有些不滿，或是各人的政見不同，也未可知，輕輕一句說此將衆人疑團撇去。你們二人，且俟他們三個回來之後，商量再走不晚，朝貴聽了，也不反對，於是先和衆弟兄叙叙手足之情，繼與宣嬌三娘二人叙

叙夫婦兄妹之樂，又過兩天，羅大綱和韋昌輝兩個先後回營，繳令秀全分別記過二人的大功，忙把雲山亡過之事，說知二人聽了，二人不等秀全講完，也都一同痛哭起來。雲山爲人真可痛哭大衆勸上一番，秀全卽命開出酒筵，酒筵之上，朝貴又對羅韋二人提起雲山的遺囑，羅大綱聽了，倒還平平，獨有韋昌輝聽了，大不爲然。伏筆正擬上個條陳，要請秀全斷絕秀清，忽見石達開一個人飛馬入營，走將進來，卽與秀全道喜，秀全慌忙一面慰勞，一面便請石達開一同入席，石達開甫經坐下，陡見蕭朝貴全身素服，又提素服忙問朝貴沒了何人，朝貴又將雲山亡過之事，再述一遍，石達開整整完完的聽畢，又是一樣態度方才微喟其氣的說道，雲山大哥爲國捐軀，當然使人十二萬分可敬，可感，不過臨終之言，或爲亂命也難說的，卽使被他料中，此刻乃是用人之際，基礎尙未立定，那能管到將來的事情，石達開說到此地，又對朝貴道，朝貴大哥，我勸你還是馬上回到秀清大哥那邊爲要，也好做他一個大大的帮手，秀全接口對着石達開道，連我妹

子也想同去，我正等你前來斟酌。石達開聽說，連說快去快去，越早越妙。說着，又對朝貴宣嬌二人說道：「我們已佔永安，沿途既少阻隔，通信也極便當，以我之意，秀清那邊更比此地重要。宣嬌目視朝貴道：「達開大哥，他的識見還在雲山大哥之上，既是如此說法，我們說走就走，不必牽延。」石達開聽了，忙將他的大拇指一豎道：「宣嬌妹子，真正可稱一位巾幗英雄。」秀全一等席散，即令朝貴夫婦二人就此起程。石達開送走朝貴夫婦，始和秀全促膝談心道：「此地三路人馬，第一路是烏蘭泰，已被昌輝將他銷滅；第二路是張敬修，也被兄弟殺退；第三路是向榮，既與秀清大哥前去開仗，倒是一個勁敵。大哥趕緊率隊同我進駐永安，再由兄弟設法前去幫助秀清大哥。秀全聽畢，自然一口應許。及至到了永安，秀全因爲思念雲山，竟至咄咄書空起來。石達開忙又細細勸解一番。秀全垂淚的答道：「達開賢弟，你是一位人才，也該知道雲山大哥一死，明明天在亡我。石達開忽然連搖其頭道：「這倒不然，常言說得好，十室之邑，必有忠

信、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兄弟有個故人、名叫李秀成、又引一個奇才出來現住此地藤縣新旺村中、他的本事、確在兄弟與雲山大哥兩個之上、大哥莫憂、兄弟即刻起身、前去邀他來抵雲山大哥之缺、何如、秀全聽說大喜、催着石達開立刻起身、正是、

當年三顧茅廬後 此日單騎土屋中

不知石達開去找李秀成、究竟如願與否、且闕下文、

評曰、此回寫馮雲山盡節全州一事、全用朝貴口述、此乃一新讀者目光之筆路也、復因雲山之故、引出李秀成其人、太平天國之大部人材、皆出場矣、

黎錦
暉編

幼稚園音樂課本

四冊定價每冊
一角（七折）

本書依照教育部頒布之幼稚園課程標準編輯。研討實驗。歷半年之久。始選定教材與教法。教材分作三類。一「演作用歌曲」。二「應用曲」。三「欣賞曲」。舉凡幼稚園音樂應有之教材與教法。均經包羅。旋律之簡易。節奏之明顯。樂句之勻整。音域之廣狹。悉按專家經過實驗。能適應幼稚兒童之心理。使易於辨認及記憶。此為本書高於同樣書籍之特長點。不可不加以注意。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
各大書局
均有代售

第十二回 大智若愚秀成遭藐視 從天而降錢氏運奇謀

石達開既是答應了洪秀全，自去請他故人李秀成出山，一同辦理逐胡大事。他就一個人騎了一匹快馬，來至藤縣所轄的那座新旺村中，及至走到李秀成的門口一瞧，忽見雙扉緊閉，只有一把鉄將軍自在那兒守門，又因四面沒有隣居，無處問信，倒把一位殺人不眨眼的大魔王，弄得騎在馬上，左右爲難起來。幸而瞧見李秀成的大門前面幾樹楊柳，隨風飄蕩，一曲清溪，流水淙淙，樹下一塊青光大石，亮得可以照人。寥寥幾句描寫宛然像個王石公的一幅山村圖不禁大贊一聲道：好個世外桃源，此人住在這裏，雖是幾生修得，偏偏遇見我這個姓名的，平生好動不好靜，非得把他拖到塵世，一同作番空前絕後的大事業，不讓他享這個清福，又把我怎樣呢？石達開說到此處，他就跳下馬來，將馬繫在柳樹之上，自去坐在那塊大石上面，預備有人走過，就好問信，坐了一會，並未有人走過，僅不過一陣陣地清風拂面，便覺肺腑爲之一爽，忽然自己失笑起來道：此地真是仙

境就是坐視幾天幾夜，我也並不厭煩。寫李秀成之居如此石達開一個人自問自答，正在玩賞風景的當口，忽聞遠遠地似乎有了說話之聲，赶忙用手覆在額上，做了天篷架子，睜眼細望，又見說話之人，手攙手的也向李秀成的門前走來，石達開不覺哦呀一聲道：原來這兩個漢子也來找尋秀成的，且等他們一霎，看是怎樣，再問他們不遲。誰知石達開的念頭猶未轉完，那兩個漢子已向他的面前走來，又見內中一個身子更加高大的，一見了他，慌忙搶上幾步，朝他恭恭敬敬的一揖道：尊駕不是前幾天用那聲東擊西之法，帶出石氏兵法，傾映前文佔領永安城池的那位石達開石志士麼，莫非也來探望此地？這位李秀成的麼？石達開一見這個大漢，居然說得出他的來歷，不覺有些奇怪起來，也忙答上一揖道：兄弟正是石某，不知吾兄何以認識我的？那個大漢不及答話，急去對他那個朋友說道：玉成賢弟，這位就是和我們秀全舍弟共事的那位石達開石大哥，你快快先來見過，我們然後再談。此時石達開已經知這個大漢就是洪秀

全的堂兄大全，又曾聽見羅大綱常在說起，自被大全相救之後，彼此一別數年，無從答報他的大恩等等說話。再映當下不等那個漢子前去和他見禮的當口，反先去朝那個漢子連拱手的問道：「這位貴姓？那個漢子連忙答禮，奉還口稱不敢道，兄弟姓陳名叫玉成。」石達開聽了，失驚道：「陳大哥，你不是江湖上人稱四眼狗的那位陳英雄麼？」洪大全忙代答道：「陳大哥的這個綽號，雖然有些不雅，但是兩廣一帶，以及湖南江西等地方，不認識陳玉成的人們，倒有不知道四眼狗的人們，可說沒有。」石達開聽說，又連向陳玉成大拱其手道：「幸會，我們快快坐下再談。」陳玉成便和洪大全同在石上坐下，大全又問石達開：「可是來找李秀成的？」又說他和陳玉成兩個久聞秀成是位天生豪傑，昨天來此約他一同去見秀全，李秀成起初不肯應，後來他們再三相懇，秀成推却不過，方允今天再來同走。不料此時把門鎖上，竟是有心躲避。奇人奇事奇筆奇文，石達開明明來找秀成，反被洪陳二人佔先，既佔先，秀成又被二人趕走，曲折之虛文勢便更有波瀾。要請石達開想個法子，必定要使秀成前去輔佐秀

全才好，石達開聽到此地，含笑的答道：「兄弟此次本是前來邀請我們秀成的，二位莫急，兄弟總有法子教他跟了我們同走，不過大全大哥，這向又在何處，非但秀全令弟十分惦記老哥，連那羅大綱大哥，無日不在提起，沒有報恩爲念，洪大全聽了十分驚喜道：「怎麼，大綱兄弟，也在我們秀全舍弟一起麼？」石達開因聽大全口氣，似乎尙未深知秀全那裏的內容，便簡單的說了幾句去給他聽，洪大全不待石達開說完，愈加大樂起來道：「秀全舍弟有此一日，都是石大哥和衆位弟兄相助之力，兄弟是前幾年因爲救了大綱兄弟之後，官府出了賞格拏我甚急，我只好東躲西藏的混了幾年，直到上個月無意之中，碰見我們這位陳大哥，方才知道秀全舍弟的近來之事，但是陳大哥也不十分詳細，依我當時之意，就要約了陳大哥同到秀全舍弟那兒去的，嗣因陳大哥說出此地的這位秀成先生，是位天上難尋，地下少有的人物，秀成之才全在二語之中兄弟所以和他來此相訪，不料這位秀成先生，真正是位隱士，更比從前的那位諸葛武

候還要高蹈，這樁事情，只有完全拜托石大哥一個子的了。

太平天國之中，只有石達開法，大全二人文武兼擅，清史也曾經

及後來定都南京，一切文牘雖然半出傅善後詳之手，大全却總其成。

石達開連連點頭道：「這樣說來，洪大哥和陳大哥二位，對於我們秀成，還是初交。」陳玉成接口道：「石大哥，我們三個，今天定得守着秀成先生回家，方才甘休。此刻時候還早，可否把這位秀成先生的歷史，講些給我們聽聽呢？」石達開聽說，一邊點頭，一邊就接着說道：「秀成和我本是同學，我們這位去世的老世伯，名叫世高，他家本是書香人家，自從生下秀成，家境已漸中落，秀成的原名，本叫守成，他在八九歲的當口，就不喜歡研究舉業，除了治國安邦之書，不輕寓目。我們那位世高老世伯，因他有子若此，倒也異常高興。一天秀成忽去請問他的老父，說是守成二字，乃是一個庸碌的子孫名字，只要爲人謹慎三分，便可名副其實。人生在世，總要做些創業之事。」

口氣不小，自幼即能，確是奇男，惜乎未能

成事，天

命也夫。方才不愧天生斯人，我們那位世高老世伯，便把他改爲現在的名字，秀

成到了二十開外，一切舉動，完全是位武侯模樣。前督林則徐制軍，曾聞其名。

專人走聘，他還嫌他手下不足，展他平生抱負，也和今天一般避而之他。今年才只二十有八，真正可稱一位少年英傑。大金玉成二人一直聽到此地，正待再問，偶然抬頭，忽被夕陽的光線照入眼簾，別描寫始覺時已不早，不便再談閒話。忙問石達開道：天已將暝，難道我們就在此地露宿不成？石達開點點頭道：若不露宿，焉得捉此一條活龍？可惜此村沒有飯館，倒是一樁難事。陳玉成忙在身邊摸出幾個麪食，遞與石達開道：兄弟帶有幾個餠，不知石大哥可能將就充飢。此地確沒餐館，石達開笑着接食道：軍營之中，沒有水喝，也是常事。有此便好。石達開一連吃了幾個餠，之後，又到溪邊喝了幾口涼水，仍舊坐在石上，一手拍着肚皮大笑道：既已吃飽，今宵可以露宿矣。此時洪大全也將他身上的餠取出，分與玉成同吃。吃完之後，大家又談了半天。三個人看牠夕陽慢慢地西下，看牠皓月慢慢地東升，兩個慢慢地句法，省寫不少筆墨矣。石達開一任牠去，夜色瀰漫，仍舊談他閒天。一直到了月掛中天，方才丟開閒文，對着洪陳二人說道：

秀成的鎖門而去，我起初時候，當然不知道他往何處，及聽二位說起，我才料定他走不甚遠，一定避在左近地段，待到半夜，以爲你們二位決不露宿等他，更不知道我這故人也來找他，他必回到家中宿歇，我就想出一個法子，定要夜深方辦。陳洪二人自然大喜，忙問甚麼法子，石達開笑上一笑道：「從前劉備帶了關張二人去訪諸葛武侯，張飛因見武侯躲着不肯出見，便對劉備說：『不如用火燒了這個茅山道士的房子，不怕他不逃出來相見。』」小說中之小說妙文妙文當時劉備雖然沒有肯用此法，我今晚上，可要用此法了。石達開一邊說着，一邊就請洪陳二人，用上幾把稻草，堆在秀成的後門，真個燒了起來。秀成的四近，本沒隣居，又提試問誰來救火，不到半刻，只見那座土屋，土屋與茅屋有別，土屋乃泥築者也早已烈烈烘烘的，燒得映着一天都紅起來，不料就在此時，陡見遠遠地奔來一人，口中大罵着：「昨天兩個惡鬼，真正害人。」看了和尚罵賊，秀此之謂也石達開等三個，一見來的正是秀成，立刻一齊上前，去將秀成這人團團圍住，秀成瞧見有人圍他，當初還當強盜，及至

仔細一瞧，非但就是那兩個惡鬼，而且還多出一位故人。石達開起來，當下才知此火，就是他們三個寶貨有意放的，不禁先對石達開恨恨地發話道：「天下斷無一面奔來求賢，非自負也與他故人說玩笑耳一面又在放火之理。那位滿洲皇帝遇見你這

些革命種子，真正也是他的晦氣。秀成說到這句，又朝三個將手一揮道：「還不替我快快救熄了火，再說。」描寫秀成之火彷彿似有預知之明，說話也有決斷。洪陳二人自然一面忙着陪禮，一面

忙着救火。石達開連火也不肯幫同去救，單把秀成這人一把拖到那塊大石之上，一同坐下，微笑着道：「你莫擔憂，燒了你的銀的，賠還你的金的，就是人家

有心前來請你，誰教你搭這種臭架子的呢？」此口吻真是一對無賴之頑皮，但亦足徵二人有交情也。秀成聽了，連搖

其首，一句沒說。此時洪陳二人業已將火救熄，秀成奔去一看，幸虧還只燒去

幾間小屋。石達開去燒後門料知秀成必出救火，更料定其必不走遠，當時已經算出時候，此即軍事之中所謂之知彼知己的決勝策也，令人折服。當下也微微一笑，邀着石

洪陳三個一同進屋，分開賓主坐下。先問石達開道：「達開大哥，我曾經聽人說

起，你已遇着明主，很有權力，此刻半夜三更來此，何爲？」石達開應聲道：「你已知

道我們來此求賢何必多問。秀成聽說道：你們那位秀全先生現方有病，我兄怎好走開。石達開聽了這句，不覺一楞道：秀全並沒病症，賢弟何出此言。秀成又說道：一個人要想苟安，便是終身大病，若爲救國救民，尤加不可。秀全先生起初時候，在那桂平，借了傳教爲名，攬撥楊秀清去辦團練，明明想以楊氏前去挫動官兵，他便乘機去取桂林省垣，以圖苟安。此乃養癰之病也。等得清兵三路齊至，幸有衆英雄爲其出了死力，方免於危。此乃將變未變之病症也。現在得了永安，只讓楊氏一隻肥羊去與向榮那隻餓虎搏擊，危險豈不很大。若要醫他之病，惟有趁那清廷未及預備之際，出其不意，一脚殺入湖南，越岳州，佔武漢，直取金陵，方爲上策。秀成石達開錢江三個時人稱爲三雄，海非虛譽。石達開聽到此地，不禁五體投地的佩服道：對症下藥，方是良醫。賢弟之言是也。快快跟了我們三個去見秀全大哥，以成興王之策。秀成連連搖手道：此刻尙非其時，就是去獻興王之策，也不信用。洪陳二人接口道：秀全對於手下弟兄，猶且言無不聽，計無不從，何況

先生呢、秀成又說道、他們都是首義弟兄、相共患難、自然有別、石達開接口道、賢弟具此才學、自應出而問世、至於信任與否、本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之謂、此時那好預計、秀成聽了、方才點首道、如此說來、兄弟只好同了三位去走一遭的了、此時天已將亮、就請三位、權且打個盹兒、以便明天走路、石洪陳三個聽了、方始大喜、正思各人安睡一霎、又被火燒場子的焦臭味兒、薰得難受、那裏能睡、一到天亮、即催秀成起身、秀成本無家眷、僅將他平日所愛的兵書、裝上一箱、反鎖大門、便同石洪陳三個就此上路、石達開因爲人有四個、馬只一匹、細索性牽着那馬、一同徒步而行、及到永安、石達開將馬交與兵士、細先將秀成引見秀全、便秀全見了秀成、不過淡淡的敷衍幾句、秀成退出、對着石達開把手一颺道、可不是、我說尙非其時、你們不信、現在讓我就在你的軍中、權且住下、若能有了一些戰功、方能堅其信用、石達開略現愧色、便請秀成到他軍中主持軍事、復又回身進內、只見秀全已與洪大全、陳玉成兩個、正在

孜孜有味的大談特談，石達開也不管是否打斷他們話頭，卽岔口問秀全道：秀成這人，確有經天緯地之才，大哥何故藐視於他？秀全聽了淡淡答道：我真有些不信，難道此人真能及得上雲山大哥和你兩個不成？石達開大搖其頭道：我不用說，此人之才，真在東平雲山之間呢。大全玉成二人也說秀成是位奇才，勸着秀全應該重用。秀全聽說，方才傳令出去，再命秀成進見。當下有人進來回報道：李秀成李先生說的，他等有了功勞，才肯進見。秀全聽了，方始有些相信起來，便請石達開善爲待遇。一俟有功，定當重用。秀全宛非全才於此可見石達開剛剛退出，秀全又想再和他那大全大哥重話家鄉之事的時，忽據飛探報到，說是清廷方面已經起用林則徐，派爲廣西軍務督辦。大全玉成二人不待探子說完，頓時一同失色道：這還了得！此人一來，我們大有不利。秀全喝退探子，也覺不悅。他們三個正在各皺雙眉，互相慨嘆之際，又有一個探子報到，說是錢江錢先生充發伊犁，路過韶關時，忽被他的一個故人胡元煒放走，現在改

扮商人模樣，不日卽到此地。雷轟電閃，有聲有色。秀全一聽錢江不日可到，不禁把他樂得撲的一聲跳了起來，以手加額道：「還好，還好，有他這位救星到了，當下重賞探子，立命再探錢江的行踪，快快來報。」探子去後，秀全忙又召集全部弟兄，告知錢江卽日就到之事，大眾聽說，自然個個歡喜不盡。羅大綱見了洪大全，先謝當日救命之恩，繼叙以後闊別之意。這一天大眾的樂趣，筆難盡述。又過幾天，有一天的大早，錢江不待通報，業已飄然而入。秀全一見錢江真的到來，高興得還當是夢。鄭重得錢江不及說他自身之事，單問秀全：「雲山怎麼不幸，竟會遇彈亡身？」秀全連連細細的告知之後，又將大眾弟兄引來見過。錢江見過衆人，始對秀全和大众說道：「兄弟毫無一點德能，竟蒙大哥和衆位弟兄如此相待，如此重視，真正慚愧不遑。其實兄弟雖然身在縲紲，因有一位陳開大哥照料一切，已無足憂。及過韶關時候，那裏知府胡元煒，本是我的生死之交，所以我曾經對着雲山大哥朝貴大哥二位說過，我只要一到那裏，便不愁了。現在胡

元煒因爲放我走後，恐怕上司見罪，他已告病回鄉去了。我在半路之上，第一個得着的好信，就是大哥等等業已佔領此城，第二個便是壞信，就是雲山大哥不幸身亡，第三個也是壞信，聽說林則徐林制軍復又起用，督辦此間軍務。錢江剛剛講至此處，秀全搶着急急之勢接口道：「兄弟正爲此事，在與一班弟兄愁得幾乎要死，幸虧得到大哥在那韶關脫險之信，方才抵過一半。」錢江搖着頭道：「這件事情，我也無可爲力，因爲這位林制軍確是一位老成持重，爲守兼優，既得民心，復不怕死的人物，林氏一生此十六個字，包括盡矣，當然難辦。況且我和他又有一點私交，怎樣可以和他破臉？」錢江說到這句，忽把雙手向他大腿上面用力一拍道：「說來說去，就怪雲山大哥死得太早，不然此時或已殺入湖南去了，即使林制軍再放湖南的軍務督辦，那裏是四通八達的地方，便可發展，不像此處是個死地，又提前話，反覆有勁。秀全忙說道：「這是國家大事，大哥總得看在百姓受苦面上，想出一個萬全的對付法子才好。」錢江聽了道：「大哥何必說這重話，兄弟力之所及，敢不

去替大哥分憂，說着把眼睛四面一望，似在找人樣子。錢江因見石達開不在眼前，便問秀全道：「行軍之事雖重糧草，但以重大的軍情比較起來，糧草又算小事，大哥此次將黃文金和胡以晃兩枝人馬放在金田，專顧運糧之事，未免稍覺失算。現在快快先把他們兩個調來此地，以便應付官軍。」洪秀全聽了一面趕忙專人去調黃胡兩路人物，以及所編教民。照應一面又向錢江認錯道：「這樁事情本是兄弟一個人的主張，雲山大哥和達開大哥而且曾經勸我過的。」錢江恍然道：「哦，原來如此。我方才還想問達開大哥的像他這般才具，難道因糧於敵的那句老話都不知道的麼？」既是大哥自己主張，我就不必請問他了。秀全正待答話，忽見石達開高高興興的奔了進來，向着他和錢江二人道喜道：「兄弟特來道喜，大事無礙的了。秀全急問甚麼事情，石達開道：『頃據密探來報，說是林則徐尚未起身，忽然在籍出缺。清廷方面改派大學士賽尚阿督辦廣西軍務。』」錢江聽說也向秀全道喜道：「這真大喜，兄弟知道這位賽欽差

不但學無術，且是徐廣縉葉名琛一流的東西，既是如此，赶快派人直取平樂府去。石達開應聲道：「這樁差使，兄弟可以担任。」錢江聽說，連道：「再好沒有，那知石達開尚未起身。」韋昌輝羅大綱兩個都來爭着要去。當時洪軍方面軍心可用如此錢江搖手阻止道：「二位兄弟何必如此着慌？現在已屆大戰之期，正在愁得沒有大將可以分配，二位兄弟既要立功，有有有，如見其人你們二位候着便了。」錢江先令石達開趕緊出發，然後才令韋羅二人各率三千人馬，一同逕入陽朔地方。隨後自然有人前去接應。韋羅二人聽了大喜。蕭三娘因見宣嬌已到揚秀清那兒去了，她也吵着同去。錢江也不阻止。韋昌輝羅大綱二人，即率蕭三娘一同殺入陽朔。那時石達開業已先向平樂府殺去，正是：

洪軍帳下多巾幗，清室營中有健兒。

不知石達開和韋羅兩路人馬，誰先得手，且閱下文。

評曰：太平天國之人才，一爲錢江，二爲馮雲山，三爲李秀成，四爲石達開，雲

山既歿，以故錢李石三者得稱三雄也。

此書一字一句，都有步驟，祇看描寫個人情性行爲，卽知本人優劣。在李秀成未來之先，石達開何等有用，及李一來，石氏稍覺退讓，錢江一至，李又默然。此卽所謂棋高一著之分別處也。

第十三回 有挾而求情同蟄伏 養癰成患誤解狐言

石達開自告奮勇奉了秀全命令，去攻平樂，出發那天，李秀成忽然引着兩個武士來見達開道：這兩個，一個是我從弟世賢，一個是我朋友賴漢英，特從家鄉來此投効，故敢引見大哥，可否收錄帳下？又是兩個人達開瞧見世賢漢英兩個，都極英勇，一口應允，便命歸入秀成部下，聽候調遣。世賢漢英二人退下，秀成獻計於達開道：現在平樂府城，仍是張總兵敬修把守，他和向榮十分知己，一切計劃，都與向榮商議過的，向榮現和秀清方在廝殺，彼此不分勝負，以我之意，須得先行通知秀清，教他那裏牽制向榮，勿使向榮有暇來救平樂，我們單單對付張敬修一個，自易得手。達開點首道：此言正合我意，你就教你堂弟世賢去辦此事，我們就此前進便了。秀成退下，照辦。世賢奉命去後，達開即率大兵直向平樂進攻，原來張敬修自在江口吃了一場敗仗之後，忙向向榮那兒告急，那時向榮正和楊秀清殺得難解難分之際，那裏還有隊伍可以分給敬修。

只好教他自去隨地招募，最好兼守平樂要緊，向榮確有經驗敬修只得照辦，到了平樂之後，一面添招健丁，一面日夜操練，起初聞得朝廷放了林則徐督辦廣西軍務，很是歡喜，後來又聞得林則徐在籍出缺，自然又是着慌起來，及至最後聞得放了大學士賽尙阿繼林之職，連忙函詢向榮，說是賽欽差不諳兵法，如果受他節制，大局一定弄得愈糟，敬修也還知人究竟如何辦法，飛函示覆，向榮接到敬修的信，僅覆了一句，明則受其節制，暗中須自主張，敬修得了回信，於是便不把賽尙阿放在眼中了，等得賽尙阿兼路趕到廣西，巡撫周天爵、藩司勞崇光兩個，請他單顧平烏一帶省垣地方，由他們二人負責，賽尙阿也是旗人，竟和那個死鬼烏蘭泰一樣脾氣，一點不知軍情大事，倒還罷了，又因他的官階比較烏蘭泰更大，只知大搭欽差大人的架子，到一處地方，要人供應一番，見一個下屬，要人孝敬一筆，而且沿途搜羅民間美女，供他尋樂，凡他所過之處，百姓無不遭殃，如此一來，民心大半歸附洪軍，所以賽尙阿反而弄得大不高興起。

來一路之上，只與官府百姓爲難，行程便致滯緩，等他老人家將要走近平樂的時候，石達開的一枝人馬，老早佔了先着，已把平樂城池圍個水洩不通，張敬修因見寡不敵衆，一日一夜，連發一二十通文書，去向賽尙阿那兒告急，賽尙阿只命張敬修小心把守，自會發兵救援，若是失守城池，卽按軍法從事的，幾句官樣文章而已，張敬修一見不是路頭，與其失守城池，去被欽差正法，不若去和敵人拚個你死我活，倒還值得，張敬修既下這個決心，一天晚上，就乘石達開的營中，一個不備之際，親自前去劫營，石營之中，果被張敬修殺得一個不亦樂乎，幸虧他手下的李秀成，賴漢英兩個，壓住軍心不動，方才沒有潰散，張敬修打上一場勝仗，仍舊退回城去，那知張軍去後，賽尙阿也派了一員廣西候補知府，名叫江忠源的營官，江忠源此處始露頭角，接連又來殺上一陣，石達開自從帶兵以來，要算這場吃虧，最爲厲害，當時雖由李秀成之力，保住中軍，事後點查人數，很是死傷不少，石達開急將李秀成請到中軍帳中，一面掣出軍符令

箭、一面對着李秀成垂淚說道、秀成賢弟、這場敗仗、我是沒有臉兒去見秀全大哥的了、說着、指指那些軍符、令箭、道、賢弟、可把這些東西收下、代我接管此軍、達開的一個軍字、剛剛離口、忽地拔出佩劍、已在自刎、秀成還算眼快、慌忙一把搶下、達開手上的那把寶劍、豁琅琅的丟至一邊、厲聲責備道、不用勸解而用責備一則二人交情

本深二則事關重大一時口願公事不願私交也

大哥受了秀全大哥之托、負此全責出來、怎麼僅受一點小挫、

便要自刎、真正叫做不顧國家大事、只顧私人顏面、兄弟實在不取、達開不待

秀成說完、嚇出一身冷汗、二賢相聚一起故有此等好態連連認錯道、賢弟責以大義、提醒了我、爲

兄不敢死了、話雖如此、只是一時不及去討援兵、如何是好、秀成搖手道、援兵

已經早早去到陽朔、大哥何以這般健忘、達開不解、急問道、前天據探子所報、

韋羅蕭三個乃是奉了東平大哥的將令、去劫陽朔那兒的糧草去的、怎麼好

算援兵、秀成接口道、目下秀全大哥營內、並不缺少糧草、何必急急的命他三

個去辦此事、這分明是東平大哥預先行的圍趙救燕之計、大哥勿急、我們只

顧整理殘兵，預備去入此地之城，就是三天之內，兄弟能夠料定張軍不戰自亂起來，達開一被秀成提破，不禁又慚愧又高興的對着秀成說道：賢弟竟能料着東平大哥之計，真是個天才。秀成搖首道：這也不過旁觀者清當局者渾的一句老話罷了。

此所以錢江為第一秀成第二石達開第三也

誰知秀成道言未已，忽據飛探報到，口稱

城中的軍隊，陡然大亂，聽說他們的陽朔地方之糧，已被我們這邊的韋羅蕭

三位全行劫去，劫到之後，又由錢先生

洪秀全的教旨本抱平等親愛主義所以此時軍中尙沒帥將之稱

派了洪仁發洪仁

達洪大全三位先生迎着押運回營，韋羅蕭三位已由北門殺進城內去了，李

秀成不待石達開答那探子之話，他忙手取一枝令箭，率了一隊殘兵，

殘兵有用可見主將不易

也作立即飛奔出營，直向平樂府城的南門而去，

詔住南門

石達開一見東平果然調

度有方，真能出奇制勝，心下又驚又喜，便去拾起那柄寶劍，立即同了賴漢英

以及本部將官，一直殺進城去，那知剛巧進城，兜頭正遇那個欽差賽尙阿單

騎逃來，石達開一見大喜，趕忙一馬衝上前去，立即輕舒猿臂，已將那個賽尙

阿擒過馬來，正待令人細起帶回營去，不防斜刺裏突然衝出一隊人馬，當頭一員戴着藍頂花翎的少年清將，向他大聲喝道：敵將休傷我們大人，俺江忠源來也。有六字石達開一個驚嚇，不覺把手一鬆，可惜業已擒到手中的一位欽差大臣，竟被江忠源奪了回去，尙待再去搶轉，同時又見一員少年清將，也是一馬衝來，保護着江忠源背着那個賽尙阿，就向東門逃去，石達開忙問左右：此人是誰？當下有個隨身探子答道：此人叫做江忠濟，就是方才那個江忠源的胞弟，現充賽欽差的文案。江氏兄弟一雙將材石達開聽了，暗暗的贊了一聲道：如此人才，竟爲滿人効力，殊覺可惜，以後我當將他兄弟二人，生擒過來，以作我們這邊將材之用。石達開一壁想着，一壁忙又向前殺去，忽見兜頭又來二男一女，三位將官，定睛一看，正是韋羅蕭三個，急問他們三個道：張敬修這廝可曾擊下，三個一齊搖首答道：沒有沒有，大概已被逃走的了，蕭三娘又一個人說道：殺賊之事，我們三個担任，石大哥快快請入府衙，頭先安民要緊。安民封刀等字樣爲太平天國軍中所

特創者也石達開聽說，疾忙將手一拱，道聲有勞，他就飛馬奔入府衙去了，及至進了府衙，只見屍橫遍地，血流盈堦，同時又見他手下的那些將官，瞧見地上趟着戴有頂子的屍首，都愛前去踏牠幾脚，愛字未免有些殘忍石達開立刻傳令禁止此種惡習，道：地上屍首，他們也是爲國捐軀之人，爾等只有憐憫他們，怎好前去踐踏他們？以後再有此等毫無人道的事情，發現定按軍法從事。石達開說完，方才走入裡面，各處仔細一瞧，但見案卷凌亂，什物滿地，不禁連搖其頭的慨嘆道：此地如此，民間又不知怎樣，石達開剛剛想至此處，忽見李秀成忽忽奔入道：兄弟已把張敬修拏下，現在綁在外面，聽候大哥發落。石達開大喜的問道：此人究在何處被捉？秀成道：兄弟當時在營，一聽見探子報稱，說是韋羅蕭三位，已從北門殺入，兄弟料定凡是逃走的人們，必出南門，因只向南門一帶迎了上去，姓張的果然不出兄弟所料，因得將他拏下，達開不及獎勵，因見秀成背上插有令箭，映照上文忙不迭的吩咐他道：你有令箭在身，赶快出去傳令封刀。

不得妄殺無辜，好夢於此分出秀成奉令去後，過了一會，方同韋昌輝羅大剛蕭三娘等一齊走入，韋昌輝先問石達開道：石大哥爲了何事，這般巴巴結結的下令封刀，依了兄弟的性子，真想殺盡這一城的滿奴呢？石達開失驚道：我們爲了要救百姓，方才舉此義旗，昌輝大哥，何故說他們都是滿奴？韋昌輝見問，突然紅裂其眦的大聲答道：石大哥，你怎麼忘記了前事呢？我從前在桂平縣裏的時候，就信天主教的，有一天，因見一座關帝廟中，只有一個廟祝，我就摔去神像，赶走廟祝，把廟改作天主教堂，不料縣中紳士恨我吃了洋教，說是無父無君的東西，暗中嗾使那個廟祝，去到縣裏告我，縣裏不問皂白，將我辦了十年長監，後來因蒙皇恩大赦，我才出獄，依我當時之意，還想去報前仇，後來有人勸我雙拳難敵四手，不可造次，我沒飯吃，便去充了獄卒，那時秀全大哥已在朝貴哥哥家中傳教，忽被歹人告發，說他謀爲不軌，掣入縣中，我因愛他所傳之教，更比天主教有理，我已在設法想救他和秦日綱大哥出獄的當口，又被

那個不賢婦人，和她奸夫前去出首，那個時候，倘若沒有你石大哥率兵去救，我和秀全大哥等人，早已死了兩三年了。這樣說來，我敢說一聲，凡是不信教的百姓，個個都是滿奴。石達開忽見韋昌輝這人，一提前事，就此氣得北斗歸南，又見他的雙目發赤，似乎就要噬人的樣子一般，連忙勸上一番，還怕他在此地多傷人命，便教他先去報知秀全昌輝，見是公事，也不推却。此處由昌輝口敘他的出身並非附文確

爲伏筆

掉頭出衙而去。

禮節毫無太不推相也是平等親愛之短

石達開一等韋昌輝走後，先行記了秀成的

首功，以及大衆之功，剛剛記畢，忽見李世賢同着秦日綱兩個，恩恩的一同進來。石達開忙問秀清和向榮打得怎樣，秦日綱即在身邊取出楊秀清親筆的一封信，交與達開，達開展開一看，只見上面寫着是：

達開大哥如見，弟自雲山大哥陣亡後，無日不督同敝部鳳翔、鳳翔、開芳、日綱等等，在與向賊鏖戰，無奈向賊堅守不出，一任我等如何辱罵，仍似充耳不聞。嗣由朝貴兄弟賢伉儷二人用火箭射入，始偶爾出城一戰，亦

卽退入弟本不才莫可如何除日夕督隊用連環法攻城外業經飛報秀全大哥頃蒙我兄派世賢賢弟來此通知命敝處牽制向賊敢不遵命特派日綱偕同世賢賢弟盪回禮仍望隨時有以教之殲此小醜以彰天威臨穎恩不盡欲言

小弟楊秀清頓首百拜

石達開看畢了信遞與大衆一齊看過細卽命世賢下去款待日綱方命帶上張敬修來喝問道你這小子屢次被我所敗此乃我們仰體天父的仁慈保留你的一條狗命誰知你偏偏死死活活的去助滿奴我們問你一聲你可是個漢人麼張敬修一任石達開去問只是俯首不答蕭三娘在旁瞧得動起火來便厲聲的對着石達開說道這等滿廷奴隸石大哥要殺就殺要放就放何必囉囉嗦嗦的問個不休石達開聽說想上一想道此等怙惡不悛的東西殺一儆百以寒敵胆本無不可但是我們既爲救民而來甯可人負於我不可我負於人放他去吧石達開說畢李秀成卽把張敬修帶下命人押出境去細石

達開放走張敬修之後，又據探子報稱，說是賽尙阿自被江氏兄弟兩個救去，率了殘兵，逃回桂林，因見藩司勞崇光很知兵機，已命勞崇光統率大軍，會同江氏兄弟兩個，直撲灌陽興安一帶，想與向榮聯成一片，似有窺取全州之意。石達開聽了一嚇，忙與秀成計議道：「我知勞崇光曉暢兵機，頗有聲望，又和向榮十分投機，現既會同二江，去與向榮會合，秀清大哥那兒，豈不危矣！」秀成點頭道：「大哥之言甚是，現在只有一面用了全力去助秀清，一面兄弟另有別計，達開正待有話，忽又見蕭朝貴單身而入，大家相見之後，達開忙問朝貴道：「秀清那兒，方在吃緊，賢弟何故單身來此？」朝貴因見日綱不在身邊，其餘都是首義的弟兄，當下便忿忿的答着石達開道：「楊秀清這廝，本非我們嫡系，爲人又極奸詐，雲山大哥臨終時候，本與兄弟說過，誰知果被雲山大哥料到，秀清自與向榮廝殺以來，從未用過死力，平日之間，只對我們夫婦兩個絮聒，說是秀全大哥，曾經替他看過風水，前又提許過他有九五之尊的，現在又借着勞崇光

一枝生力軍的由頭，已將胡以晃、黃文金的兩枝人馬，要求秀全大哥編入他的部下，兄弟替他算算，他的手下，新收舊有的隊伍，已經不下十萬，比較秀全大哥手下，反而多上一倍，倘有異心，那就不妙。蕭三娘接口問道：「他有信來說，是向榮堅守不出，此言究竟是真是假？」三娘不愧一員女將朝貴聽說，氣得跳得百丈高的說道：「你瞧瞧你瞧，當面說假，是何居心！」石達開也皺着眉毛說道：「這件事情，倒是一樁心腹之患，我又不好怎麼干涉，只有請朝貴大哥，快將此事報知秀全大哥，和東平大哥要緊。」石達開尚沒說完，又見韋昌輝、恩恩走入道：「秀全大哥，已和東平大哥，親自在此，立即可到。」石達開聽了大喜，正擬同着秀成以及大眾出城迎接，又見秀成和他咬上幾句耳朵，自引百人而去。秀成未立功勞之先，說過決不再見秀全。石達開即引大眾出城，剛剛出城，已見秀成、錢江二人並轡而至。錢江一見石達開，首先含笑的用手撫着他的背脊道：「達開大哥，正真文武全材也。」石達開連連謙虛道：「此番戰事，若沒東平大哥命人去襲陽朔，兄弟怎能入此平樂府的城門。」

秀全忙對錢石兩個大笑道：「你們二位都有本領，都有功勞，大家不必推讓，快入城再說。」洪秀全一面和大衆見過，一面卽到平樂府衙，蕭朝貴卽將秀清將有異心，以及一切舉動，詳詳細細的告知秀全。錢江二人聽了，錢江不待朝貴說完，已在連稱此事不妙。此事不妙，一等說畢，便請蕭三娘暫時迴避。三娘不知何故，只好怔怔的退了去。閒雅錢江一等三娘出去，急對秀全朝貴二人說道：「秀清爲人，我已早知，不過現在大局未定，萬萬不可先起內鬩。我知秀清新喪妻子，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可以移贈錢江先生，不如就將我們這位三娘與之續絃。三娘本有美名，秀清又是色鬼，如此難爲三娘矣，只要三娘在內善爲防範，暫時之間，便沒甚麼問題了。秀全聽說，連稱妙計。朝貴雖不情願，因爲國家大事，不好反對，又去親自問過三娘。三娘答稱爲公起見，只好如此。朝貴回報錢江，錢江卽請石達開、秦日綱二人爲媒，立卽辦理。秀清竟被錢江料定，本在思慕三娘，今見秀全如此相待，居然感激得罰上一個血誓，說他將來果有異心，一定死於亂刀之下。伏筆有力

三娘的嫁秀清，既爲公事，自然克盡婦道。婦道不離色字洞房之夕，秀清裝束一新的，也去敷衍三娘。合巹時候，秀清忽問三娘道：「你和宣嬌兩個本是姑嫂，聽他口氣，你知秀全爲人，到底怎樣？」三娘正色的答道：「賤妾常常聽見家嫂說起秀全大哥，因有天父降福，沒有一樁事情，不是逢凶化吉的。如此看來，秀全大哥完全是位好人，你既和他共圖大事，此時萬萬不可就生異心。賤妾又常常聽見秀全大哥背後在說，將來果能逐走胡奴，他一定謝絕帝位，必揀軍中功勞最大之人，扶之爲帝，方始公允。」秀清一直聽到這裏，不覺失驚道：「這般講來，我姓楊的不是在此地錯怪了人家了麼？我只當秀全大哥必在想做皇帝，方舉這個義旗，狗屁之語，想做皇帝，男義旗試問於義何有」此刻聽你說來，將來必揀有大功勞的人，扶之爲帝，這末我就從今天爲始，不去立功，非爲人也。三娘可人如此，激出秀清前去立功秀清此時說得高興起來，要求三娘講出秀全幾件逢凶化吉的事情聽聽。三娘的會聽宣嬌說過，本是真的，當下就把一樁極奇怪的講給秀清聽道：「賤妾曾聽我那嫂嫂說起，秀

全大哥、那時還只二十多歲、他因爲素信天父之教、所以常常地去做救苦救難之事、忽有一年、不知怎麼一來、無意之中、得罪了一位紳士、那位紳士、便親自去拜新任桂撫鄭祖琛、硬要請他把秀全大哥、當作叛徒問罪、辦個立地正法、方才銷他之氣、那知那位鄭撫台、當面雖然滿口答應、一等事後、便將秀全大哥安然放了、秀清聽到此地、自然大爲不解、忙問其中底蘊、正是、

洞房花燭談閑事 驀地軍書報喜音

不知三娘答出何言、且閱下文、

評曰、此回已將楊秀清之行爲揭穿、合之以前種種伏線、便不突兀、至於如此軍事倥傯之際、忽爾寫及續絃之事、如此如魚入水、花燭之夜、忽又談及秀全少時閒文、種種奇突之布局、若非磐磐大才之筆、烏能游刃有餘至此、

程小青新著

霍桑探案外集

中國偵探小說第一部成功作品

程先生之偵探小說，全國無人能與之頡頏，著作界中，稱為東方柯南道爾，（其筆下所產生之霍桑，也成為東方福爾摩斯）所著無不風行全國。本書為其最近之傑作，共計十六長篇，約六十餘萬言，內容精警，處處引人入勝，筆法緊湊，佈局嚴密，時而疑陣四佈，時而枝節橫生，急急忽緩，忽隱忽現，恍惚迷離，不讀完全書，端難推測其全案癥結之所在。

上海四馬路大衆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六厚裝一錦盒定價四元八角 三元二角

第十四回 張國樑投誠初授職 江忠濟貪功致亡身

蕭三娘正和楊秀清談洪秀全的事情，忽見秀清奇怪得釘着了問她，不覺笑了起來道：「這樁怪事，難怪你不相信，像這樣一位堂堂的巡撫部院，前清撫台稱部院因其掛有侍郎銜

也制台稱部堂因其掛首尚書銜也

怎好轉眼之間，出爾反爾，你且聽我說完，自會明白，原來這位鄭祖琛

中丞，他是浙江湖州府的人氏，他的祖上，非但是世代書香，而且還是一份積善人家，他在二十三歲的那一年上，聯捷成了進士，不到十年工夫，一連內轉外陞的做到陝西藩司，有一年進京，陞見住在天津的一家客店之中，有一晚上，忽見他的管家對他去說，有位名叫宋遠香的刑部郎中，前去拜他，因他是位多年不會的故人，當然請見，及至那位宋部郎，郎中稱部郎，知府之稱太尊見了他面，並沒甚麼說話，只是呆呆地坐着而已，怪奇等得送走走未久，忽又自己進去，坐了半天，仍舊沒有言語，更怪這位鄭中丞，當時雖覺有些詫異，倒底不好怎樣，只好隨意寒暄幾句，讓他自去，不料沒有多久，那個宋部郎，重又到來，坐在他的對面，並

無半句說話，這位鄭中丞到了那時，委實有些熬不住了，方去問他道：「我們多年不見，承你不忘故舊，枉駕惠顧，自然可感，不過來而復去，去而復來，一連三次之多，究爲何事？」我也要問當時這位鄭中丞把話說完之後，便把他的一雙眼睛，去看壁上的字畫，似有示以冷淡之態，豈知直到那時，方才聽得那個宋部郎答着他道：「鄭方伯」藩司之稱「這末請你仔仔細細的認認我看，到底是誰，這位鄭中丞一聽此言，赶忙回頭一看，却見坐在他那對面的那人，並非他的甚麼故人，乃是一個白鬚老者，不覺一楞道：「兄弟和你這位老先生，素昧平生，究竟爲了何事，冒了我那故人的名字，幾次三番的來此見我，那位老者一直至此，方才鄭重其事的答話道：「我非別個，乃是修煉千年，業已授了職的天狐是也，因有一椿關乎數百萬生靈的大事，要來對你說聲，又防深夜至此，不冒你的故人，你不接見，其實你的那位故人早已過世多年的了，這位鄭中丞那時竟被那個老者說得毫毛凜凜起來，忙又問道：「這末上仙所說關乎數百萬生靈的一

件事情，究是何事，於我鄭某有何關係，那個老者見問，復又說道：「此事若對你說了出來，似乎洩漏天機，若不說出，又關乎數百萬的生靈，未免可憫。」這位鄭中丞又接口道：「既是關係不小，請你就說了出來。」那個老者聽說，方始望着這位鄭中丞說道：「方伯此次進京，不久即要開府桂省，我因方伯是位積善人家的子弟，將來如果遇見這件事情，須要十分注意。」那位老者說到意字的當口，順手就向壁上一指，不知是否掛着字畫之壁這位鄭中丞忙向壁上一望，說也奇怪，倒說那道壁上，竟似西洋鏡一般的，只見活龍活現，一片極大極大的洪水，洪水二字意義深遠正在那兒掀風作浪，不覺嚇了一跳，有此該異之事出現，全仗有此玲瓏之筆連忙回過頭去，想問一個清楚，不防霎時之間，他的眼睛前面，陡現一道白光，那個老者早已失其所在，疾忙再去看那壁上，僅有一幅單條上所畫的，那個漁翁垂釣圖，依然是一川明月，照着幾叢蘆花，在那裏靜默地而已，不知是背是畫，真神助之筆這位鄭中丞當時還疑是夢，急將他的手指一咬，知道疼痛，方把管家喚入，問在外邊，可曾瞧着甚麼沒有，他的

管家答稱，說是方才僅見一個白鬚老者，在和老爺談話，餘無所見。這位鄭中丞料定此事，將來必有徵驗，暗藏腹內，以窺究竟。後來進京之後，果然召對稱旨，放了此地的巡撫。接印之日，就遇着那位紳士前去拜他，說秀全大哥，面子上以教爲名，暗底下謀爲不軌，定要他把秀全大哥立地正法。這位鄭中丞當時倒也一口應允，及至親審秀全大哥的時候，忽見一個洪字，正與那位天狐所指給他看的洪水相合，又見秀全大哥，口口聲聲的，只以救民苦厄爲言，方知那位紳士定與秀全大哥有仇，要想斷送這個好人。當場即將秀全大哥釋放。蕭三娘說到那裏，秀清急把舌頭一伸，肩胛一縮的說道：好險呀！我說秀全大哥，那時倘沒這位天狐前去顯靈，那還了得。蕭三娘連點其頭的答道：所以秀全大哥從此以後，更加相信他的教了。他的二字，可是疑案他旣信教，他的教民自多，他的聲名便大。這位鄭中丞，有一天，忽被一個幕友提醒，說是秀全大哥近來的反跡已彰，將來倘若成爲事實，殺人何止數十百萬。當時天狐的注意二字，是

要懲治秀全大哥的，不是保全秀全大哥的，那個幕友既把鄭中丞悞解天狐之意說出，鄭中丞倒也害怕起來，想上一個脫身法子，連連告病而去，現在的周天爵，就是接這位鄭中丞手的，楊秀清聽到這句，忽然若有所思，轉上一陣念頭，方又對着蕭三娘笑着道：「這樣講來，秀全大哥這人，必是天上的一位慈善星君下凡，他既不願去做皇帝，將來事成之日，只有我去代勞。」虧他臉厚我做皇帝，你就是一位國母了呢。蕭三娘聽說，也微笑了一笑道：「國母不國母的說話，此時快快休提，秀全大哥手下的英雄豪傑，就以現在的計算，也有一二百個，倘若見你蓄有異心，妒嫉起來，那就不好，以我之見，你還是先去立功，幫助逐走胡人，次則立德，也好博個聲望，一個人有了好名，那時或有希望，古人不是曾經有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的那句說話麼？秀清聽了，喜得抓耳摸腮，連稱賢妻之言是也，賢妻之言是也，其實蕭三娘的嫁給楊秀清，完全爲公，不是爲私。」又映前文此刻在勸秀清的立功，明是要他與秀全團結一起，以

敵向榮等人勸他立德，明是防他有了功勞，便要跋扈，既去立德，便不至於覬覦大位了。蕭三娘不僅文武全材，且有口才。當時楊秀清乃是當局者迷，也和那位鄭祖琛中丞一樣，一時誤解語意，還當他的這位新夫人，要想做這國母，竭其智力替他設法，於是真的首先去幹立功之事。第二天卽命林鳳翱、林鳳翔、李開芳、秦日綱、胡以晃、黃文金等等，限期要將向榮、勞崇光、江忠源、江忠濟，以及被石達開獲而又放的那個張敬修等等，一齊殺個罄盡，以報秀全賜妻之恩。誰知那幾天之中，向榮手下正有一個做過幾天長毛的張嘉祥，其人前去投効，向榮起初防他詐降，不敢托以心腹，後來見他非但打一仗勝一仗，而且對於向榮個人，很是忠心，一天公事稍閒，特地把那張嘉祥喚到中軍帳中，問他究爲何事投順天朝，其中有無別故。張嘉祥見問，方敢詳細說出他的歷史道：沐恩今年才止二十一歲，正在少年只爲在家失手打死一個大漢，暗寫勇武怕吃官司，只好逃入洪秀全部下的那個洪仁發手下，充當一名小卒。那時洪仁發因被洪秀全說

他爲人粗暴

又爲仁發
個性之筆

不肯重用，僅給了他五百人馬，派充中軍護衛隊伍。洪仁

發又因一天到晚沒事可辦，他便常常地帶了沐恩前去打鳥射臘。有一次忽

被一隻老虎，已把前爪踏住他的身子。

寫得危
險怕人

正在萬分危險的當口，幸被沐恩

將他救下，且把那虎兩拳打死。

不知是否有
意故神其說

他因感激沐恩救命之恩，方把沐恩陞

充貼身衛士。

此句
有眼

有一晚上，他已喝得爛醉，躺在一張籐牀之上，命沐恩替他

捶腿。忽然之間，問着沐恩可曾念書。沐恩答他略略念過，他又接口問沐恩可

曾知道古時候那個彌子瑕的故事。沐恩當時一見他竟輕薄起來，氣得順手

把他打上幾拳，只好立即逃走。可巧老師此地正在招補敢死人員，故來投効

向榮，一直聽完，方始微點其首的說道：「既有這個淵源，本帥可以放心重用你

了。張嘉祥不待向榮說完，馬上朝向榮打上一個千道：「只要老師放心肯用沐

恩，沐恩一定誓以死報。」

言而
有信

向榮笑上一笑道：「這末且讓本帥替你取過一個

名字。張嘉祥又打上一個千道：「這個更是老師的恩典，向榮想上一想道：你瞧

國樑二字何如，張嘉祥忙又謙虛道：「這個名字很好，但恐沐恩受當不起，不好向榮搖首道：「這倒不是這般說法，現在本帥就保你一個提標的守備官銜，命你充作先鋒，向榮說到這句，又撚着他的一部長髯，眼睛釘着新更其名的張國樑說道：「現在同着勞藩台勞大人來的那位江忠源太尊，向榮對於江忠源原是客官故稱太尊他真是位有謀有勇的全材，以後你可跟他學學一切韜略，你就能夠獨領一軍了。張國樑聽了大喜道：「江太尊不知怎麼，倒也瞧得起沐恩，常常地把飲食賞給沐恩的，向榮正待再說，忽見探子飛報，說是楊秀清新娶了蕭匪朝貴的妹子，更與洪匪秀全要好起來，現率大軍直撲來營，向榮聽說，不覺大吃一驚道：「這還了得，即命張國樑帶領一千人馬前去迎敵，此為張國樑立功之始誰知張國樑剛剛出了大營，只見一片賊兵，已如潮湧般的喊殺過來，洪軍最重兵士們的喊殺却也奇怪他便一馬當先，奔去敵住正面，正不防東有胡以晃的一枝人馬殺至，西有黃文金的一枝人馬殺至，頓時被那三路人馬，已將張國樑這人圍在核心，張國樑這天正是榮陞守

備的日子如何肯不拚命。況且他又是一員虎將，確有一些特別武藝，當下只聽得一聲大吼，卽把手上的一桿長槍，向着空中抖了幾抖，撲的一聲，就對胡以晃的當胸刺去。胡以晃也是一個老手，慌忙用他兩柄馬刀住架，二人也不打話，就此猶如兩條毒龍，一對猛虎一般的惡鬥起來。不到一二十個回合，胡以晃有一些支持不住，但又不敢就退，恐怕違了楊秀清的軍令。

此句時寫秀清也知軍事取下尙無軍令

尙嚴否則錢江何必如此重視

當時胡以晃正在進退兩難的當口，幸虧林鳳翱、林鳳翔兄弟兩個飛馬前去助他，張國樑雖見敵方又有兩個生力軍加入，他却毫無懼色，就在這個時候，只聽得張國樑像個天崩地裂的聲音，對着林鳳翱大喝一聲，說時遲，那時快，林鳳翱這人早被張國樑輕舒猿臂的活擒過去。張國樑就在馬上，一壁把林鳳翱拋與他的兵士，拋字有趣綁入營中。勦劫一壁還想去擒鳳翔，鳳翔平時雖也十分饒勇，但是一遇張國樑，便覺有些減色，還算他能知趣，慌忙虛晃一刀，飛快的跳出圈子，落荒而逃。那時李開芳、秦日綱、黃文金、胡以晃等人

一見林鳳翔被擒、林鳳翔敗退、大家都知道不好再事戀戰、三十六着、還是走爲上着、他們四員大將、既然敗陣、請問那班手下的嘍囉、如何還能抵禦、自然是頃刻之間、一齊潰散、張國樑瞧見已經得手、急把手上長槍、向着他的部下用力一揮、道聲追呀、寫得那時楊秀清和蕭三娘兩個、正在親自押陣、蕭三娘忽見他們的隊伍、猶如狂瀾般的退了下來、要想阻止、已不能夠、忙對楊秀清發急的說道、可惜我們哥哥嫂嫂兩個、不在此地、不然、至少也能擋他一陣、貴朝

宜嬌久已回至秀全營中此地順筆補出自然得妙

楊秀清聽說、那裏還有工夫答話、慌忙用嘴對着三娘連歪幾

歪的說道、快走快走、你我二人、現在都是萬金之軀、自己慎重要緊、此語可殺又可笑也楊

秀清的那個緊字、尙沒出口、忽見張國樑的後軍、陡然的自己亂了起來、正想

差人探信、已見三娘用他馬鞭、向着敵軍之中很快的一指道、好了好了、李秀

成大哥、親自前來救我們來了、來得原來李秀成本來有誓在先、若不立功、決

不再見秀全、自從那天洪秀全和錢江等人進了平樂府衙之後、他便率了百

騎百直向柳州地方而去，他也明知柳州不是軍事必爭之地，由柳州進窺桂林，路既不便，由柳州直攻湘省，路也曲折，不過知道現守柳州的清將，名叫劉成金，不是好手，手下一只共有三千人馬，已派二千人馬，把守那個雜容要道，其餘一千人馬，守在東門，只要從柳州南路的那座娃娃山下，偷了過去，直取柳州西門，那個劉成金必定首尾難顧，柳州即可唾手而得，他以百騎得佔柳州，就好使秀全知他確有一點本領，他既打定這個主意，即率百名馬隊，直趨那座娃娃山下，及至山下，派探往前探聽，柳州西門一帶，果沒一兵一卒把守，他就銜枚疾進，真個入了無人之境，那時又是黑夜，一點沒有月光，且有微微小雨，三事都是秀成以進佔柳州機會西門幾個守城兵士，正在涼風颼颼的睡，他好覺，所以李秀成不費吹灰之力，安安逸逸的佔了柳州，及至劉成金得着信息，因見這個李秀成從天而降，不知到了多少人馬，除了立即就從東門拔腳逃走，去向周天爵賽尙阿那裏請罪之外，竟沒第二個妙法，極惡那知劉成金剛剛逃了半站路的

程途兜頭碰見一枝軍容很盛的人馬，恩恩而來，劉成金見是江忠濟的旗號，赶忙迎了上去，見着江忠濟就把失守柳州之事哭訴一番，江忠濟聽說一面揩去臉上雨珠，又映上文，小兩字樣一面淡淡的慰藉了幾句，卽擬催動人馬前進，劉成金忙問江忠濟連夜進兵，究往何處，江忠濟答道：洪秀全、蕭朝貴、譚紹洸、羅大綱、洪大全、洪仁發、洪仁達、洪宣嬌等等已經佔了靈川，家兄忠源正與楊秀清開仗，無法分身，故此命我前去攻打。秀全之得靈川地方並未專寫，只借江氏口中敘出筆軟如綿劉成金失驚道：尊駕去攻靈川，何必由此繞道？江忠濟微笑着答道：微笑二字，藐視劉氏不必走此，我豈不知我因那裏正面已有重兵把守，故走此地，劉成金道：靈川既有大股賊兵，尊駕去也無益，我想懇求尊駕，幫我前去克復柳州，較易得手，江忠濟聽說，便在腹中打算道：我只一營人馬，如何能與洪氏的大軍相敵，不如就同這個姓劉的去把柳州奪回，同是在替國家克復城池，似乎也是一般。江忠濟奉命攻打靈川如何可以半途自改地點下文江氏之至遇筆卽此一着之差也可嘆江忠濟轉完全頭，也就答應，劉成金自然大喜，便同江忠濟連夜又向柳

州進發，不過跟在江軍的後面，不敢去打頭陣罷了。挖苦之語，真是隨口而來一笑。他們兩枝人馬

走上一陣，劉成金忽又追了上來。可見遠遠的跟在後面。問着江忠濟道：「尊駕此去，究從那門

進攻？」江忠濟答道：「我想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從那座娃娃山下偷

過。」劉成金聽說，便將臉色一呆，嘴上道聲這個，便不言語。神情語氣寫得真正無一不合妙文妙文。江忠濟

笑問道：「怎麼？」劉成金見問，方始說道：「李秀成那廝，他自己既是做賊出身，豈有

不會防賊之理？我料那兒必有重兵把守。」此話初看似也有理。江忠濟聽了，大笑道：「你從柳

城逃出，以及同我再去，先後不過四五小時，李秀成爲人任他如何玲瓏如何

仔細，今晚上是決不防人走那道路，而且初初得城池，也沒工夫去顧此

事，劉成金聽到這句，方才連稱有見有識，仍舊恩恩的回他後面去了。胆子真小作者何必將他

之說及至江忠濟的兵到娃娃山下，陡然聽得一個信炮放起，方知李秀成的

軍事布置，竟被劉成金料着，連忙下令，卽將前隊改作後隊，後隊改作前隊，快

快退兵，可是已經不及，只見當頭一員大將攔住去路，正是李秀成。聲容並繪江忠

濟一見事已至此，只好硬了頭皮，去與李秀成廝殺。誰知李秀成只和江忠濟交上幾合，即向後面敗退。江忠濟那時，一則因為急於貪功，二則又知李秀成的人數本只一百名馬隊，並沒多少人馬，未免輕視一些。三則兩尚未止，又在黑夜，看不清楚，當下也不思度一下，立即放馬就追，不防李秀成所退之處，早已預先掘有一個陷坑在那兒的。當時只見江忠濟一馬蹣過，一個滑腳，砰的一聲，頓時跌入陷坑之中去了。李秀成一見江忠濟果中他的計策，就在馬上哈哈大笑起來。一面命把江忠濟網縛之後，押入城內。一面自己再去追趕那個劉成金去了。等得江忠濟押入城內未久，李秀成已將那個劉成金生擒回來。寫李秀成之勇不亞於謀神筆江忠濟一見劉成金和他押在一起，不覺狼慚愧的對着劉成金嘆上一口氣道：「悔我不聽你的相勸，現在不但悞人悞己，而且誤國，真是死有餘辜矣。」江氏不怨劉氏而只自悔無識仍是一員名將口吻可惜可惜不到天亮，時候寫得極細江忠濟便和劉成金兩個一同遇害。寫遇害不為處死竟與三國中李秀成既佔柳州，又傷清廷一員名將，心裏狼覺高興，便於的關公走麥城時之筆法相同

第二天一早，就命地方人士看守城池，仍舊率了百名馬隊，卽向平樂府而來。及至走到半途，始知洪秀全業已奪了靈川，不在平樂。他因未曾會過秀清，特地先向全州一轉，剛剛走到全州，可巧正遇楊秀清被那張國樑殺得無路可走的時候，他就率了百名馬隊，出那張國樑的一個不防，急從後方殺入，張軍果然大亂。補敘秀成之事於此文簡又明當時楊秀清一見三娘所指之處，果是他們這邊的隊伍，頓時胆子一大，卽與三娘兩個，率了未曾逃散的人馬，就向張軍殺去，正是

一時遇救天相助 再出鑿兵水不流

不知秀清會合秀成同戰張國樑一個，誰勝誰敗，且閱下文。

評曰：此書的人頭太衆，事情太多，若非借着巧筆寫去，讀者必至討厭。但補寫一人，有一人的個性，補叙一事，有一事的妙處，惜乎評者確無聖嘆先生之才，無法評註，讀者諒之。

鐵盒五彩

方字

定價六角 (七折)

共計有方字六百數十個。凡日常習見之字。均經包括無遺。每字背面均有圖畫。一見便明。圖用彩色精印。美麗奪目。外以五彩鐵盒裝置。堅固耐用。另贈教授法一冊註明各字讀意解說。以便講授。

英杭
繪碑

鐵筒結婚證書

(折七) 元一洋大價定

不與 一須婚附 堂富
同衆 冊知禮贈 皇麗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售代有均局書大各埠各省各

第十五回 創營制分封舉義人 練鄉團始述更名事

李秀成當時率了百騎，忽從張國樑的後方殺入，張軍一個不防，自然大亂，張國樑雖在洪仁發的部下，日子不多，却知李秀成是位戰將，因此曾與談過幾次，此刻一見李秀成輕騎殺入，還當後面必有大兵，心裏一慌，即命快快退兵。此時楊秀清、蕭三娘兩個業已殺入，林鳳翔、李開芳、胡以晃、秦日綱、黃文金幾個，本未逃遠，瞧見李秀成既來援救，又見主將夫婦二人重又殺去，自然疾忙一齊加入，這樣一來，張軍更加不能抵禦，幸虧張國樑退得神速，還沒大遭損失。此幾句是對於李秀成、張國樑二人兼寫其勇。一邊在退，一邊已把林鳳翔的首級號令出來，當下李秀成却不主張窮追，即同楊秀清、蕭三娘二人並轡入營，大家坐定，蕭三娘先問李秀成奉了何人之命來援他們，李秀成老實相告，楊秀清聽說，大驚失色的忙向李秀成拱拱手道：秀成大哥，真是一位天人，既以百騎佔了柳州，又將汀忠濟那廝除去，這真正是我們秀全大哥的洪福齊天了。洪字有趣李秀成自然謙遜。

幾句、打算不再耽擱、就往靈川、那知就在此時、忽見探子前來報喜、說是洪秀全依了錢江之計、可錢江人即從靈川殺入桂林、業已得了省城、李秀成、楊秀清、蕭三娘三個、不待探子說完、無不額手相慶、都說如此一來、秀全大哥有了基礎了、大家樂了一陣、李秀成便對秀清三娘二人說道、官兵方面、既失省城、向榮勞崇光等等、必定回兵去救、此地只有跟踪追擊、即使不能將他們一班人、個個生擒過來、既替林鳳翱出氣、了過又可得着糧餉軍械無算、真是一件便宜之事、等得他們走後、秀清大哥、可在此地靜候秀全大哥和東平先生的命令、兄弟此時就要告別、秀清三娘二人一同答稱、秀全大哥所說、句句都有道理、不過就要榮行、也是大事、我們不好相留、秀成大哥一到省垣、快給我們一個詳細信息、秀成自然滿口答應、當時別了秀清等人、即率百騎直赴省城、等得將近城門、忽見洪秀全、錢江兩個、也在那兒排隊相迎、秀成見了一驚、連忙滾下馬鞍、對着洪錢兩個說道、秀成何人、敢勞二位勞駕相迎、洪秀全、錢江兩個、

一同笑着答道、秀成大哥、乃是我們軍中的趙雲、如何不來迎接、快快不必客氣、一同進城再談、秀成聽說、只好先命百名騎隊、自己去休歇、聽候獎賞、細自己即同洪錢二人、直進帥府、原來周天爵和賽尙阿兩個、從前能夠安安穩穩的住在省城、因有那個勞崇光、在替他們料理軍務、也發勞氏一聲及至勞崇光同了江氏兄弟兩個、去到前敵之後、省城之中、非但沒人作主、而且很是空虛、錢江駐軍平樂、早已探得內容、故此親自同了石達開等人、取得靈川到手、立即乘勝進攻省城、周天爵本是一位文官、賽尙阿又是一個只知紙上談兵的人物、如何能夠抵擋錢江親自率兵前來、句句尊崇錢江只好瞧見敵人由東門殺入、他們便由西門逃走、一面躲入人跡不到的一座山中、笑可一面飛檄調回向勞兩路人馬、命他們克復省城、果被秀成料中向勞二人尙在半途、洪秀全已經得報、便問錢江怎麼處置、錢江笑着答道、大有羽翼綸市之風大哥勿憂、小弟自有主張、不動聲色現在最要緊的是先定國號官制、既資號召、且定軍心、秀全連稱這個主張不錯、又問究用甚麼國

號爲宜、錢江不假思索、卽朗聲答道、我們本爲漢族起義、宗教救人、就以大漢二字作了國號、且俟事成之日、再行斟酌、秀全又問官制怎樣定法、錢江又說道、現在還是行軍期內、只好先定營中官制、再說、秀全也以爲然、卽請江錢作主、速行定出、錢江點首道、依我之見、統統都稱天將、卽以第一天將給與楊秀清、命他督率胡以晃、秦日綱二人、以及五十員將校、統着大軍、留守全州、一則應付糧草、二則兼管已克的城池、留守官階較崇、諒他必定應允、又以第二天將前軍大都督、復漢將軍的名義、給與石達開、命他帶領十萬大兵、直攻湖南、又以第三天將虎威將軍的名義、給與蕭朝貴、第四天將安漢將軍的名義、給與韋昌輝、就命他們二人、各率大兵五萬、作爲各路的救應使、第五天將靖虜將軍的名義、給與黃文金、命爲中軍左統領、第六天將虎衛將軍的名義、給與洪仁發、命爲中軍右統領、第七天將定威將軍的名義、給與洪仁達、第八天將行軍司馬的名義、給與譚紹洸、第九天將護糧使的名義、給與陳玉成、第十天

將後路都督的名義給與李世賢，第十一天將前軍副都督的名義給與羅大綱，第十二天將後軍副都督的名義給與賴漢英，左文學椽的名義給與周勝坤，右文學椽的名義給與陳士章，中軍掌旗官的名義給與吳汝孝，掌令官的名義給與龔得樹，各路總稽查官的名義給與李昭壽，總文書官給與洪大全，其餘的劉官芳、賴文鴻、古隆賢、楊輔清、張玉良、陳坤書、陸順德、蘇招生、吳定彩、李文炳、何信義、林彩新，統統作爲裨將，還有第十三天將帳前左護衛的名義可與李開芳，第十四天將帳前右護衛的名義可與林鳳翔，第十五天將可留給李秀成，至於洪宣嬌、蕭三娘二人，暫行給以女將軍名義，洪秀全一直聽到此處，連說好好，說着，又笑問錢江道：「你呢？錢江也笑上一笑道：「我呀，口氣挑水打雜無不可以，戲以遊洪秀全道：「你的官銜只有我來斟酌，可以大司馬的名義兼充護國正軍師，錢江聽說也不推辭，單又說道：「這末副軍師一職，須得李秀成担任，洪秀全聽了哦了一聲道：「怪不得軍師方才沒有派給他的實職，此人

竟以百騎下了柳州，才情非小。錢江點點頭道：「大哥暫以大元帥以及千歲名義居之，將來得了天下，再說。」洪秀全客氣幾句之後，正要再說，勿接探子報到，說是李秀成率了百騎去援楊秀清，現已事畢，立刻到此。錢江在旁聽說，既有名義故加

左旁便同秀全二人出城迎接，等得李秀成到了帥府，仍接帥府二字洪秀全又將李秀

成嘉獎一番，并將錢江所定營中官制，以及要他担任副軍師之事，詳詳細細的說與他聽了。李秀成聽畢，也謙遜一會，又向洪秀全賀喜之後，始問錢江道：

「軍師，馬上改口秀成脚式難道我們的這位復漢將軍，如此神速，已經出發不成？」錢江點首

道：「他本未曾進省，大元帥已用檄文通知，命他即日受職出發。」李秀成連點其頭道：「軍師才大心細，調度有方，本非他人可及。不過秀成來遲一步，未能和石都督一見，未免有些失望。」錢江含笑答道：「副軍師勿急，你要見他，快的快的。我料定石都督此去必能得手的。」李秀成一等秀全不在身邊的當口，忙對錢江說道：「秀清這人，雖位居各老弟兄之首，莫要弄得尾大不掉。軍師不可不防。」

錢江聽說，連連點首道：「自然自然，但是你已经担任副軍師名義，也得一同留心。」
一二、正副相投 洪筆之利 錢江說了這句，忙請李秀成行文通知各處弟兄，一面受職，一面各守防地，聽候後令，不說秀成照辦之後，專管運籌等事，單說石達開那邊，早由錢江飛檄通知，一壁拜受職命，即同副都督羅大綱督隊直向湖南殺去，一壁做了一道檄文，布告天下，當時湖南巡撫張亮基，首先得到檄文，赶忙拆開一看，只見上面寫着是：

前軍大都督第二天將復漢將軍石官銜確 有威勢謹奉大漢開國大元帥千歲洪意

以意字而不以命字 因爲是勸告性質以大義布告天下，蓋聞歸仁就義，千古有必順之民心，返本還

原，百年無不回之國運，自昔皇漢不幸，胡虜分張，本夜郎自大之心，東方八寇，竊天下乃文之號，南面稱尊，陽借代爲平亂之名，陰售實行併吞之計，而乃蠻夷大長，既竊帝號，以自娛，種族相仇，復殺民生，以示武，揚州十日，飛毒霧而漫天，嘉定三屠，匪腥風於遍地，兩主人粵，三將封藩，屠萬姓於溝壑之

中、屈貳臣於宮闕之下、若宋度歆歔於南浙、故秦泥不封於西函、嗚呼、國祚從此亡矣、國民寧不哀乎、遞其守成之世、籌永保之方、牢籠漢人、榮以官爵、佻倪之輩、雍乾以還、入仕途而銳氣銷、頌恩澤而仇心泯、罹於萬劫、經又百年、然試問張廣泗何以見誅、柴大紀何以被殺、非我族類、視爲仇讎、稍開嫌隙之端、卽召死亡之禍、若夫獄興文字、以嚴刑慘殺儒林、法重捐抽、藉虛銜網羅商賈、關稅營私以奉上、漕糧變本以欺民、斯爲甚矣、尙忍言哉、今洪公奉漢威靈、憫民水火、覩豺狼之滿地、作牛馬於他人、用是崛起草茅、縱橫粵桂、旣臥薪而嘗胆、復破釜以沉舟、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自起義金田、樹威桂郡、山嶽爲之動搖、風雲爲之不變、英雄電逝、若晨風之拂北林、土庶星歸、甚涓流之赴東海、一舉而烏蘭秦死、再舉而賽尙阿奔、固知雨露無私、不生異類、自令天人合應、共拯同胞、茲廣西已定、士氣方揚、軍兵則鐵騎千羣、將校則旌旗五色、特奮長驅、分征不順、中臨而長

江可斷、北望而幽雲自捲、凡爾官吏、爰及軍民、受天命者爲其人、當思歸漢、識時務者爲俊傑、胡可違天、所有歸順之良民、卽是軒轅之肖子、如其死命、助胡甘心拒漢、天兵一到、玉石俱焚、本都督號令嚴明、賞罰不苟、倘或擾亂商場、破壞法紀、輕置鞭笞之典、重貽斧鉞之誅、各宜深思、毋貽後悔、如律令、張亮基一邊在看、一邊連稱好、一篇文章、及至看畢、暗想這個題目真大、彼中定有能人、我旣食君之祿、只有忠君之事、當下便把兩司傳至、互相斟酌一下、於是一面飛奏進京、一面整頓本省人馬、沒有幾天、接到上諭、命他尅日蕩平、真是並令在籍巨紳興辦團練、原來那時道光皇帝已經賓天、長子名叫一個連字的、早被道光在日踢死、於是一班滿漢臣衆、便請道光的次子、喚做是寧的那位太子登基、改元咸豐、誰知這位咸豐皇帝、胎裏就帶了淫性來的、卽位之後、對於一切的國計民生、不甚講究、單單只教一班皇親國戚、以及太監小廝、暗中的獻進美女、但又懼怕太后、只好偷偷摸摸的過他色癮、起先看見兩

廣總督和廣西巡撫的奏章，說有土匪作亂，他也不把這等小事放在心上，單命軍機處擬旨申斥，責成該督撫負責剿滅了事。及見湖南撫臣的奏章，始知該股土匪不是等閒。其實土匪二字，還把洪氏看輕。方始有些着急起來，即召他的兩個寵臣前去商量。他的兩個寵臣，一個是戶部左侍郎蕭順，一個是內務府總管端華。這兩個人都是和皇帝一塊土上的人物，都有一些小小的才具。才有歪才，正才之分。蕭順尤其能夠揣度咸豐皇帝的心理，又嘗當地對人說：族人都中用，若是要想治國平天下，還得揀幾個有本事的漢人任用，所以他做部郎的時候，就很佩服曾國藩是位治國之才。又將前事一提，恐怕讀者忘記。他雖瞧得起漢人，可是一班滿人都說他忘了自己出身，沒有一個不恨他刺骨，無奈皇上正在寵任，大家也只好敢怒而不敢聲罷了。甚至一班多嘴御史，也沒一個敢去參他一本。這天咸豐皇帝既將他們兩個召去商量，蕭順就首上條陳，說是皇上責成督撫辦理此事，本也極是。滿人善於詞令，於此可見。若能再命在籍巨紳興辦團練，以衛鄉里，更有益處。其實當時的蕭

順上這條陳，就是暗中在保曾國藩的意思。當時咸豐皇帝聽了，本也想不到甚麼法子，所以也就把他那龍頭一點，有味算是商量了事。誰知咸豐皇帝不過這樣一句說話，却把一位湖南的張巡撫鬧得不亦樂乎。你道爲何？原來那時候做清廷臣子的，個個都想迎合上意，便能簡在帝心。譬如皇帝並未說出其人，他們能夠保奏上去，皇上合意，別的不說，單是軍機大臣那兒，就會少碰幾個釘子。寥寥數字已將清朝的一班不肯宜美所有醜態盡得活龍活現張亮基自從接到這道上諭之後，左思右想，千斟萬酌，如此刻筆挖苦極矣方才被他想到一位丁憂在籍的曾國藩。曾侍郎身上去了，他因曾國藩在京的名望甚好，而且老誠持重，又爲湖南全省紳士之冠。他既想到此人，並不先與本人商酌一下，立即用了六百里加急的牌單，奏保上去。果蒙諭允，張亮基得到這道旨意之後，心裏自然非常高興，高興是能合上意並非是爲國求賢連忙派了一位名叫欒璧城的候補道員，連夜去到湘鄉縣裏，一則去向曾國藩道喜，二則恭迓上省，以便商酌與辦團練大事。誰知曾國藩一見了那個欒璧城的名

字連連擋駕，不肯請見，欒璧城弄得乘興而來，掃興而返，只得嫻嫻的回報撫台。張亮基據報，却也莫明其妙，急又親自去拜一位名叫郭意誠的紳士。所謂老亮是也托他去勸曾國藩答應此事。國家地方，兩有裨益云云。原來這位郭意誠紳士，本與曾國藩有些遠親，他的胞弟，就是新科翰林郭嵩燾。那時郭嵩燾本在京中供職，對於皇帝要命本省巨紳興辦團練的事情，他已料到除了曾氏之外，並沒別人。一天可巧要寫家信，便把他的意思寫在信上，說是曾氏如果推却不幹，哥哥須得親去勸他，請他看在鄉情面上，務必答應下來。郭意誠既接乃弟的家信在先，又因張撫台親自前去托他在後，便也一口答應。第二天就專誠去到湘鄉，拜謁曾氏。可巧曾國藩素來佩服郭意誠的學問的，一見他到，連忙請見。郭意誠談過一陣閒話，方才講到正文。當下便把張撫台親去托他，以及他那兄弟信上的意思，統統告知曾國藩聽了。曾國藩不待聽完，已在連續不已的搖頭，等得郭意誠說畢，馬上接口說道：「這樁事情，非是兄弟重違你們

諸位的好意，委實難以遵命。一則素未研究軍事之學，如何可以貿然擔任此等大事。二則孝服未滿，奪情之舉，聖明天子也未必定見逼的。郭意誠聽說忙又委委曲曲的解釋得曾國藩無可推諉。曾國藩至此方對着郭意誠皺着眉頭的笑上一笑道：兄弟方才所說都是公話，此刻老實再和姻兄說一聲罷。兄弟還有一點私意，對於此事尤覺不敢担任。郭意誠忙問甚麼私意。曾國藩又說道：上次張中丞所派來的那位欒璧城觀察，兄弟一見了他的名字，便覺不利。郭意誠聽到這句，不禁哈哈的大笑起來道：滌生，你是一位有大學問的人，替氏並不愧此大學問三字怎麼竟至這般迷信起來了呢。況且欒觀察的名字有何不利之處。快快不可如此。曾國藩聽說忽正色的答道：這個並非迷信。姻兄不必着急。姑且聽了兄弟說完再說。郭意誠聽了，便一面笑着，一面把手向曾國藩一颺道：這末你說你說，我暫且不來駁你。就是了。曾國藩始說道：我從前的官名和號，本來不叫國藩。滌生，郭意誠又接嘴道：這是我倒不甚清楚。那時大家都叫

你做會老大的、曾國藩也笑上一笑道、姻兄是我親戚、你都不知道此事的底蘊、難怪旁人更加不知道的了、我們先祖星岡公、他替我取的官名、叫做子城二字、號是居武二字、就是取那曾子居武城的一句之意、我那年徼倖考中進士之後、尙未殿試、我那座師朱士彥、即朱中堂承他錯愛、特地打發人把我找去、且鄭鄭重重的對我說、賢契、我見你的文字、氣勢敦厚、將來必能發旺、但是這個名字、覺得有些小派、以名字論、不但不會大用、而且一定不能入詞林的、你如果因名字之故、不入翰苑、豈不可惜、我當時聽了我那位座師之話、方才改爲現在的名字和現在的號、曾文正改名之事見江陰金武祥所作之粟香隨筆作者布局關係有意安排此處特列一回足徵重親也後來果點翰林、以兄弟這個毫沒學問之人、當時能夠一身而兼三個侍郎的官銜、總算是大用的了、至於那位鑾璧城觀察、他的大名、使人可以當做亂必成三個字聽的、曾國藩說到這裏、又連蹙其雙眉道、現在這件辦理團練的事情、似乎不僅保護桑梓而已、倘若皇上要以這個團練去助官兵、難道可以不遵旨意的麼、

兄弟恐怕亂事終至必成，因此不敢担任，但又不便把此私意前去告訴中丞，只好絕口謝絕。郭意誠一直聽到此地，方始連點其首的說道：「名字關係進出，我也曾經聽人說過幾樣，從前乾隆時候有位廣東雷瓊道前去引見，乾隆因見他的名字叫做畢望穀，馬上說他不懂儀制，把他革職，就是道光手裏，也有一個名叫未太平的提台，因為名字關係不能補缺的。」

袁世凱辦理壽安會之際，江西有個名叫賀太平，其人本爲輝里族，豫所不認。

他能揣摩心理，竟因名字關係上了一個請正大位的招子，竟克定將其列入首名，足見名字有利不利也。

這樣說來，我倒認識一個名叫曾大成的候

補參將，此人的名字，對你狠合，讓我回去告知中丞，派他再來奉請。曾國藩一聽曾大成三個字，心裏不禁一動，慌忙笑阻道：「這倒不必，既承賢昆仲二位，以及張中丞如此重視兄弟，兄弟只有暫且答應下來，不過獨木難以成林，姻兄能否舉荐賢才給我，以資臂助的呢？」郭意誠一見曾國藩已經答應，喜得連說有有，正是。

中興事業從頭起

半壁摧殘接踵來

不知郭意誠所舉何人，且閱下文。

評曰：凡記紅羊之書籍，從無如是之翔實者。卽以洪氏佔領桂林一事而言，清史諱莫如深，而後來之筆記說部，亦以清史爲據，均言洪氏未得桂林，殊不知洪氏之得桂林，民間類能言之，於是而知清史固不足靠，卽私家紀載亦多半失實也。

第十六回 曾國藩單求郭意誠 洪宣嬌擬殉蕭朝貴

郭意誠一見曾國藩已經應允，不過要他舉薦幾個人材，幫同辦事。當下連說有有，即問曾國藩道：「你瞧羅澤南、楊載福、塔齊布三個怎樣？」曾國藩點頭道：「這三個人都是兄弟的朋友，羅蘿山這人，尤其文武兼長。」羅山即澤南號姻兄意中，難道除了這三個之外，便沒有了麼？郭意誠又說道：「有是還有一個在此地，不過一則他才從貴州回來，恐怕一時沒有工夫；二則却有一點真實學問，未必肯居人下。」曾國藩忙問道：「姻兄所說，莫非就是胡潤芝麼？」林翼久達矣郭意誠點點頭道：「正是此人。」曾國藩微笑道：「潤芝也是兄弟的老友，但他爲人誠如尊論，未必肯爲我用。」郭意誠又略想了一想道：「要末只有湘陰縣的那位左季高了，我的熟人之中除了他們幾個，委實沒有甚麼人材了，這件也非小事，兄弟不敢隨便保舉。」曾國藩不待郭意誠說完，已在亂搖其頭道：「季高爲人，他雖一中之後，未曾連捷，可是他的目空一切，更比潤芝還要難以相處。」曾國藩背後兩次談論左宗棠之爲人，其實並非忌才，讀者不可誤會左氏之性情，執知是其固有。

天性然亦非常人可及者也

兄弟平生最欽佩的，倒是姻兄，可否看在桑梓分上，暫時幫兄弟一個忙呢？郭意誠聽說，微蹙其眉的答道：「這件事情，並非兄弟故高聲價，有兄大才，足夠對付得了，將來若真缺人之時，可令舍弟嵩燾前來相助，曾國藩素知意誠爲人，不樂仕進，閒散慣了的，當下也不相強，單是答着，令弟肯來幫忙，還有何說？」郭意誠道：「這末兄弟回去，一面給信與張中丞去，一面函知舍弟便了。」曾國藩聽說，又補上一句道：「姻兄見了張中丞，最好還是替我力辭，真的不能辭去，再行示知。」郭意誠連忙雙手亂搖道：「這是造福桑梓之事，我兄的聖眷本隆，聲望又好，怎麼能夠辭去？」曾國藩聽說，方不再說，等得送走郭意誠之後，忙去告知竹亭封翁，以及兩位叔姪。凡寫文正一句不殆方才命人分頭去請羅楊塔三個，那時正是咸豐二年六月。紀清年月離開清朝入關的時候，既久，一班人民，對於吳三桂引狼入室的事情，已非親目所睹，既成事過情遷，大家都認清室是主，凡是稍有一些才具的人們，試問誰不望着幹點顯親揚名之事。此是持平之論，因爲時代關係，連那孔聖人何等道德何等學

阿尙有摩王俄夷之事所以斷斷不能怪羅楊塔三人熱心功名也

況且塔齊布本是駐防旗人、羅楊兩個、又是平日最服膺曾國藩的、當下一聽曾國藩爲了興辦團練、前去相邀、當然不約而同的一齊到來、相見之下、曾國藩卽將奉旨辦理團練、擬請他們幫忙之事、告知他們、三人聽說、略略謙虛幾句、欣然允諾、沒有幾天、張撫台果然聽了郭意誠之話、就派那個候補參將曾大成、親送照會前來、只是苦了那變觀察一個曾國藩因見曾大成的身體魁梧、精神飽滿、還算一位將材、便也把他留下、以備差遣、第二天就同羅楊塔三箇一起進省、會過張亮基中丞之後、便以一座公所做了團練局用、至於一切的軍械軍服、都由警務處和藩司那裏送來、曾國藩瞧着大致業已楚楚、便將招募人民充當團勇的告示貼出、不到幾天、已滿預定的五千人數、曾國藩復與羅楊塔三個商議一下、把那五千團勇、分爲東南西北中的五隊、自己兼統了中隊、又命羅楊塔三個分統東南西的三隊、尙餘北隊、正在物色相當人材的當口、曾大成只夠得上差遠夠不上統帶誰知他那幾個兄弟、都在家中和他父親吵個不休、大家

說是大哥三考出身，做到侍郎，這是他着用功所致，我們沒有話說。現在朝廷既是派了大哥督辦團練，這是保衛桑梓之事，凡有血氣的人們，都是應該做的。父親快快寫信，我們拏了好去局中自効。那位竹亭封翁，竟被他的幾位賢郎吵得無法對付，後來還是寫信先去問問曾國藩，究竟怎樣辦法。接到回信，說是國藩業已受了朝廷的恩典，自然只好以身報國，但是因此久疏定省，已覺子職有虧。若是再令幾個兄弟一齊來局辦事，舍家顧國，也非爲子之道。既是幾個兄弟如此在說，國藩一定阻止，又非爲兄之道，只有取一調和辦法，可令國葆兄弟一人來局。其餘三個兄弟，應該在家，一面用心讀書，一面侍奉父親，以及兩位叔嬭。至於家中用度，國藩自會按月寄回，不必幾個兄弟操心。一個人只要有學問名望，便好垂名萬世，不必一定做官。方才算得顯揚的，

文正公的家書所有精華全在是矣，真是路人之筆。

竹亭封翁得了此信，方才算有解圍之法，就把此信給與四個

兒子去看，大家看畢，都覺他們大哥信中的言語，於國於家，於公於私，沒有一

處不顧周全，沒有一處有點漏洞，實在無法反對，方才偃旗息鼓，只讓國葆一人去到局中，國葆到了局中，見過他的大哥，曾國藩問過家中情形，又以古今大義、細細的講與國葆聽了一番，然後方命國葆統帶北隊，國葆又因兄弟兩個同在一局辦事，反而有些不便，即將國葆二字改爲貞幹二字，國藩倒也爲然，那座團練局中，五位統帶，既已齊全，曾國藩曾任兵部侍郎，自然曉暢軍機，不必說牠，就是羅楊塔三個，也是大將之材，只有這位北隊的曾貞幹統帶，稍覺年輕一些，軍事之學，也差一些，好在事事有他老兄作主，所以把那東南西北中的五隊團勇，真是訓練得人人有勇，個個能戰，勝過那時的綠營十倍，曾國藩雖在一面，命人探聽洪軍消息，一面每日的仍在局中寫字看書，作他日記，所寫之字，還要一筆不苟，作者也是一筆不苟，那知石達開同了羅大綱二人，統率大軍，已經殺到衡州，那時張亮基那裏，每日接到各處告急的公文，猶同雪片飛來的一般，慌忙親到團練局中，要請曾國藩和他會同迎敵，曾國藩當然一口答

應、張亮基聽了大喜，馬上飭知全省營務處調齊軍隊，一同出發。張亮基知石羅二人乃是洪軍之中的健將，不是甚麼小醜跳梁，這次的軍事斷非最短期間能夠了結的，深恐自己才力不足，要悞大事，已將胡林翼這人請入軍中參贊一切，等得大家一到衡州相近的地方，他便開上一個軍事會議，對着胡林翼、曾國藩、羅澤南、楊載福、塔齊布、曾貞幹、曾大成，還有他那中軍副將王興國等人說道：「石羅二賊大隊到此，我們這邊須得千萬仔細，不要第一仗就挫銳氣，那就震動兩湖，以我之意，還是堅守陣地爲上。」曾國藩先接口道：「曾某也以此中丞之意爲然，但是朝廷以此重大責任付於我與中丞二人，現在既有省軍，又有團勇，不能一戰，似乎說不過去。」胡林翼也接口道：「我所慮者，敵軍十倍於我，衆寡不敵耳，不如用個離間之計，先使洪楊二氏自相猜疑，自相併吞，我們再去從中取利，那時必可一戰而定。」羅澤南聽到此地，他却站了起來，說道：

最重官皆有官者以官論無官者以職論當時羅氏僅一東隊團練統帶耳位視練營之官

羅某有個愚見，廣西的釀成此亂，全在將不知兵。

清前

洪軍無論如何凶悍，終是一股烏合之衆，若不趁此迎頭痛擊，要我們這班官軍與團練何用？

最高基取守能會國藩取攻守兩兼之楚胡林翼取用計之策羅澤南取急攻之能作者層層寫到詳極

胡大人的這個螞蚌相爭，漁翁

得利之計，似乎遠水難救近火。羅澤南尚沒說完，楊塔曾三個忙也一同站起道：我等身為武將，只知殺賊。張亮基便把他手向羅楊塔曾四個一攔道：諸位姑且坐下，細我求取個折衷之法，一面可用胡觀察之計，一面就此進攻何如？大家尙未接話，忽據探馬報到，說是錢江恐怕石軍旱道有失，業已派了第十二天將賴漢英、督同賊將陸順德、蘇招生、吳定彩、陳坤書四人，造了幾百隻大小戰艇，跟踪而至，復又另外派了洪秀全的胞妹洪嬌宣、蕭朝貴的胞妹蕭三娘，連同洪宣嬌新近招收，名叫陳素鵝、陳小鵝的兩個廣東女子，率了女兵四萬，號稱女軍，一同殺至衡州鎮台蘇守邦，連同手下的營官職守各官，統統陣亡。衝州已經失守，張亮基不等探子說完，連連地蹙額道：大事不好，大事不好，說着，一面便請胡林翼自己去辦理用計之事，一面即令王與國會同羅楊塔曾

四人上前迎敵，那知張亮基剛剛分派才定，只聽得劈劈拍拍的聯珠炮聲，信

土銃洪軍以之通信
息者非近時之構炮

跟着一片喊殺之聲，真同天崩地陷一般，已經殺奔而來，聲勢之大
如同目觀

曾國藩急命探子再探，細就命大衆趕快迎戰，於是王羅楊塔曾五個，立即各

持軍器，一同跳上坐馬，飛奔的殺出營去，可巧正遇羅大綱親率幾十員猛將，

當先一馬馳至，雙方一陣混戰，只是洪軍方面愈殺愈多，官軍方面愈殺愈少，

羅澤南因是初次出兵，不肯就由他們一戰而敗，以致牽動兩湖全局，正在依

舊死命廝殺的當口，陡見他手下的一簇團勇，疑字反映雙方隊伍
混戰之混字有神不知爲了何故，宛

同遇了極其厲害的蛇蠍一般，大家不約而同的齊喊一聲，立刻潰散，羅澤南

慌忙定睛一瞧，原來却是四個美人，滿身袒裸的，反映上文六月一語兼寫
女軍裝束赤臂露勝之狀大家各騎一

匹快馬，迎面殺來，羅澤南不管甚麼，疾忙殺了上去，正在雙拳難敵四手之際，

幸虧塔齊布這人，忽從東方角上，連人帶馬，竟像滾蛋的一般滾至，其勢
如火大吼

一聲，見人就砍，塔齊布之勇
可見一斑羅澤南一見塔齊布已來加入，稍稍把胆一壯，那知四

個美人不知究在採取何種戰法，倒說驟然之間並未露出甚麼破綻，却又飛馬退了回去，只覺來去如風，進退如電，使人不可捉摸，僅給人的一个眼花撩亂而已。

此等描寫打仗之筆法從來少有換一個一定寫上幾個回合了，事註者無以擊之，只有說他不是小說是真照相快鏡而已一笑。

但是羅澤南此時已經知道洪軍之中，真有非常能人，不可小覷，把他起先那句烏合之衆的說話，自認沒有閱歷，正在一邊暗忖，一邊仍舊鼓勇追殺上去，不防就在此時，又見曾貞幹騎着一匹傷馬，馬傷正從斜刺裏伏鞍的逃了出來，一見了他，只是急喘喘的說了一句：「我馬受傷，只有先行回營。」邊說邊又急急的把他手上馬鞭向後一指，道：「那邊兩個婆娘厲害，羅山當心，心字未曾出口，已經飛奔而去。」羅澤南雖然聽了此話，却不懼怕甚麼婆娘，四字令偏向曾貞幹所指的地段，奮力殺去，及到那兒，並沒見有甚麼婆娘，奇怪但是楊載福王興國兩個，正被十幾個悍賊圍在核心廝殺，已經現出不能支持之勢，他忙大吼一聲，飛馬衝入，衝過之處，幾個悍賊，竟被他的馬風衝得一齊閃了開去，又寫羅氏之勇妙筆羅澤南此時不及去殺這些

衝開的人衆，單顧要救楊王二人要緊，誰知他還未曾奔近二人身邊，說時遲，那時快，可憐王興國這人，一個抵擋不住，已被一個更狠的悍賊，砰的一聲，自頭至腹的劈開馬下，跟着又見那個悍賊，劈了王興國之後，正要同樣的去劈楊載福，他因一時不及趕近，急在馬上，一面連住大吼幾聲道：楊統帶莫要害怕羅某來也。大有長飛鳴嘶，霸陵橋之聲。一面已將他那手上的一柄馬刀，用勁照准那個悍賊的當胸釘去，那個悍賊要避刀鋒，方始將手一鬆，楊載福才得趁這工夫，把他的馬繮一緊，回馬就逃。此時那個悍賊，自然恨煞羅澤南奪了他的到口饅頭，馬上和他廝殺起來，二人正在殺得棋逢敵手，將遇良材，難解難分的當口，忽然又來數十員賊將，又把羅澤南這人圍在核心，此時仍是楊載福飛馬殺入來救。又寫楊氏之勇。大家復又混殺一陣，羅楊二人，因見敵人太多，又映上文，真不敵衆，一語交無懈筆。只得覘個空子，殺出重圍，敗了下來。雖榮敗。及至奔回大營，一見那座大營，已被敵軍衝破，羅楊兩個，一同說聲不好道：我們快快分頭找尋，曾督辦要緊，至於我們是死

是活不能管了，二人道言未已，各自奔散。原來曾國藩自見衆將出去迎敵之後，便對張亮基說道：我此刻聽得敵方的喊殺之聲，氣盛而銳，我們的幾個將官，恐怕寡不敵衆，中丞快快飛檄再調綠營人員前去助陣才好。張亮基聽說，連連稱是，立刻用了大令，飛飭記名總兵，現統省防軍的那個陳坤修加入助戰，不勝不准回兵。前清官話 旗牌官持了大令出營未久，不防就在此時，陡然殺來一股賊兵，竟將大營衝破。那時營中雖然還有數十員武官，只因都非敵人對手，連他們自己的性命都不能保，怎有工夫來管主帥。幸虧胡林翼那時不在營中，反映自去辦，理用計那旬 一見大營已潰，慌忙親自帶了一營人馬來救張曾二公。後來單單遇見張亮基一個，連忙保着先走，一退二十多里，方才停下。正待飭人飛探曾督辦的信息，已見曾貞幹保着曾國藩喘息而來。如見當時敗的神氣 張胡二人一見曾國藩無恙，方問其餘的將官怎樣。曾氏兄弟兩個都說一點不知信息。胡林翼正待派人前去救援，曾國藩忽然搖手阻止道：且慢且慢，說着，又問此時我們

這裏還有多少人馬，張胡二人一同接口道：「大概不滿三營，曾國藩又把他手
向左邊的一條小路一指道：「賊人現在大勝，當然只管正面，不顧小路，此刻快
快命人前去埋伏這條小路，既可兼顧我們此處，又可去擊他們的一個不防，
可惜沒有上將帶領，曾國藩尚未說完，驟見一個紅人紅馬奔至，大家一嚇，疾
忙迎了上去一瞧，正是西隊統帶那個塔齊布，因為一個人連敵了百十個的
敵將，以致連人帶馬，浴血的敗了回來，足見前清打仗時候，
尚有古代對殺之風。張胡曾二個一見塔齊布
這般形狀，怕他傷了要害，忙問傷了何處，快快躺下，描寫事急之時，大
家說話的語氣。塔齊布一面跳
下馬來，一面高聲的答道：「標下托諸位上司的洪福，幸沒傷及要害，還不要緊，
此馬恐怕不中用了，快些牽開，說着，不待大家回話，忙又自去找上一塊乾淨
手巾，一壁在揩臉上的血水，一壁說道：「此地有條小路，那些賊人未必定會防
到，趕緊讓標下帶領人馬前去伏在那兒，塔齊布的兒字，剛才出口，他的大腿
之上，忽又冒出一股鮮血，流得一地都是，曾國藩正待自去替他揩拭，此種地方即
是曾氏之長

因此大家都替他出死力

忽見塔齊布却把他的一隻腿飛快的提起向外一踢向裏一縮懸空的用上幾下道還不礙事還是快快讓我前去張胡曾三個此時也知大局要緊只好讓塔齊布率兵自去塔布走後未久羅澤南楊載福兩個已率殘兵一同趕到二人一見張胡曾三位都還安然在此方才把心放下楊載福先說道賊兵現在正在搶拾輜重我們倒底作何處置楊載福話未說完已有探子報到說是賊兵不像追擊樣子仍在注重我們遺失的軍械糧餉等物這個探子說完去後又見接二連三的探子前來報告大致都和起先的一個探子相同胡林翼剛待說話又見一個探子飛馬來報說是敵人不知從何處抬回一個沒頭屍身之死人似乎是個首領的模樣所有賊將一見那個屍身無不現出驚慌悲苦之色現在統統退回衡州城內去了張胡曾以及大家聽說正在驚疑之際只見塔齊布早已一馬奔來飛身跳下對着張胡曾三個把他右腿一跪左腿一屈的是打獻上一個賊將首級道這就是洪秀全妹婿蕭賊朝貴的

首級已被標下砍來，羅楊二人忙去接到手中一看，正是起先劈死王興國的那個悍賊。又提蕭朝貴之勇一下急將王興國陣亡之事稟知張胡曾二位聽了，張胡曾先將塔齊布大贊幾句，方才命將蕭朝貴的首級攜回號令，胡林翼插嘴道：「我早已料到寡衆不敵，斷難持久，不若仍回省城，再作計較。」大家聽說，一時也想不出甚麼良法，只好依了胡林翼的主張，兼程退回省垣去了。現在先說石軍這面，他們自從殺入湖南地界，逢州得州，遇縣得縣，真正的勢同破竹，如入無人之境，竟把衡州佔領，陣亡的官兵，自然不計其數。石羅二人，一面出示安民，一面正擬向那省垣殺去，忽見蕭朝貴、韋昌輝，以及洪宣嬌、蕭三娘、陳素鵲、陳小鵬，四個女將，跟踪而至，又據蕭韋二人對他們說：「錢江因見湖南地方，可用水戰，已命賴漢英、督陸順治等四人，趕造大小戰艇數百號，隨後即到。」石達開聽說，自然十分大喜，主張即日殺奔長沙，佔了省城，再說。大家也以爲然，那知他們剛剛出發，張胡曾三個，已率官兵殺至，於是一場大戰，蕭朝貴竟把王興國這

人鮮活靈靈的劈成兩片，剛待再去劈死楊載福的時候，忽被羅澤南救去。及至羅楊二人不敢戀戰，敗退下去，蕭朝貴追上一陣，忽見路旁有條小路，忙問手下的嚮導：「此路可通前面？」嚮導答稱：「可通前面。」他就率了少數人馬，直由小路奔去，不防那個塔齊布埋伏守候已久，給他一個不意，蕭朝貴竟至陣亡。他的手下，連忙搶回一個沒首屍身，剛剛回到陣前，洪宣嬌首先瞧見，頓時大叫一聲：「撞落馬下，正是！」

大局未安身已死 長城一失志難酬

不知洪宣嬌的性命如何，且閣下文。

評曰：此回爲洪軍與官方初次大戰，雙方皆死一員大將，而王興國非爲重要之人，蕭朝貴則爲洪氏之股肱也。蕭氏一亡，洪宣嬌益加出力，既欲爲夫報仇，復欲一戰而得天下，官方遇此女將，吃虧之處不少。

#82
= 12962

11/10/52

